

藝文志卷之十一

涪州知州德 恩續纂

藝文志文選 詩選

文以載道文存而道卽存文以紀事文傳而事亦傳然則立誠之詞實不朽之業也涪屬名區昔賢不少著作乃滄海屢更存魯壁者十一耳今廣爲採輯編次補人蓋所以紀事功識典藏也他若闡發道義有裨心性及點綴山川景物之作亦以類附異日者太史採納庶風俗妍媸於此可徵豈徒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一

揭班馬之藻豔以焜耀藝林已哉

文選

或文章之政教著有與美人中心述風俗政之教幽相光爲下維及繫山川故
景物觸緒曰抒懷曰文序曰所關曰實書曰淺銘自前明以採逮
國朝各以類叙前後不拘拘

塗山古碑記

元 賈易巖 州人

華陽志云渝郡塗山禹后家也古廟廢元至正壬辰郡
守費著仍建廟嘗考娶於塗山之說一謂在此一謂在
九江當塗東漢郡志云塗山在巴郡江州杜預考曰巴
國也有塗山禹廟又古巴郡志云山在縣東五千二百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

步岷江東所高七里周圍三十里酈道元水經云江州
塗山有夏禹廟塗后祠九江當塗亦有之杜預所謂巴
國江州乃今重慶巴縣江州非九江之江州漢史蜀志
有稽至今洞曰塗洞村曰塗村灘口遮夫石曰啟母復
合帝王世紀蜀本紀華陽國志元和志等書參考之禹
乃汶山郡廣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之異生禹於石紐
廣柔隋改廣柔爲汶川石紐在茂域隸石泉軍所生之
地方百里彝人共營之不敢居牧靈異可畏禹爲蜀人
生於蜀娶於蜀古今人情不大相遠導江之役往來必

經過門不顧爲可憑信先是帝曾大父曰昌意爲黃帝次子娶塗山氏生帝顓頊顓頊生鯀鯀生帝帝之娶於蜀又有自來又謂蜀塗山肇自人皇爲蜀君掌塗山之國亦一徵也至會諸侯於塗山當以九江郡者爲是東漢郡志云山在當塗杜預云在壽春東北今有禹會村柳子有銘蘓子有詩且於天下稍向中會同於此宜矣通鑑外紀亦云禹娶塗山之女生子啟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如是則娶而生子而後南巡南巡而後會諸侯娶則在此會則在彼次序昭然會稽乃致羣臣之地或

崩葬之所故有禹穴所謂塗山一曰棟山一曰防山紛紛不一太平乃晉成帝世當塗之民徙居於此故亦名其縣曰當塗好事者援此以爲說而實非塗山世次綿遠地名改易煩亂傳會不足徵况會稽當塗在禹時未入中國禹安得娶彼哉今特辨而正之庶禹廟之建得其本真而禹后受享於誕生之地尤不可闕耳

學宮碑記

元賈 元州人

碑亭之建臣子所以奉揚國家至美勒之金石以示無窮至正癸巳夏四月涪郡守臣僧嘉閭新建碑亭成教官張安具其事之本末俾元爲文以紀之蓋知天之至者必崇天而極其至知聖人之至者必崇聖人而極其至昔者帝堯知天之至故曰欽若昊天至我孔子知聖人之至又曰大哉堯之爲君於天而曰昊於堯而曰大哉可謂極其至矣自孔子沒惟孟軻氏知聖人之至故曰孔子之謂集大成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厥後世君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四

世主皆不能知漢平之封止曰褒成侯其後有封鄒國公者有封隆道公者及唐元宗封文宣王宋眞宗於文宣之上加元聖二字後又改爲至聖其號畧備亦豈足以盡聖人之德美焉至我聖元禮極隆備振耀古今此碑之不容於不刻也成宗皇帝制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其言至矣盡矣武宗皇帝之踐祚也首祀先聖若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於至聖之上特加大成切當之論極古未有文宗皇帝在位之四年制謂生知

之出有開必先乃封先聖父母爲啟聖王夫人又謂闈門成教尙虛元嬪之封乃封夫人元官氏爲至聖文宣王夫人一家之內自上及下自外及內皆被寵榮有光萬年極前代所無又謂聖道之傳由其徒嗣而明之而褒顏曾思孟爲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封以上公亦前代所無歷聖之心可謂知聖人之至故能盡尊聖人之典其文當與天地日月相爲無窮然元竊伏思之創業垂統之君具高世之識不凡之見故能立一代令典爲後世取正恭維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受命首重聖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五

師春秋嚴釋奠之禮原廟隆祠祀之制開大學爲首善之地教胄子爲出治之原其在待王鶚也每見則賜之以坐呼狀元而不名其在正位也禮命名儒許衡隆以師禮親之信之一時文化之盛遠過前代是又神孫善繼善述皆自此爲之張本皇上以天縱之姿尤用意文治人才彬彬克復至元之盛此當勒之金石爲萬世法程也涪之文廟舊惟一碑刻至元三十一年大德十一年詔文其餘封謚之碑未遑也守臣僧嘉閭至郡□爲缺典乃捐俸金采堅砥召匠掄才勒碑建□命學重張

安董其事丹雘華麗金碧輝映諸郡所無蓋臣子之心
必誠必信又於亭之前爲小亭居叢桂之上扁曰天香
亦致敬天之意亭道通泮池池之上又爲閣道通講堂
堂朝於碑無一日不致瞻仰之意先是庚寅秋侯甫蒞
政首創尊經閣次御碑亭後先相繼其於學宮可謂詳
且盡矣元草野布衣幸親見休光敢不執筆以書拜手
稽首敬爲之記

榮養堂記

明尚萬安
書人 詹州

夫堂以榮養名豈直人子遂事親之願哉抑亦彰朝廷之殊賜也蓋榮養其親固人子至願而俾得遂其祿養實出朝廷設有請焉而見拂則所願有不可得而遂矣此予郡博士張成功先生深爲之慶幸焉先生蜀涪陵人二歲而孤兄姊俱喪獨恃母王孺人鞠育教訓克底於成繼而以明經領正統辛酉鄉薦乙榜例授文學因念母老未可棄而遠仕遂疏其情以就祿養爲請故有廣安學正之命廣安密邇先生因得奉母就養此堂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七

特名爲榮養也與翰林修撰謙張先生編修洪謨周先生旣爲之序記大夫士知先生者咸爲歌咏之復屬予書其後予爲仕不出鄉國下士之微祿亦足以代其耕則凡備官吏者皆足以致祿而無難仕固不妨於養也迨夫封建旣革而後仕非去父母之邦則不得仕於是乎人以榮其親者始以不得養爲歉而居以養其親者始以不能榮爲恨求如古者仕養兼致蓋亦難矣此歐陽詹所以舍其朝夕之養而來京師其心以爲將必有得而歸爲伊母榮也此包孝肅所以始及第以親老待

養而不仕也今先生仕不出鄉國官郡博士授徒之暇
每峩冠博帶率先生婦子躬侍大孺人左右凡甘旨之
供亦皆取諸常祿俾爲母者享有子之樂爲子者遂事
母之願真可謂得人之所難得不將永無負於所得乎
而今而後尙體朝廷建學育賢之意夙夜匪懈本聖賢
體用之學以教訓士子與職列中外者咸有裨於治化
誰謂盡忠於國卽不能盡孝於家哉

白雲書院記

明給事中劉

荊州人

鳳凰山去州治七十里秀發迥異降鍾多才宋有李椿甲科接武簪纓舊族一門三舉神童唐有冉評事亦當時俊傑但碑記殘礎荒煙燐燹之餘其詳不可稽者多矣本朝洪武間余先人卜居山下宏治間余幸掇科第備員諫職豈山川精靈停蘊含蓄欲儲膚碩耶不然何珍秘如此一日鄉人屢夢鳳山動搖而余宅旁有巨石中裂聲如劈薪數刻乃已而余以言事落職韋褐家食然則山靈真有韜斂期待之意與山之頂益高益竒如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九

繪如鑄一登跳間東望黔彭南望金山西極眞播諸郡如堆衆皴俯視人寰不啻泛春水船遊天河之表鳳山之妙爲已極矣逮夫北望數里峰巒清聳攝衣陟其巔鳳山又如在膝是蓋母脉也來形如奔住勢如蹲左右之山衛護如藩蒼松發響如濤修竹森列如戟野猿山鹿鳥雀之狎食如馴百媚千嬌山禽之弄音如笛山合處僅通人行如關而水聲淙淙如敲金石四時雲氣依附山木如蓋如練如素衣卷舒聚散之異態俗號爲白雲觀成化初有衲子結廬居此十餘載山高氣寒凡所

播種風霾奪其稔麩雀嚙之既老衲惟啖烏豆而已人
因稱爲烏豆禪師迨老衲旣沒勝地成墟越廿餘年僧
澄玉子星續觀至鄉人更延之誅茆築土爲之所開闢
勤墾以時以歲則山谷回陽風霆扇煖螟螣潛消陸產
之谷播之宜土而有成山若增采人若增氣豈物理久
嗇而當豐與亦耕者之爲力有勤惰與抑亦地之旺氣
流轉他有嘉兆不係乎釋子之去來歟皆未可知鄉人
重爲捐貲戮力鼎新正堂五間肖佛像妥僧於堂之旁
連薨爲庖浴所未訖工澄玉子星相繼淪沒觀率其徒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十

覺興宗鑑宗正嗣葺而享其成余姪威武步武紹武及
諸生沈洪文行沈崇曾棟讀書其間慨異境據於學幻
而咨嗟縷戀之弗置余曰得毋介甫爭墩意乎夫山水
之勝造物不能私而付於人其性之嗜山水者或爲亭
榭以供眺望不則爲浮屠精舍釋子守之使佳山勝水
不致埋沒於荒煙蔓草間耳非爲浮屠人設也豈浮屠
人所得私哉茲白雲關新宇旣成有釋子爲之守而諸
生肄業於此則山水之勝不致埋沒第恐愚者不悟誤
以誦讀流覽之地爲釋子傳燈之地棄孔□□□□□

楊墨則人心風俗至於大壞是茲余之命名不可以不
慎也余因題其匾曰白雲書院置經書子史四科書籍
於堂之壁爲四櫃貯之供諸生誦讀俾來學共覽焉續
觀知時務達道理忖度予意拜而言曰山僧爲大人先
生看守此籍賢於東坡玉帶遠矣余亦忘其道之可拒
而樂其人之可取於是乎刻石爲文以示山靈毋萌他
岐之惑云

余侯重立知稼亭記

明戶部夏國孝州人
員外郎

惟我郡大夫重農務稼政先立本始至諭諸民曰若治生尙其母後稼事夫稼事也者賤而用貴卑而教尊勞而享逸爾尙及時芟柞徂濕徂畛澤澤厥耕綿綿厥耘成茲嘉穀以洽百禮以貢賦事以寧爾婦子衆曰諾比恭承藩臬文宗南村阮公前明水利悉心茲務區畫十有二條憂深思切曲盡事宜相期有成檄至大夫曰仁人於民也心之憂矣言聞之政成之寢而弗行是重違德意與辜民瘼者也乃齋居卜日再申諸民曰治生莫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十二

如稼治稼莫如滋滋潤成實上農也陂塘渠堰諸所瀦水也爾其從事如法濬淤洞塞崇污拓隘厚防固基然合四塞之衝迂九曲之道開張巨浸引迴洪流若橫私要據怠荒玩愒吾其任之衆曰諾大夫曰役民而罔躬先非以均勞慰怨而與作則也民誰與我乃測影正方構亭鑿塘於州城南隅扁曰知稼嗚呼盡之矣亭成州人士再拜屬冠山夏子爲記夏子曰聞諸耕法沿耒耜之教爲說愈長然輟講之曰益久水者天地之澤予無窮顧溢則澇涸則旱稼之災也夫耕法輟講而水之利

潤互以災稼厥咎在政夫政也者贊化者也因利導以制其中穀不可勝食也稽古哲聖經野畫田爰講溝洫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畝之謂也顧茲偉畫上下式成其以勤民皆太上意也可以訓矣嗟夫隆替者數也興廢者事也賢不肖者人也亭址久湮伊今再作日居月諸知復如何嗣是代至若見羊昧禮剪伐棠蔭自可考政與德緬思舊蹟其於南村公暨郡大夫遺意重有怍色且於公論有餘罰可不慎哉南村公楚麻城甲科號通巖守吾涪四載惠政滂敷蓋不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十三

獨此

重修水府祠碑記

明按察黎元州人
司僉事黎

郡五龍鎮層巒列秀筆削竒峰錦水纏清文章蕩漾盈
宇宙間懷珍叢集者東西南北皆在焉亦東川形勝擅
一方之雄者也江左有水府靈祠創之從來也遠矣然
經回祿夔置毀頻頻夫以神靈顯赫豈不恤此一方民
而顧忍民之焚傷哉蓋天理人心幽明一致祥善殃惡
權之□司鎮之民間有機械變詐者得罪於天爲神厭
惡故假此示譴於廟貌不恤也然惟靈在天何不昭應
初不係於祠也不然兵戈蔽野衛士卒於鋒鏑之餘巨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十四

浪排空妥舟汎於傾覆之際何若此之速耶雖不係於
祠而人心之神發於愚者自不容泯同聲僉曰尊靈以
民之罹罪宜罰於天致廟貌若此而功德之酬瞻畏之
所遽容已乎况縉紳叩謁禮度趨蹌人旅籲祈往來輳
集所以將誠意者在廟貌也縱不新神不責而吾之敬
神者敢可褻耶是以作之新之有今日也夫惟靈公明
鑒格茲土歲有水旱默調燮之境有盜寇陰捍禦之江
河湖海之涉舸艦者皆利濟之功德之庇民人者同天
地也雖舉鎮家戶而香火承祀焉烏足以報之哉然功

德無窮報祀不罄神有常鑑善可感通洗滌身心謹明
權量貿易出納際不給愚弱而老稚適市皆不二無僞
焉則人心何慚對越而神亦悅貺於此矣此人之所以
敬乎神而神之所以顯於祠者也不然是祠也匪所以
妥神實所以慢神也人之取戾也反多矣豈建祠悅神
之初意哉敢以此勸之人故記

關廟碑記

在李渡鎮

明按察副使張與可州人

關聖大帝廟余從天中倦還所創也先是張文奎募修廣郭可置一殿一樓余以歷年院道出巡禮屏笥中衣帛湊積市樑柱故附郭百年不伐之巨柏江干屢運未售之香楠悉以情懇致之然且慮匠作支持之難也銀錢米穀鹽貨布縷陸續增添約可百十餘金協終聖帝金像止殿三義樓爰鑄大鼎再構殿前捲蓬坊額門窻後裝磚壁靈爽儼赫瞻仰愈肅矣基址凝祥旣當五龍之中脉規制宏敞堪容萬姓之祀釐水環山峙物輳民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十六

稠慕忠義而思敬者舟車絡繹於路庇靈威而圖報者烝嘗疊獻於庭以彼岡陵險峻趨竭艱危者此不尙勝概哉墻後地基二間右邊地基五間則住持所需爲香燈具僅記其大畧如此追維予爲母請告侍母養者纔十五年遽爾見背抱恨何極今閉門謝客淡素自持又十餘年矣叨兩院薦牘者十數次不敢以庸愚之身再妨賢路也偶思昔人云出無益於民社居無益於梓閭眞僂民也余愧甚矣又思余二世祖慶菴公以布衣獨力豎觀音寺太平橋至今爲鎮偉觀余雖儉囊羞澀而

好志慕義於先人無兩心焉習知龜龍一關水勢澎湃
洶湧往往覆舟溺人亟集工平夷之又見沙溪春水暴
漲人馬衝沒二百年來無敢議利濟者余竭資率衆鑿
架橋樑郡守韓侯題曰永賴嗟嗟片石撮土敢與平成
爭列乎余又愧死矣大都廟宇橋路僅不墜先志而藉
緣就果何裨榆陰終不能脫僂民之誚也夫

新建十方堂碑記

明 泰 向 鼎 州 人 政

善夫蘇端明有言曰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勇者以力辨者以言各以其心見聞隨喜及受厥報等無有二夫以力以言猶或庶幾至於以財非破盡慳情鮮不慙予以致香積不修行脚頭陀所至乏供其謂善知識何曾君益我獨喜爲之其作佛事當不自十方堂止亦不自十方堂始而茲堂之建則有不朽者堂住高僧如貴自峩睂圖覺菴爲海上遊復從海上西來掛錫五龍鎮思爲行脚諸僧地見曾君益我好善樂施募從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十八

元帝宮前求得一勝地創立堂楹買田十五石俾堂廡及叢林中所宜有者無不悉具於以待十方衲子堂成之日予方奉簡命鎮荆南貴公不遠千里飛錫至楚乞余一言以誌之余初以爲貴公廣長舌之所致也貴公謂余曰堂成爲諸行脚僧所取給山僧幸有尺寸功悉自曾公益我自茲以往所濟不可勝計僧聞君子不倍本今之喜作佛事宜莫如益我公無論茲堂之功其人足多也余居鄉已習益我所謂現長者身說法而堂址則予夙所登眺者其景物最竒曩余承乏海防登普

陀普陀以海勝及提兵備潼谷稍暇得登華山華山以
石勝惟泰岱崧高衡恒五台諸名勝境雅欲探竒而有
志未逮昔者竊聞之皆以巖壑勝而此山石削江迴烟
巒萬態當與海岳爭勝春暖秋明天風四至翩翩千仞
之上騷人墨士覽勝於此詩情賦興必有不讓漢晉隋
唐諸名人獨擅千古則益我之建此豈獨有補鹿苑哉
況今日南征北禦東伐西討大司農仰屋而嘆而益我
從容茲舉恢恢乎有餘地使天下之爲僧者皆若貴公
天下之爲儒而仕者皆若益我峙粳以待饑虛席以伺

往來何至凶年有溝壑之民耶益我之子若孫皆修行
讀書爲時賢所推重天才駿發竚建旗鼓中原而益我
更多方積善以厚其基其豐禧未易量也若第謂天惠
行脚以北叅南詢取資之德奚足盡益我樂善之懷與

武隆新建文昌祠魁星樓記

萬曆 鄒廷彥

巴縣人

國家教化翔洽海內郡邑莫不精舍造土以追域
樸之盛用是人文宣郁洋洋乎詩書禮樂遍洽遐
陬猗歟休哉武隆爲渝屬邑舊枳縣地越在巴涪
黔楚間故樸直事尙耕讀士人磊落有先進風亡
論往代卽朱仲明先生以名御史抗疏忤時解組
田間分畝贍族士爭景附厥後賢科懿哲班班可
指乃百年來好古益力而公車寥寥識者有遺慨
焉頃庚子歲諫垣陳公來令茲土爾時夜郎孔棘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十

百姓嗷嗷事冗如蝟公下車迎刃理解乃時與諸
生陳說經義建文昌祠爲堂五楹置樓於前不及
堂之一而高倍之名曰魁星取義太乙青藜集諸
生課藝朝夕不輟樓之左右建橋曰天劍曰龍門
樓之里許置腴田若干畝爲士公廩一切捐俸咸
與維新於是邑庠士曹允時楊登元率諸生造予
索記邑大夫陳君策亦緘書道其治狀大都謂公
少年文學又恂恂長者乃其最績則愷悌廉平才
識並運清奸宄禁常例緩催科撫流移鄉約保甲

之繕修甲兵關隘之整飭義倉節孝之兼舉省刑
節費剖決平反豈惟任勞抑且任怨卽督亢之役
馳驅萬壘中觸瘴深入計日報竣雖古循良何以
遠過而吾邑士子更得登樓問學虛往而實歸抑
何幸焉願惠一言爲公不朽予不佞曰唯唯如諸
君及陳大夫言卓哉公之賢也士誦首受書誰不
哆口龔黃一朝握符宰割內則薰灼外則窺矚能
軫民瘼乎簿書案牘鈎金束矢堂簾貴倨能與二
三子游乎夫設幃下士陶鑄人材近世所難况暨

閣駕橋置田勸學悉出清俸蓋軼龔黃而上哉傳
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吾於陳公亦云公之經始
斯樓也豈不以凭高四顧枕峙俯流士於此藏修
習游當發其祥與噫嘻公之意深且遠矣蓋吾蜀
自文翁倡明道學一時揚雄司馬相如之徒彬彬
而起至今讀其詞賦猶想見其人而周濂溪程明
道兩先生官在合涪各有書院講學授易爾時度
正旻淵諸君子遂以理學名於一代至今炳耀祀
典由斯以談諸士毋徒虛此樓也尙其搜魯壁之

藏探鄴架之精擷華百代追琢千古以文章勛業
經世以道德性命淑身後先相望不上映奎璧下
播海宇其誰信之雖然事以人興亦以人廢後來
君子予不能無深望焉是役也邑幕陳君善學克
勤省試踰月功成皆承公德意而樂於作人者也
例得並書云

署涪守不波胡公生祠碑記

松江陳計長州人

丁卯冬涪紳士庶謂余曰我署事胡公德成政立所至難泯涪地受恩猶渥祀弗可廢也請以記其實公名平表字不波滇南人舉鄉進士初選授縣令改忠州判承乏涪篆因得是任先後淹於宦途蓋有年矣而公持躬居官始終斷斷如也署官初蒞時例有公堂供奉公一無所受至於饋遺蒸糈纖細必却涪俗囂於訟事旁午公案無畱牘朝至夕發處之若無事而尤恤於刑讞決詳平縉紳有過力爲保全無敢刻詆維時夏月多旱公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十三

禱立雨春來多雨公禱又立晴是何天人響應如斯也而其最不可誼者辛酉秋渝城爲奢寅所破遠近閔然騷動全省公聞而髮指親詣石柱司請秦兵堵截復躬率義勇聲援衣甲胄而衽鋒鏑圍殺月餘奢寅就擒蜀乃安堵論功錫爵公雖漸涉方岳而名不酬實公亦脫然名利外矣由今思之向令不有堵截之一行是時大兵未輟長涪以下又安可問哉蓋公清操日飭於躬經濟日儲於豫是以治未朞月而所在整暇罕所匹也夫功德及於民者皆崇一代之祀典如房謙之於長葛文

翁之於成都皆爲立祠以永其傳誦涪人豈侔木石而不圖所以慰遠念者嗟嗟龔黃風邈吏治如救火揚沸而民不聊生公以手不染而心如鏡隨之事亦帖如亦復挺身湯火而使民不罹於水火刀兵靡不敬之慕之樂爲之祠有何私哉余曰唯爲之記而繫以頌曰古稱不朽以功以德施不在多期於當阨涪俗囂囂惟公之抑涪俗蚩蚩惟公是廸一塵不染百孔是塞誠可格天謀足經國非大英猷孰將戎卽非大手眼孰安反側得保安康伊誰之力有山巍巍有水湜湜公之在茲孔邇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十四

罔斃旦暮祇事猶愼不克於戲胡公不愧血食

松石書齋記

陳計長 州人

□松山離城二里許相傳爾朱先生種松時松影映石石皆有松紋至今呼松屏石余雅慕之建書齋於中爲下帷地入窻山色一榻濤聲不減斯立之吟哦宏景之臥眠也有時月篩碎影滿院綠陰雖止一笏地何異千頃齋余卯角鍵戶學不窺園者數年友輩數以文藝相投每懷披沙揀金之想又恐好丹非素看朱成碧未愜余懷曾記先輩有言此地有丹砂雲母竒石或爛然類黃金者意先生金丹之餘也然非禱於先生不得佳者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十五

余心禱已久然所見多不足竒一日步林下忽得一石非繪非鐫現一松字於石面拂之不去豈雲液之委地而成文抑玉骨之凌霄而遺蛻也把玩逾年竟失所在余考讀丹經言古得道至人藏丹名山非當仙者輒不見旣見亦輒變焉如稽叔夜葛稚川輩猶未免賚恨以終而況其他乎則知神物之變現未可測度而涪陵之改縣丹興厥有由耳余方沉酣藝苑奔走風塵名心未忘或非仙翁所許也則雖吟臥於此可倖致耶第不知先生能許我於異日否

石鼓溪記

陳計長

□西於黃艤沱之上有溪因蛟行暴雨土瀉巖崩現出石鼓一具洗閱字畫模糊扣之無聲昔人以問張華華曰可用蜀中桐木刻作魚形扣之則鳴至於字畫則考之鳳翔孔廟有石鼓文詞可讀也詞云我車旣攻我馬亦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鱖維鯉何以貫之維楊維柳惟此六句可讀餘不可通蘓子瞻云憶昔周室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蓋蝌蚪之變韓退之有蝌蚪書後記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蝌蚪孝經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十六

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依據蓋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蝌蚪書者而石鼓歌乃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今子瞻乃能通其六句則子瞻爲精於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蓋謂韋應物以爲文王之鼓韓退之以爲宣王之鼓不知何據卒取退之好古不妄者爲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由和子瞻詩云形雖不具意有可知昔歐陽水叔云古初石鼓有十一半有文一半無文具可見者四百一十七字可識者二百七十二字可通者一十六字今石鼓之字蹟類蚓蛇

竟不可通意其爲無文之鼓乎如法桐魚扣之微覺鏗鏗誠古物也借以名溪俾傳不朽

野猪巖記

陳計長

巴城之東越銅鑼峽有古灘城爲巴子置津處名野猪巖渡法人奔岸上止以空船競渡因河水觸巖洶湧異常不得不奔趨於巖以攄舟患惟見灘巖壁立路僅一綫縮首蹲身下視則萬頃湍流驚波震耳行者苦之余母文恭人身經其處嘆曰幽閨之人誰知履險之危有如此者稍失足則魚腹矣若使鳩工修葺令窄隘者稍寬嶮峭者稍平約費百金此工可竣我何惜簪珥而不爲稍舒道路之厄乎於是命匠鑿補未一月而工成行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十八

者稍便命計長爲記勒石時崇禎乙亥中元日也

無米洲記

陳計長

杜少陵客夔有年酷嗜吟咏不能徙去每有所寓皆名高齋考其次水門者爲白帝城之高齋依藥餌者爲灤西之高齋見一川者爲東屯之高齋故共詩有高齋非一處之句余數至夔訪高齋之遺址屢見城市邱墟父老罕識莫名其處適丙子之役予以公車旋里道經巫峽夏水泛漲相傳有灩澦堆如鼉瞿塘行舟絕之語於是舍舟而陸歷高巖峻壁侵尋少坦步郊原上遙望有洲考其洲之名居人曰名無米洲以其隣於高齋爲少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十九

陵往來盤桓吟壇地靈罄竭苗不實生因於此洲上有廬舍額曰大雅堂按少陵遊蜀凡八稔其在夔獨三年平生所賦凡千四百六篇而在夔作者三百六十有一以是知山川之靈秘發洩殆盡昔陸務觀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旱見知實深嘗慨然以稷契自許及落魄至夔客於栢中丞嚴明府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抑何言之悲也且見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向者關耆孫嘗上高齋故基指其屋隘而陋甚惜之關景賢

願出力更築之客謂不可隘而陋亦不可侈而大此少陵誅茅避世之意今洲之大雅堂亦多湫隘嘆此老其眼如此何用梯其意焉

龍洞庵碑記

明孝羅若彥

今天下僧以寺重乎寺以僧重乎如以寺重也則琳宮梵剎碁布星列者遙相望也如以僧重也則種種稗沙門適足爲寺羞顧安得爲寺一洗之耶郡南離江里許有鐵櫃城俗傳漢諸葛武侯屯兵處孤峯翠嶺曲澗崎嶇卽武侯今日而在亦必屯兵於此者離城數十武有龍洞庵山高鶴唳谷冷雲間李青蓮云別有天地非人間殆若爲是發者余私心嚮慕之適渝城賊平友人邀余讀書庵中負笈而來甫至庵門犬狺狺聲不休一僧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三十一

出門相迎延入貌座旁少憩余觀碧眼青癯髮鬚根盡皤然問其年七旬矣余曰此高僧也驚訝者久之越日與余言儒釋合一之旨曰真如生滅克己復禮也定慧誠明也真空未發也問其生平誦習經義則楞嚴圓覺俱以爲紙上陳言矣余曰此禪僧也復驚訝者久之乃僧汲泉煮茗日進余數杯又余以秋收故侍館無童日炊飯鬪芹僧不妨親供其事亦似有殷殷注意余者余曰此賢僧竒僧也復驚訝者久之嘻余嘗館於家福堂玉京庵矣有老僧性永者庶幾近是謂龍洞庵而更有

是僧乎及問之則爲此庵開山僧也乃僧一日詣余館五體投地而言曰僧開山本庵有年庵舊有碑記鄙俚不文業已就毀欲藉如椽筆以爲山門光祈慨惠無讓也余曰不二法門無有言語文字亦何用碑爲况毀則毀矣又何用多事爲也僧愀然曰僧出世觀化一番不過藉碑以紀歲月耳諸檀越功德忍令其泯沒無傳乎余曰誠如是是烏容無言願聞其詳僧於是踴躍離座合十向余而言曰僧郡民李祿季子也童時祝髮爲僧將得分祖地結茆爲庵有鄉民冷建終將得買冷大言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三十二

田一坵捨作常住己丑大旱大言轉向僧索償僧窘無應遂將田占去而冷建終之孫冷鳳冷詠者怏怏不平也商之僧洎同派僧明祖具告署印本府糧廳路爺審實斷還備貲買曹宅龍洞口田一處又買錢宅五斗坵田一廂至是而常住始足乃募衆檀越割施助緣揆日鳩工修上下庵宇下酆陵請匠師粧塑滿堂佛像又請天乘華嚴諸法寶鎮之今諸檀越功德具在巍然煥然僧亦藉手以開山一事懇終惠一言以永垂不朽余聞之喟然嘆曰有是哉若而佛僧也聖僧也而余之日而

□□僧禪僧賢僧竒僧者之知而尤淺也蓋天下百千
□億世界皆佛世界塵土泥沙皆佛塵土泥沙而何以
童年出家捨祖地爲庵也且何因常住田占去不得已
而鳴之官以求復還也且何以捐貲再買常住也且何
以鼎修庵宇塑粧佛像而請置諸經也大都而前世亦
是佛亦是菩薩亦是羅漢偶墮落塵埃而佛菩薩羅漢
之性不昧故情願出家以世界還他世界以世界塵土
泥沙還他塵土泥沙其實還他亦自還也彼冷建終者
亦羅漢果也冷大言則魔也鬼也署印路公是活佛活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三十三

菩薩活羅漢使披緇出家則更超而一乘也然則此庵
謂冷建終開山可也謂冷鳳詠開山可也謂路公開山
可也然非而必不能開山以而出家做和尚也若冷大
言者當世爲魔爲鬼凡庵中建醮施食俾得飽飡一筵
可也而後知而之爲佛僧聖僧也而後知余之目而爲
高僧禪僧賢僧竒僧者之知而猶淺也而後知而之以
僧重寺非以寺重僧也僧仍踴躍合十唯唯而退維時
徒若孫二三子在側余笑謂之曰汝師開山不易只爲
汝等開現成山耳然汝師所謂佛也菩薩也羅漢也汝

□□□□住現成山也只得半箇羅漢那半箇待來
生又做和尚又另開山方纔結得果又證佛果菩薩果
也不然依舊是箇冷大言而已二三子稽首唯曰謹受
教余遂援筆記此付剞劂壽之石

重修州學碑記

劉之益 州人

昔真西山先生謂學以言夫學也學先聖學先賢
學先儒固學也抑知循守良牧有可法可傳己能
學而又足以導人之學使士林化之取人之學以
成己之學亦皆學也又何殊於學先聖先賢先儒
而乃謂之學哉則學宮之修誠不可淺視也已涪
陵自程叔子官於此以學演夫易黃廷堅官於此
以學精乎詩是理學而循良者也故生是邦者宋
有達微譙先生以談理名其學亞夫冕先生以淑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三十五

惠名其學而明有秋佩劉先生以忠節名其學至
兩闈得捷之儔莫不宗此學而魁元卓灼卿輔炳
麟殆皆醞釀於程與黃官是而然耳其文廟自有
明邵公賢朐於前都憲陳公大道廣於後峩峩輝
映洵西蜀一文獻觀也不謂獻寇煨燼舊宮不存
而文風亦替我
大清定鼎有署州趙公廷正者慨然薄成一殿然艸昧
簡畧究不肅觀至

今上廿有十年迺得洪都蕭公諱星拱來守是邦繪以

丹堊翼以兩廡使諸賢諸儒鄉賢名宦及啟聖四
賢諸祠稽諸故典確其行狀鏤以本主治以俎豆
春秋兩祀必誠必潔較他人尊幻妄之佛老建無
補之殿閣孰得孰失耶其於諸生也按月必課課
必得才厚所予以爲筆硯資頻所給以爲惰窳勸
而一時人文蔚起絃誦風生今秋闈又捷劉子衍
均夏子景宣爲修學之驗真足贊襄盛世郁美王
國者歟余觀公之在涪也凜四知不受暮夜之遺
士得學其潔省贖鍰不爲譖愬之蔽士得學其明

辨真贗而章縫無濫與士得學其端嚴近習而侍
從無私倖士得學其公肅彼桁楊使猾蠹知畏士
得學其刑清之源以撫字而寓於催科士得學其
薄歛之隱又如葺衙廨民得瞻仰勸懲均徭役民
得就熟力荒士又得學其政事之宜凡此縷縷未
可悉舉惟茲修學一務洵關人文而至重者歟時
贊政州幕王公諱運亨於修學佐理咸與有力爰
是畧卽其事以壽諸石亦因公之學爲多士勸是
誠西山先生謂學以言夫學也云爾

西門關帝像靈顯記

明經 夏道碩 州人

蜀漢關夫子昔稱聖之烈者也海內外率廟而祀之久矣然性之近義者宗之性之近勇者慕之卽未必能義能勇者莫不畏之愛之庸者徼之劣者亦謬而妄祝之是故敬其烈而亦仰其像也像土木也夫子卽欲顯其靈亦不能使土木靈大槩或示於事或遊於夢或發其簽卜或托於迷魂囁語又或隱現於空中雲霧荒渺之域而已矣蓋不能使其土木靈也惟吾涪西門外之關像則又土木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三十七

靈焉異哉昔者先明甲申崇禎之十七年也六月初八日流賊張獻忠擁數十萬衆溯川江而上至於涪涪人走賊盡燬城內外官民舍涪赭凡廟之燬不待言卽銅鐵之神像亦無不燬裂成鎔潰獨關廟雖燬而關像二法身巍然兩座若未嘗有變也者二法身前後相去約五七尺許前者高過人後者高丈餘火大作甄瓦厚重零星注下如雨而二法身者皆土木也無寸毫燬近而瞻之冠履儼然鬚眉如故金屑不剝至左右諸侍將則又皆燬

崩無尺金金刀四十餘斤亦色燬卷蝕正殿上中
梁墜於二法身之間獨完不燬其餘棟柱椽楹宸
案皆燬余時爲賊所執雖被創在火煙中亦得不
死賊去火熄遙望二法身金光露處於瓦礫焦烙
之上三晝夜火氣猶蒸人及後人民歸見之起敬
隨以草蓬蓋護已而鳩工庀材構新殿居焉卽今
殿是而今人入覲下拜以爲與新造者同而不知
仍爲有明來之舊身也今余六十有八矣恐事久
弗彰敬以聞之郡守蕭公公曰然吾將勒石以傳

是爲記

建東壁閣記

夏道碩

按東壁圖書之府往牒蓋侈談焉而扶輿之秀有開必先所關於世運人文固有毓注區矣蜀山水之竒甲於宇內而史所稱涪更著涪學宮隆起東亘以峨嶠爲原瞿塘爲委都江濯其跡黔流繞其襟櫺星獨跨專城而層磴穿雲憑高四望雲霞飛而波濤湧也堪輿家謂形勝迥異他封而巽方宜有臺閣應輝煌之氣涪學士大夫每心計之而不敢請天假斯文朱公以六詔人豪來守是邦一日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三十九

謁宣尼廟庭懽然指顧多士曰地靈人杰曾何遜竒而櫺之左方爲異地當以修補雲龍風虎之會其崛興乎侯日拮据郡國之務鞅掌不遑督木事峻當奏最闕下遂鳩工平基選梗楠巨材亭亭豎立爲坊表約高數十尺旁爲五楹飾以青黃采色以彷彿五大行煥乎所謂層樓聳翠高接雲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扶輿之秀若更有孕結焉侯實具造而成畫舫征帆往來三江之渚日耀神眩若盼泰山之巔而游劍閣之下也再閱月而落成矣

乃詔諸學博士大夫觴於其上風響錚錚星辰可
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有不鼓豪傑之氣而乘運
光啟者乎侯之曾大父於嘉靖間振鐸涪庠譽傳
郡乘侯之紹美赫然有光而兩嗣君當舞象時名
動三川矣侯之萬世功獨在涪也乎哉侯之治涪
更先民瘼三載底績四封口碑嘖嘖具在惠政錄
丹鳳音興人頌東壁閣之建其一班云侯諱家民
別號任宇進士雲南曲靖府人

鼎修三昧堂記

國朝明經何之琪州人

西方之教首嚴貪蓋貪則生慳慳則惜錢穀恡施予而聖賢濟物利人之道因之泯矣況由貪而嗔而癡種種心生莫不始於此甚矣佛教之防閑切而有要也愚謂世尊說法雖爲衆生解脫而身入法門者恐亦難以了此當今日而求其蠲衣囊建梵刹罄所藏而不之惜非了澈真性塵土金玉者其孰能與於斯哉則吾於鉢和尙見之矣和尙出陶姓其先爲雲安達郡人父大初母王氏髫齡髡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四十一

髮披緇投師宗禪號定庵徧習釋典會逢劫運年漸壯遂攜瓢笠超然遐引雖歷金戈甲馬間而名山勝地無不晉謁由是眼日益潤性日益定慧日益增進叅大善知識面壁坐蒲而頓悟門頭矣付衣以來旣不欲作雲遊而浮杯於河飛錫於空亦不屑講經義而霏花於雨點頭於石唯繫素珠十八顆稱念阿彌陀佛而已頻年浪寄霜雪盈頭思送骸骨歸故鄉過鎮爲吾輩勉畱乃駐錫於觀音寺杜戶靜習審交遊寡言笑間拈宗旨示人罔不

解人頤者在黔三塑韋馱金相年來施草履夏秋則煮茶行道之人如織供億不怠人以方之卓錫泉焉因見一天門右隅有十方堂遺址慨然曰昔世尊於兜率宮鉢中拈一青蓮示現願乾坤作殿日月爲燈度無量衆受萬間之庇予何吝祇園布地金而不爲前人續貂乎爰檢杖頭阿堵賃梓重修凡三閱月而告竣以無常住難仍舊稱故更其額曰三昧堂和尚所自題也余思此堂昔創於益我曾公世變成蒼莽幾三十年矣今一旦而棟宇

如故和尚行將塑世尊金相于中而廟貌又如故此堂之緣乃結之于出世之緇侶不可謂非竒邁也以視世之惜錢穀恹施予而不知聖賢濟物利人爲何道者不星淵哉若鉢和尚所謂粲星口月特地乾坤者矣和尚索文記之余喜其不違佛旨而啟破慳之門也因爲詳其本末焉

重修學宮碑記

國朝學政王奕清江南人

涪郡自伊川程子謫居其地州人譙定執經於門
得其指歸而舊侍几杖之尹焞又避跡來涪倡明
理學各以道德師於鄉經明行修之士遂代不乏
人明宣德初始建學治南萬歷中陳參藩踵事增
華備極宏麗更置學田膳諸生以時課業故有明
科第之盛甲於川東載諸志乘班班可考明末寇
亂鞠爲灰燼我

朝定鼎州守趙君朱君前後興修事雖草創未壯厥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四十三

觀然春秋對越將事秉虔規制可漸復也洎滇逆
蹂躪兵革頻仍舉兩賢之所經營又半付之寒烟
蔓草歲壬戌蕭君始至自涪謁

先師顧瞻惕然懼無以自安特加修葺用妥明禋第恢
復之初工未易施多所缺畧甲申夏董君來守是
邦政尙聲教治從寬簡患除利興各以其序爰念
風化首先學校循行實□□籩豆弗飭琴瑟罔修
靡不繕理復其故常越歲政通人和吏民晏然廼
議舉

文廟而更新之維時諸薦紳鬢髦曰此非以圖善吾後而敢坐視自逸歟於是州守偕諸紳士咸有所助鳩工庀材大興力作始於丙戌冬初迄於戊子春仲積四百八十餘日而殿寢崇邃門廡靖深啟聖名宦鄉賢諸祠煥然畢具加於舊規小大稱事一無所苟既竣涓日齋戒率諸寮屬大合其秀士陳牲幣三獻而落之請予爲書其事方予承

天子命督學來川所歷諸郡縣學大都風雨漂搖圯廢不治頒行條約首舉興修諄諄誠勉迺諸司視爲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四十四

具文能以成事告者寥寥無幾蕭君者於予未檄行之前獨先身任其事畱心文治於茲僅見夫仕而受政教之寄克究知乎本源相與殫心一力不費公不勞衆以底於成從此人文蔚起彬彬馴雅接伊洛之宗傳安見譙氏其人不復生於今矧涪郡山川森秀標松屏荔圃之竒擅銅柱錦洲之勝以地靈而產人傑又理所必然也耶是爲記

重修學宮碑記

雍正五年

國朝學政任蘭枝

江蘇人

我

國家文德誕敷崇儒重道今

天子御極之初卽加封

孔子五代王爵又令天下各州郡詳請改學增設博士弟子員一時山陬海澨霞蔚雲蒸莫不爭自濯磨以應

昌隆之運猗歟休哉自昔學校文人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余奉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四十五

命督學西川巡行各屬見當事諸君率皆有志修葺學宮教勵士子以求克副

上意心竊嘉之婁東王君爲太原華胄家門鼎盛以副車出牧涪州律已公而撫民惠治涪數載一切息訟勸農鋤姦剔蠹罔有遺力而敷政覃化之餘尤兢兢以風教爲首務每朔望祇謁

先師見學宮不飭荒陋狹隘愀然興感謂聖人之道與天地無極歷代忠孝挺生英哲奮起皆沐聖人之教而成顧令具瞻所在榱桷几筵盡淪草莽是

豈所以妥 聖賢而隆禋祀且有宋大儒如伊川山谷諸先生謫居此地遺愛猶存夫非後起而官斯土者之責歟爰進闔州紳士而商之蓋涪學自遭明季兵燹之後湫塵已極雖經前任蕭董各牧更番修舉迄今已逾數紀仍就傾頽君乃捐俸首爲之倡斬荆驅石庀材鳩工經始於雍正四年歲次丙午三月其大成殿崇聖祠明倫堂東西兩廡及禮門戟門泮池櫺星門等悉皆黝堊丹碧巍煥炳烺復新建名宦鄉賢忠義節孝四祠各置神主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四十六

配享春秋四圍繚以周垣堅固高峻其物料人工悉出之易買雇覓不費民間一錢一粟不數月而遂以落成工既竣繪成一圖請記於余余惟學校者禮義之所出政治之所本而公議之所在也涪雖僻處西蜀去 京師萬里然值

聖朝右文邳治薄海教化大行之時君乃建學明倫禮樂具備文物聿新俾涪之人士揖讓聖人之堂日習夫衣冠劔珮鐘鼓管絃之盛吾知懍然愾然其益興起於善有不待言者今科秋闈榜發涪士登

賢書者較他邑獨倍焉君之爲此也淑百代之儀
型樹千秋之彬雅其爲涪陵人文之助厥功豈淺
鮮哉君名愿字濟谷其治尙德化崇本務此舉尤
其守涪首事余故樂得而爲記云

重修歇聖廟碑記

國朝孝廉 何行先 州人

涪城東北郭舊有張桓侯廟背城面江下臨湔湍相傳爲歇聖灘謂之歇聖廟乃侯收川鎮蜀時往來於此後人追思之立廟祀侯者也宋大觀中於祠前掘地得三印及佩鈎刁斗上刻侯名仍沉之水中以鎮灘險故涪人奉侯益謹康熙四十有五年丙戌歲杪余行城東門步江岸而西行數武待舟憇灘石上忽心動矯首望侯祠乃整躬肅志瞻拜祠下見廟宇卑陋侍士傾頽香烟零落感慨係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四十八

之因思侯當日戰功義烈與壯繆並驅華夏而薦龐釋嚴均有國士之風且功德於蜀爲多則蜀人之食德報功誼當專篤嚴廟貌而隆香火與壯繆廟是等爲宜壯繆少讀春秋識元德而授以肝胆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用經而其志不忒用權而其志愈明大義凜然當乎天理人心之至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侯與之同扶漢室厥義無殊史稱侯於馬超來歸先主後示超以君臣之禮超卽時悔服如此舉動何等細心佩鈎刁斗刻字足

見能文一斑扶天理而衛民彝其得春秋之大義
也不又萬古維昭乎然則凡有血氣者寧不有以
動其良知而同尊親之戴耶然人之敬服於神者
必托靈於籤其籤原江東神之物自明太祖以與
壯繆至今稱靈侯廟同用其籤人或疑之不知幽
明上下同一至誠之道相流通兩侯之忠義其本
於天理之一誠誠則爲物不貳其感孚靈應自不
可測乞靈於侯與壯繆同也廟當涪黔二水合流
之界上下商旅入廟思敬多禱祀於侯以期利涉

爰勸衆捐貲重新廟宇更塑侯像百千萬載俎豆
馨香工成因以此言勒之於石

重修涪州學宮碑記

國朝尙書周

煌州人

涪州

文廟創自前明宣德年間州大夫邵賢觀察陳大道
先後集事一時人才蔚起稱最盛焉迄明之季冷
劫殘煙鞠爲茂草我

朝定鼎文教聿興

聖祖仁皇帝臨馭之二十二年洪都蕭公星拱來治斯邑
因前署趙公廷正草創之舊而更新之棟宇巍峩
典制大備都人士復覩槐市衣冠科名踵接甲於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五十

川省今百餘年來風霜剝蝕丹碧飄零大窳細桷
半皆朽蠹當事屢進紳耆欲事修葺以公冗不果
行乾隆甲午秋大殿前簷傾折時原任湖南倅陳
君于宣自綏寧任予告歸里倡議重修適長子宗
岐在籍分任其事爰約同人舒其文協力輸募庀
材鳩工整廢圯爲峻固較舊制而宏敞門廡堂殿
配食從祀諸祠煥然改觀於以妥神靈明祀事紹
前光而示來許誠盛事也戊戌春余奉使假歸里
門諸司事屬序於余余稔厥顛末工始於甲午年

仲冬月告成於戊戌年十二月計閱一千五百二十日費金一千二百有奇督建歷任刺史馬公文炳王公興謨牛公兆鼎賽公尙阿司鐸張君中元王君正策司訓涂君會川吳君懋仁首事候補通判知湖南綏寧事陳君子宣翰林院編修周宗岐國學生舒其文監修邑廩膳生周宗泐何道燦陳澧而經理部署始終不懈舒君之力哀焉并爲記募首捐輸各姓名備勒諸石

雲梯巖川主廟碑記

國朝觀察 鄒錫彤 州人

聖人以神道設教所以佑民卽所以覺世也人雖至愚昧未有睹神像而敢慢視之者此入廟思敬有由然矣吾鄉之西南有雲梯巖或曰是昔僊人所雲遊也因以名焉或曰謂巖高而雲時出岫也余姑存其說巖有廟祀川主神居民咸沐其休也創始亦未詳其年往時修葺之者或作或輟未能告厥成功如是而歲久就壞棟桷將摧肖像黯昧不稱瞻仰老成人咸計議曰吾儕之受福於神厚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五十二

矣頻年風調雨順稻麥豐登寇攘帖息災疫不生神之賜其何敢忘乃募衆捐資願新神廟者聽又議諳事者董其役於是比里之人爭施厥材恐後掄材程功完舊增新並議春秋醮會報答神功以壬戌年二月始事至季冬月僦功殿宇峻麗巖然爲一方改觀首事者囑予紀其事予思夫山川陵谷邱陵表巘防庸古皆有祭況夫衛我全川保障斯民非所謂有功則祀之者耶固可以義起也予讀禮家居間亦造焉峭壁梯空側足而上及至共

廟曠然平夷林壑巖洞之縈紆村舍平田之秀麗
江帆雲霧之層疊信地之高且勝者也則謂仙人
曾遊也可謂雲出岫而得名也可顧斯廟也得人
焉修理之蕪者治頽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乎
然非神之覺世佑民何以使人敬奉之而聿新之
若是哉故誌之碑以彰神之威靈焉

騰蛟洞記

國朝明經 陳于銘 州人

歲在癸丑余得是山而家焉讀洞石之遺鐫乃知先我處此者樊子樊子者始以騰蛟名是洞者也自經品題而後此山數百年來儼然蛟矣非山矣余嘗優游登眺以臨徬徨初不知扶輿積幾多靈秀而產之或千里或數百里未有知其修者起伏迤邐宛如長蛟而荆榛灌莽鬱鬱葱葱相與蒙翳其上復如青蛟出龍門越巴蜀跨千里而南來昂頭數十仞撰一洞寬二三丈許若張口欲吞噬狀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五十四

又不啻如怒蛟還顧洞口旁有二坪其右坪勢若垂天之雲晏夫子之讀書處也其左坪形如掛榜之山相傳某齋公之遺址其名不可得而考也孤峯圓尖秀色插天猶豎萬丈之筆於洞門間者牛星山也三峯攢列似可架筆森然侍立者三顆石也既直且平形如塞屏壁立於牛星三顆間以障南北者斯石何石古名硯山不知稱自何人始於何年也俯視其下猶硯池一勺碧波潏洄則風蕩曲溪分流而南合騰蛟枕藉乎其上若噓而若吸

也余爲之瞻顧爲之徘徊所謂如長蛟青蛟怒蛟者又不啻如潛蛟然則謂山爲蛟信矣謂蛟爲騰宜其變化風雲從龍上天奚偃卧於斯而弗去騰固如是耶雖然蛟非池中物也特其得坤母之孕育也獨優不肯爲躁鱗以小試雲雨故耳然自樊子去今已百有餘年蛟之蓄銳養精於斯也不爲不久矣吾知其積數百年之潛蛟必將爲數百年之騰蛟也夫余是以記之

重修觀音寺碑記

國朝孝廉張一載州人

蓋聞金捐八千精舍告成獅容萬千方丈宏啟垂
畫於清源臺上功德無邊集經在華林園中慈悲
不少宅凡兩易奉詔而修三乘之慧門像現一軀
聞鐘而植五宗之淨果信是佛慈曜日康衢共切
皈依因之人力移山廟貌常隆頂禮李渡觀音寺
者五龍勝蹟一鎮雄觀峻嶺右環百卉偕貝枝而
暢茂長江左帶羣波向性海以潏洄烟火連萬家
絢爛天花之色雞犬達四境啁嘈梵唄之音諸刹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五十六

俱列旁圍此寺適當正脉睹斯香阜知靈感之非
虛建厥蓮宮識因緣之不偶自明太祖垂裳之日
張慶菴發念捐修洎明熹宗聽政之年張與可加
功補葺維時緇廬壯麗頂結絳雲妙相輝煌座嵌
綠玉三千蘭若南海卽是西天四八壯嚴白衣常
臨紫竹於是僧皆蟻聚法以象肩日月增新不僅
晨鐘暮鼓乾坤交泰常留花雨香風解脫網開箇
箇求救苦救難和南禮至聲聲誦大聖大慈菩薩
有靈招提稱盛然而泰山嶽嶽或感其頽滄海茫

茫屢聞其變當漢臣東返洛邑之白馬攸崇迨魏
帝西征長安之青蓮殆盡良以無平不破天時固
然若夫由廢而興人事有力此前明兵燹而後不
無灰燼之傷

本朝定鼎以來正值輪轉之日也但恐慳囊難破空
瓠易譏洛陽河邊虛羨擲金之子長白院裏徒懷
掘地之踪世路其艱人情漸薄豈能風雨驟至相
輪從剡縣飛來那得雷電合章玉梁自天空降下
非有領袖之檀越奚能集錦於紺園時則本鎮善

士某某等體創修寺院之文發供養如來之願或
歡心而捨己或爲首以募人腋集則裘可成簣勤
而山在望用遵舊制間酌新裁烏革□飛香宇煥
琉璃之色指揮足慧金身騰舍利之光從此楊柳
枝頭再浮甘露鸚鵡車上重轉慈緣烏窠鵲窠不
令道林棲樹僧半俗半徐看寶目賦詩是役也鹿
苑改觀因婆心之感應鴛摩矢念皆居士之轉移
種去福田非懷求報之意結來善果宜表布施之
功爰壽貞珉以紀善事雞園塔內明燈照碣以賞

昭旃檀樹問茂竹蔭碑而不朽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五十八

鳴玉溪記

國朝孝廉黃基州人

嘗謂天地間之最足移人情者莫過於水此成連之所以引伯牙於方子春也然必方子春而後可以移情安所得賚糧千里以觀彼海水之汨沒乎孔子云知者樂水初不必名其爲何水但使來之有源去之有委而非斷港絕航則涓涓不息卽成江河又烏在不可以臨流而助美乎余少讀寰宇記見我涪有所謂鳴玉溪者雖未經涉其地而因名想像輒深溯洄後余館課鄉塾適經其地見其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五十九

崖斷泉落清音悠逝如因風而響玉珂數仞之下走石橫激遂方折而潺湲以出因是知此溪之所由名非同附會而浪得虛聲者每遣興至此輒留連終日不忍遽去偶有所得歸卽書之不必其詠水也而心之所會無在不與水侔積久成帖因名其編曰鳴玉小觀以見涓涓一滴皆天地所鍾而下里微吟亦性情是寄獨惜此水之趣僅助興於余亦猶余作之僅似此水而未足方乎名流也豈若江山助張說之句河嶽增太史之華而相得益

彰也哉余以質諸先達先達曰善哉觀乎人苟觸
處逢源則眼界卽境地而濶此古人所以開窻櫺
而悟道也則卽以此溪爲大觀也可

重修水府宮記

國朝孝廉潘喻謙州人

五龍古鎮蕭公棲神顯道之所也南面大江舊額水府宮赫聲濯靈血食百世乾隆癸卯年自夏徂秋積雨淋漓磚石浸潤一夕坍塌去西隅墻壁勢若奔雷卒於闐闐無損人咸異之甲辰初夏紳士潘鳴謙等倡議捐募卽偕董事之人踴躍經理雖仍舊貫而周遭上下木石磚砌歷年久遠率多剝朽悉易以新工程幾埒於創始並踵事增華閱百日而藏事廟貌煥然改觀費金錢若干凡捐貲姓名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六十一

例得勒諸石竊惟斯廟之建年代無稽斷碣殘碑傳聞異詞逮考前明黎僉事原記因萬歷初年盡燬於火重修於六年戊寅迄今二百有七載乃有是舉中遭明季流賊兵燹蹂躪殆盡斯殿如魯靈光巋然獨存非神威赫奕安能盤固不搖耶迨我朝定鼎以來昇平日久鎮中生聚日繁烟火數千家商賈雲集貨殖百萬貫熙熙而來者曰吾禱於蕭公其受命如響也穰穰而往者曰吾酌於蕭公惟三倍是識也仰賴神庥樂邀福庇固宜其釀金易

而鳩工速也然吾於僉事之文有說焉如述仙蹟之顯異世世流傳紀神功之靈竒昭昭祀典此不必贊一詞也至於本神道設教之心委婉化導草薄從忠俾人心日以公平市肆益加輻輳誠哉是言黎公勸世情深士大夫之責也然而廢興之數有定成毀之時不同昔惟燬於火火於春秋書災遇災思懼黎公不得不以惕勵之言與衆共加警省旣而世風丕變俗龐之敦留貽至今鎮中人得以永享其盛故斯廟甫圯於陰雨而爲綢繆之謀

長久之計者皇皇然不憚勞勩焉旣欽蕭公神應之妙即可驗人心之厚而敬信之專且至爲何如哉是爲記

宿雲洞記

國朝明經潘履謙州人

勝地名區所在多有特非其時則莫傳苟得其時矣卽深山澗谷中人皆欲得而覽焉涪陵有宿雲洞余幼時至其地見爲豹虎之所藏狸鼠之所遊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蕪穢不堪形勢出不勝慨然越甲戌秋里人斬刈惡木掃除污垢以爲祭祀祈神之所比前所見煥然改觀自是歲時伏臘喜聚飲焉洞有兩層中有平處率烟霧叢生有字在隱現中人弗覺也及拂視之乃宿雲洞三字求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六十三

其故或曰其取諸少陵薄雲巖際宿之句乎余曰不然此景有飛泉有竹有木有石大江環繞溪水曲流曲徑蒼苔林樹蒼蔚石樓石室種種異常擬之桃源不是過也其雲遊客所常至乎且今願言觀止類多新奇瑰異或奕或賦或飲隨其所興迨棋散詩罷酒闌間止翠竹之中臥古木之下坐怪石之上此呼彼應幾忘夕陽在山兼以讀者朝夕吟哦無分日月寧非青雲士所居乎二說于古人必不誣也獨計斯洞也前何以荒涼非其時也今

何以轟烈得其時也隨時之義洞獨有焉是爲記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六十四

安樂洞永思樓記

夏子雲

洞自石岡劉君始闢名安樂者娛晚齡也陶朱猗
頓之宅非安庾亮袁粲之場非樂茲洞獨邃焉幽
深虛敞縹緲巖巒李青蓮別有天地杜拾遺萬里
橋西爭勝矣顧出入往來功業斂晦君子奚取焉
亦各從其志耳而關於世道亦大也覆洞有樓高
擬雲臺護星斗之光染烟霞之氣名曰永思雖寄
興任放實敦本篤倫也所思伊何厥考竒山伯考
秋佩公也浩浩恩私曷其能報力有盡而情無歇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六十五

付之永思爾矣仰維竒山者葛天無懷之民慕古
尙德誠買金石非章縫不友非詩書不談事秋佩
如師以此友恭交篤武宗時神器幾危於逆瑾之
手而捐身排難以舌筆爲長城者秋佩公也福海
內蒼生功當世祀而況與考同體則木主不容不
並列一室而推考之意亦自不能少違於抗宗之
兄所以爲敦本篤倫也無外之心聯父伯爲一人
至大之見代天下而報功石岡之爲人亦可徵矣
子孫玉立繞膝成歡而年逾八袞撫有盈成起居

健甚勝事本多何暇於洞孝思既久何感於樓古
人銘盤書紳不以德福俱盛而忘所以養目警心
者則洞樓所由創而命名也盛事可述而夙在親
好不能已於文詞是爲記

最樂洞記

張一鳴

古之君子雖耄老不忘克治之學後人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有餘慕焉石岡劉公壽逾七秩又七矣其生平言行罔不存天理而遏人欲未已也猶思銘之戶牖俾得觸目警心宅左有巨石追而琢之奧如也曠如也題其額曰最樂洞何哉蓋存天理遏人欲公之心也存是心無不善矣善必樂樂必最漢東平王曰爲善最樂先得公之心也顧吾思人之不樂者必其無善可樂不能自樂其樂者必不能使人亦樂其樂矧以古稀之年如公者而獨存理遏欲勤勤於學問卽不勒諸石猶足爲人之模範則千百世而下覩斯□者其景仰於公爲何如也縱不覩斯洞而聞公之風亦可以興矣

文昌閣記

城南五十里舊有建川文昌閣自前明乾隆八年十月癸酉增

周 煌

國家崇德報功之典莫重於祀自郊廟而下至於邦國郡邑其有庇生民扶世運者□得奉祀而氣象之廣狹區以別矣李冰蜀守也蜀之人祀之帝君姓張氏諱亞子蜀產也不獨蜀之人祀之然李之祀幾遍村落而 帝君廟貌城以外百里不一見焉豈其靈之不足哉無亦世之人狃於近而忽於遠水旱疫癘之說易知而綱常名教之功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六十八

難睹歟吾鄉舊有廟一所以奉川主癸亥歲里人始議募衆建

文昌閣於廟南每歲二月三日里中稱觴爲

帝君壽誠重之也廟近宅向不置僧延師訓士其中殆無虛日至若鷄鳴風雨書聲朗然視所謂暮鼓晨鐘梵音喤響快何如耶余嘗讀化書怪其事頗不經及考郡國志諸記載皆有之夫輪迴之理釋氏所常道也牛首蛇身之竒古帝所不能無也余又維 帝君掌祿嗣而求者以眾天求而得

將不求而卽不得乎抑何以厭求而不得者之心也昔者天子教季路矣問鬼而本之以人問死而原之以生何哉崇實而務近也 帝君嘗自叙其始曰張仲詩稱張仲鳴乎人道之所以不絕而生理之所以長存也今人第以是求 帝君則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皆可想見也於是乎記

致遠亭碑記

州牧李忻
北平人

予守涪陵歷數載矣戊辰冬偶於署之北隅瞥見殘碣數寸其字全者十九缺者五蓋宋花蕊夫人費氏宮詞百首之二也其詞云翔鸞閣外夕陽天春色花光遠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小門斜過罨樓船內人追逐採蓮歸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行來齊泊水竝船相鬪濕羅衣二詞乃百中之辭而望見內家內人追逐之句尤其天然聲情不可磨滅者且字體裊娜多姿雖落落如晨星復何憾焉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七十

按通志涪郡古志載王安國花蕊詩序此石當爲安國熙寧五年定蜀時所刻序云乃得花蕊夫人詩乃出於花蕊手此刻或卽摹花蕊手迹未可知也東坡居士曾書此詞三十首刻之晚香堂帖中則當時見重於文人學士爭誦深傳畧其人而取其才大槩可想見今適得殘碣不忍拋擲因屬長子承基將原石嵌之壁間復摹勒於石俾後好古者覽之

建立昭忠祠碑記

州刺史
張師範
陽湖人

自昔忠臣死節殺身所以成仁烈士殉名見危所以致命粵稽涪陵祀典忠烈最著者宋刺史王公僊爲元兵攻圍勢竭孤懸宋亡一年後城始破公自刎死泊乎前明崇禎之末州人刑部主事陳計安遭甲申之變城陷被執不屈死二公者忠蓋貫金石節烈炳日星以方古之節士何多讓焉迨我朝嘉慶丙辰己未之間教匪構亂蔓延川東竄擾州之鶴遊坪等處士民團集鄉勇奮擊賊於坪之百里以內無何而怒獸突角賊匪悉眾攻圍譚景東等慷慨赴義同時死難者四百二十餘人賊平凱旋後諸帥奏奉

詔曰各州邑有死事者建立昭忠祠以祀之丙子歲予集州之紳耆商民捐金鳩工建祠北崖以昭禋祀因溯王陳二公大節昭著久無專祠爰設二公之位於中旁祀譚景東等死難諸人庶幾忠魂毅魄有所憑依俎豆馨香久昭

令典遂爲之銘曰

稽之祀典首重死事禦災捍患均昭禋祀前宋淪
亡君臣遠徙惟我王公登陣勿疲矢石頻年奮守
孤注國祚已移握劍振臂身與城亡成仁取義洎
乎明季海內鼎沸社稷旋傾主政焉禦嗟我陳公
被執抗厲碧血丹忱千秋忠毅迄至我

朝教匪擾川肆毒巴蜀生靈埋冤我涪疆土烈士雲
屯各守險隘死無二心短兵狹巷巨礮荒林身家
遑卹勢滅妖氛哀哉忠烈玉石俱焚我來五載建
祠甫成忠魂烈魄庶慰幽靈

州牧晴湖張公祠碑記

陳廷璠

公姓張氏名師範江蘇陽湖人初以薄秩入蜀佐軍務有功擢縣令歷任東鄉榮經什邡新繁等縣多惠政有賢聲上官器重復擢刺史嘉慶十六年辛未來守是州州故涪陵郡也左接巴渝右界忠夔前枕鳳邑却背黔彭綿亘數百里民物輻輳俗尚不同常稱繁劇難理焉公初下車興利除弊有不便於民悉更張之政令嚴肅聽斷若流折獄必以情雖世家巨族亦不得干以私廉明勤慎與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七十三

民休息數年間風俗移易獄訟衰息幾於刑措方公之守涪也歲屢旱公設策備荒無微不至迨癸酉甲戌間旱尤甚民大饑死者相藉郡縣皆議請於上官發粟平糶公曰必待請於上而後行文報往來動需時日則民死無噍類矣乃先發粟而後以上聞民藉以活者幾千萬人上官亦韙之涪舊有鈎深書院生童肄業其中公歲延名師按月課藝文風士習固已蒸蒸日上矣而又慮幼學者之無所師資也乃立義學二一設東關

設西關捐捧延師俾童蒙輩得就以歸養正又大
修孔子廟及北崖尹子三畏齋其所以端教化
而厚風俗類如此宋涪陵郡太守王公僊守城不
屈死前明甲申殉難刑部主事我叔祖計安公大
節凜然向無特祀公爲請

旨修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兼祀嘉慶二三年遭賊陣
亡諸義民並捐修三撫廟及厲壇先農壇則又所
以重節義而崇祀典也至若編聯保甲置買濟田
及重修養濟院雖皆奉行之事要以實心行實政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七十四

而非徒苟且粉飾者嗚呼士大夫平居論世鮮不
謂此身一出即可措斯民於仁壽而末世之吏治
不足言及一旦躬膺簡任則又思所以卹身家
保妻子大都計筭鑰耳問苞苴耳誰其慮及於士
習民風如公之廉而明勤而慎哉公之所治理
如此卓卓其繫士民之思也固宜丁丑春公決
計解組涪士民遮道攀轅請於上而畱公行
公以年逾七旬不欲久墮風塵引疾去士民感
公之德惜公之去思而不已乃立祠於三畏齋

之西偏以爲歲時頂祝之所以著涪士民客商愛戴之忱也所以祝公之壽而康也囑璠爲之記

潘亦部民也部民其沐恩膏戴德弗諼祗緣匏繫邊隅心欽佩之而恨未得一見然觀於閤涪士民之思公如是誠足以見公之所以出身加民者之大異乎俗吏之爲之也古人云得大賢而名益彰璠不敏合口碑以叙公德之可傳璠亦將附公之末以傳矣幸夫

女君子記

毛徙南

女君子者何邑人曾蘭相室施孺人也孺人爲施
三榮長女幼嫻姆教施雖富孺人惟紡績自苦迨
歸蘭相家徒壁立孺人鹿車共挽鴻按相莊無矜
容亦無怨色泊如也翁漢斌年四十餘姑孫年四
十歲或歎孺人質釵釧以奉旨甘曾不少靳後翁
姑卽世殯葬一切內佐皆盡禮方其相蘭相以成
家也如龐德公隱鹿門夫耕妻饁耰鋤錚然礫石
聲相應手爲繭者數數矣涉嚴冬經溽暑膚血汗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七十六

雨猶未輟迨衣食稍贍勤苦如故遇隣人族子有
艱於舉火者不恤以寒宵機杼之蓄盡力拯之如
此者三十餘載人咸稱爲女孟嘗非妄也蘭相沒
後孺人尤好善不倦其訓子若孫專以施貧睦族
爲務蓋其家資已較前更盛由其慷慨慕義亦較
前有加故致此也雖懿行淑徽楮毫莫罄要之非
君子而能若是乎於是鄉人共尊爲女君子年今
七十尙荆布自若將來厚德致福正未有艾爰爲
作記以備觀風者採焉且以巾幗中欲爲偉人者

勸焉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七十七

鄒劉合刻序

鄒公諱智理學
名臣合州人

明戶部侍郎
倪斯蕙巴縣人

吾郡蓋有鄒立齋劉秋佩兩先生者先生素不具論論其大者一讀書中秘當鄉人秉政之時抗疏危言首列忠佞一焚草青瑣當璫滔滔之日感時流涕力抵逆瑾至今讀其疏凜凜生氣令人舌吐而不收其不死於三木囊頭者幸也夫批龍鱗同履虎尾同齎志抱憤不獲竟展其用同兩先生疏俱未有合刻之者合之自郡守龍公督撫王公始二公雅好讀書而於忠義則稱兩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七十八

先生居是邦事大天之賢者兩公其有焉余不佞受而卒業竊嘆國朝在宏正間一壞於庸相怙寵委靡頑鈍不知人世間有可耻事所稱正人君子如三原輩率擯斥不用而大弊極壞則逆瑾煽權倒持太阿竊弄神器祖宗二百六十年之國脈幾不絕如綫一時朝紳靡然無復具鬚眉氣兩先生突起睽孤勢處踈迹於上無結知之素於下無朋黨之援不殉同閤之私不惜干霄之焰出萬死一生之中徼萬一見聽之倖積於衷之所無欺而發於性之所欲吐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信而

後諫則兩先生之自信信人爲何如哉秋佩讀易伊山洞立齋晚從白沙遊處則嘿嘿出則諤諤其素所蓄積也獨怪學士大夫居恒扼腕恨不披瀝談天下事及至事權到手荃蕙化而爲茆非中靡於弱骨則外張於虛氣非勦襲於雷同則苟且以了局不則其植黨也其鬻權也一人也眾有所獨歸則媚之以干澤眾有所偶去則借之以沽名一疏也非藏頭露尾中人主之猜則借甲指乙憑在覆之射若兩先生者豈不明目張膽解衣折檻烈文夫哉可以欺人可以自欺不可以欺天下後世猶欲刻其疏而信諸後則兩先生之自信信人爲何如藉令兩先生在執鞭所欣慕焉

恩榮堂序

明經筵
講官 衛國史

張君善吉字本謙蜀之涪州人濟南教授成功先生冢嗣也先生由舉人授學正克立師道而士類多造就年未五十卽卸仕家居闔唐有淑德君承庭訓以明經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拜官兵科都給事中朝廷以其克稱厥職推本父母之教封教授君如其官唐爲孺人賜之勅命以褒嘉之君念二親年皆六十又一去膝下日久乃上章乞歸省親蒙詔給之且恩賜楮幣以爲道里費諸同寅謂君父母俱慶而有是恩典又得錦衣歸慶以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八十

誌其榮其榮孰尙焉遂以恩榮額其奉親之堂謁予文序之用以贈君行予惟父母之教子孰不欲其擢高科躋臚仕爲之子而稍負俠者亦孰不欲立身揚名以顯其親然有命焉不可強也故子顯榮而親不我逮父壽考而子不顯榮者比比皆是求其克兼遂所願欲如君父子者殆十中而僅一二見也不深可喜而可嘉耶雖然余竊有告焉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故人之有德於人一語而終身不忘感人一飯而委身圖報君之所受於上者如天之仁也所以酬而報之宜何如耶今給

事中最爲要官而侍天子左右凡政令之施於下與下之所以陳於上者皆事給詳審而後五府六部行之其或事有遲違謬戾卽叅駁之而人無敢不服不寧惟是上而厥職之或有闕次而任用之或非其人又次而閭閻行伍之弊有未革有未剔者給事中悉得以糾正而廷論之故非他官之各司一職各專一事者比士君子出而試用不得驟陟宰輔得居是任亦儘足以行其志也君歸而復來也與夫職之所當爲者悉明目張膽之言而不少有顧忌使忠直之氣動於朝寧謇諤之譽膾炙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八十一

士林庶幾哉克報君恩於萬一於職乎爲無忝矣君尙勉之君勉於是則崇階峻秩之超遷龍章鳳彩之薦臻朝廷必不爲君吝而其恩榮又奚翅今斯而其恩榮又奚翅今斯

送太子少保禮部尙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明 大學士 邱 濬 謚 文莊

太子少保禮部尙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凌雲年未耄以足不良於行乞致其事上弗許既而章再三上上以其情詞懇切特俞其請且敕有司月給糧米歲給輿隸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一何隆哉然此非特以爲公蓋以公所職掌者國家之禮樂佐天子以郊天享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於殿陛之上周旋於壇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八十二

壇之間咫尺天顏以道引贊助聖躬以裸獻所以對越上帝靈承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顧歆於以受祿於天而錫綏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涖一職者可比也公寅清勤恪服勞有年爲先皇帝所眷注今上嗣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私去噫豈得已哉蓋古者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強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力苟或疾而耄焉則亦便其私而不強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

兼盡也如此後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兩漢以來雖位至三公每上印綬卽自駕其車轅一辭高爵遂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以盡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蓋有不得其所者矣孰若公生盛時起家諸生而薦歷華要疊荷恩封及其祖考若妣官登入座位極人臣茲其歸也而又特給之日食資以人力昔人所謂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

以農峻爲業有田園之樂有林泉之勝倉困足禾稼亭沼饒花木有可以養生之具有可以適趣之景昔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人引年之期猶將十稔茲以疾而預告非以老而謝事近時公卿大臣有以老疾家居者朝廷有事往往起之具有成例公偶以疾去非廢不可起也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已疾公之歸也其尙顓精神近醫藥以毋忘乎聖天子之所軫念九重之使朝臨

而萬里之轅晡駕可也予犬馬之齒較公爲長歸
裝久束第以國史事重未敢言私然旦暮間爾公
之再來予已去矣予與公同年登第今三十有六
春秋矣在班行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僚屬序
公厚德相率求予文以贈行於是乎書兼以致予
意云

劉秋佩先生奏疏序

陳計長州人

余爲童子時受知於枕巖王夫子期望獨至時枕巖師爲渝城司馬一日過涪授以鄒劉合刻且曰劉秋佩公爾同鄉人其英風勁節人所耳聞爾所目睹寧不景仰遺風歟余展劉公奏議讀訖因想見蘇文忠序田錫奏議集曰古之君子嘗憂治世而危明主蓋謂君子有徙薪之憂不能不抱豮豕之戒田公在端拱咸平間宋德殷隆非所稱哲辟無諱者耶而田公侃侃於諫垣所指之事皆當時所諱辨河潰於蟻隙卜燎原於星燧潛洗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八十五

口中之隱憂預防意外之變態在田公亦自恃其言能射覆聽易轉圜耳亡何竟不能安其位出副轉運出刺陳州由是思言者固難聽言者爲尤難也言之於諱言之朝固難卽言之於無諱之朝亦未見有容其直而安其位者如我涪劉秋佩先生奏議遺稿予稽其世不有較難於田公平方先生入侍掖垣時主上維新涖治萬幾待整而先生不敢少默猶先發逆瑾之奸摘其煬竈之實商度靡遺致犯龍鱗竟罹廷杖在先生自分瞑目矣幸賴君恩獲保歸田後雖以逆瑾之敗不負從前謬

諤拔之泥淖畀以三千石之任而終於郡守未及大用
詎不惜哉嗟嗟田公之章奏雖不見知於當年猶得見
知於後主至使後之人主採集其章句以遺令嗣將人
臣之淵謀遠計昭如日星在田公亦不可謂不遇也今
先生之奏議既不能回天於俄頃又不爲之垂監於令
嗣俾一生貫日之孤忠終歸泯沒乎雖然人之所泯者
在一時而其所不泯者在後世人之所泯者在後世之
庸人而不能不見重於後之君子我師王公貞介自持
力追勁節取先生遺稿重訂付梓再三披誦凜凜有折
檻埋輪之風意何壯哉或謂先生之傳後曰稿可焚也
懼以賣直也而未審後人之景慕曰稿可翻也將以誨
忠也余與枕巖師皆爲誨忠計而慮無以揚挖其風標
敢向先生作知己哉惟是先生之去余籍者咫尺耳目
者久况辱枕巖夫子之命不敢以不文而不爲之序

收掩浮尸公會序

陳 熾

古有掩骼埋胔之政憫暴露也竊謂暴露之苦尤莫甚於水厄蓋無主之骸骨其散在郊野者尙未至於沈沒取坏土以覆之頗易爲力至水面浮尸其來也不知所自其去也不知何止洪濤出沒斷梗飄零卽有見而生憐者非憚其煩勞卽畏其臭腐坐聽湮沒蕩然無歸仁人君子能無惻然則收而掩之其事當不容緩或曰江水泛濫之時溺者多矣焉得盡其類而收之不知博濟之說聖人猶

病得尺得寸惟視其力之所及與行乎心之所安已耳且使人人能推廣此意則所拯者又豈患寡乎茲集同人公募得錢若干屬領袖分承生息一年所入之息卽以供一年所需之費必使垂諸久遠誠恐事久怠生不無弊竇爰定章程刊立碑記樹之龍王廟中並刊本分散捐貲諸君子俾各有其據庶不至有侵散之虞是以效托鉢之請爲秉韋之先竚希力挽狂瀾於以澤流枯骨謹序

募修天慶宮放生池序

東關外

何炎午

城東天慶宮前朝古刹也相傳晏亞夫嘗讀書於此流連光景如見先型隙地一區擬構亭其上周以迴廊之固而鑿其下爲放生池計非千金不能集事客有問於余者曰放生池處處有之誠於吾涪爲闕典然要之福田利益耳今以名賢故地而顧汲汲於是者有說乎余曰然天地之德曰生帝王之治曰好生生理同然也然天地有時以生有時以殺帝王亦有時以生爲殺生理同而所以生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八十八

者不同也釋氏之教絕男女之欲去君父之倫生機闕矣而其在於己雖焚指燒頂而不惜其在於物謂草木昆蟲皆佛性身之可捨生安用放足以見其顛倒背戾而不能與於斯也夫士君子立身行事必宜衷諸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可以殺生而不流於忍卽可以放生而不病其迂夫子之不網不宿高柴之不殺不折非此類與國大夫生魚之畜受欺校人而圉圉洋洋得所一歎千載下猶可想其仁心之爲質焉今之言放生者意何權輿於

此無爲而爲之行其心之所安有爲而爲之樂其
仁之能強鄉先生而可作也其將以是請也客曰
善遂書之以爲捐貲者勸

周彝山公傳

南平 劉君領

公諱茹茶字自飴號彝山別號丹井孝于公之六世孫也生萬曆四十四年甫八歲出就外傅肄舉子業名公先正便以道器重之其尊先人勤王討賊不暇寧家後因讒譖值欽件核議公奔走建自事乃雪繼而國運艱難城燼民屠公畱心刑名水利孫吳諸家書手著捷畧爲同鄉春石王先王所敬重乙酉二月遇健俠數十擁廬跪請強之從戎公乃儒服以出報聞閣帥批轉塘報令公兵馬同川鎮賈登聯一路恢省沿途望塵傾投日涪州志

昔因進籌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日之利在食
宜移鎮正安山界乘彼麥熟因糧於敵以徐規進取王
公善其議公入山谷撫愛父老曉以大義不屠一牛不
掠一物所在民皆安堵八月師進遵義戊子恢復成都
一帶公以此拜湖南路正總兵祖父三世俱特晉榮祿
大夫公因親病具奏繳印致仕辛卯壬辰先後丁難送
終讀禮隱遯山林不一足入市半面于人訓子課孫以
終身焉合而觀之公其純忠純孝者歟當健俠擁請時
事實田天非人力也乃其捷略諸書見重於時公之學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九十一

業早被彼蒼安排其名久傾服豪傑矣第當人人稱公
在在稱侯之日公必請命而後出其於君臣名位凜然
不紊至其恢復城邑一月三捷之功不能過是乃以一
貢爲賞例將欲以明經統雄兵乎抑另選飛將以克敵
乎方畧如是而欲翊主中興也固難乃公卽委兵裨將
隻騎省親揆之人情有僮僕數十尙不肯捨棄安能捨
數千甲兵以自孤其勢緣公以儒術從戎孺慕心切富
貴原不在念而報國未遂復行請命非古之大儒以純
心爲進退者不應爾也後來功名成寵章錫抱印勅以

□此中苦心總爲父母在不忍以身許人一生事業固已結束明白而爲臣爲子之心終可以無恨且公嘗爲予言少時遇一道人語之曰汝仙侶也當同我去汝若不去必定是要讀書成名且勸汝畱心積福貧道二十年後來接汝公問其故道人不言止命書字於手公寫一必字道人曰明明心下一把刀後來滅滅殺機可以積福可以昌後長記此語在心所以後面從戎並不輕試一劍之鋒及退歸時並將手著捷畧諸書取而盡焚仍講究程朱道理以還我本來面目庶幾踐道人積福昌後之言噫公其再來人乎懷投筆封侯之才而僅以小試終蓋有所感而然也是全忠全孝而懷璧以退老可謂始終善全者與

夏老姑傳

明庶吉士 李長祥 達州人

夏氏老姑州人也父子霄萬厯間明經生姑夏氏遠祖江南英山人元末因避亂之蜀其後或在壁山或在江津或在涪而涪爲盛世世以科名顯爲涪望族涪之人思結婚姻必曰夏氏子霄生三女姑幼及年十五議娶婦者數求姑子霄正爲姑卜姑忽憶女子以貌事人者也人之情何限貌不終善其意中道而變之者多矣吾不幸爲女子女子必事人吾不願也於是屏膏沐反絺絲爲布一身口所飾父母大驚異姑前告之以其故則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九十三

曲與勸止姑志已定無可如何各流涕痛憐隨之矣久之年漸長家之人無所呼呼爲老姑姑好讀書與諸兄辨析古今有卓識諸兄多遜服而性嚴峻常繩上下以禮家之人皆憚之或羣聚僻處燕笑影見姑亟曰老姑來矣皆散去有喜女者不知其何姓氏姑婢也與姑少長等夏氏世世科名貴顯諸兄又有貴者家婢左右侍立姑皆不役獨役喜女以喜女堅忍能附姑者也役之久亦不欲妻人竟與姑願終寡姑亦深任之卒與姑終寡以死姑以女子守三十年死喜女亦竟以女子與姑

守姑死女喜哭三年自盡涪之人至今稱述其事父老猶
歔歔出涕以爲老姑之役喜女也識喜女也故卒得喜
女也能終始也喜女之終始老姑也識老姑也其役於
老姑也不苟役也日常出汲老姑蓋不僕役故喜女出
汲一日出汲將抵家有男子噪渴奔來乍吸其水飲訖
喜女傾之其人曰何爲然曰吾此水以供吾老姑者也
公男子吸之吾不忍以餘供姑也其人媿謝過見之者
莫不相顧嘆息不已喜女於是復往水處汲之返焉

李長祥曰夏老姑之世有女夏氏適張氏子庠生詡詡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九十四

早死夏氏年二十無子或勸之再嫁夏氏不言但默告
之詡神主家人不識其何故無何引刀斷其左耳矣夏
氏解學畫以詡故欲得其形貌畫成追思彷彿畫之似
卽毀去筆墨不復畫自是飲食坐寢必在詡影前器必
雙堊詡時卽作雙堊如是者二十年死遂同穴考之則
老姑之姑也姑之去世旋踵耳又老姑出焉夏氏之女
子何不幸哉何幸哉嗚呼悲夫

何母陳太宜人傳

國朝大學士
陳宏謨
廣西人

癸卯春宏謀舉於鄉秋七月將試禮部晤涪陵何君樂田於都門滾滾紅塵中而君言論丰采甚謙退不啻幼束於父兄之教者余心竊異之既而第南宮諸君多改庶常而余與樂田同纂修兵部趨走編摩之暇輒往來過問評詩論文兼各說家世事久乃知其母夫人茶蘖中之衍其祥而流其澤者爲已遠矣樂田嘗語余曰家母姓陳氏考諱用世爲本州名族代有聞人母氏幼嫻姆教貞靜幽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九十五

閒康熙庚午余先君子舉孝廉母氏于歸年纔一十有九當是時祖母倪孺人在堂母氏視膳問安必潔必誠中幫廁踰皆手自盥滌未嘗委之婢妾也越五載先君子以幹濟才艱於時倏忽見背遺予等一子一女瑩瑩子子惟母氏是依母氏日間料理家務夜則促予坐紡車側課讀之餘教以力學慎交勿墜先人遺緒余每夜闌就臥漏率三四下寤時猶見母氏青檠熒熒手紡指擘不輟也予依依膝下二十有餘年矣今雖幸能負薪而遠羈

職守定省久缺迢迢數千里晝不能晤夢寐之間
如親見之子其謂我何言畢出涕宏謨曰樂田可
謂孝子矣抑余聆其言有以得夫人之孝得夫人
之節兼得夫人之義方敬其母而不可見一一於
其子遇之夫敗檢之行釀於姑息舐犢之愛賢者
不免世之二三其德者既不足以取之卽矜言節
烈而後嗣不振頹其家聲終吝之道也夫人松堅
冰潔教其子成名克永先緒柔質而有剛德儻既
醉之卒章所謂女士者非歟何君砥礪廉隅文章

報

國將來顯榮崇大俾其母疊被

錫命如歐陽夫人則益以彰德門之慶而增彤管之輝
也如夫人者可以風矣

□陵何氏烈女傳

明經馮懋柱州人

古來至美之事必先有一不美之事成之忠臣孝子之名至美也而必由其不美者先在君父卽婦人之節烈亦然或成於遇之不幸若董氏之封髮齊女之守符是也或激於事之不順若張氏之斷臂李氏之隕崖是也乃遇不必其不幸事不必其不順而亦以節著此又其節之奇者也涪陵明經何述先世族也無子育三女以節見者二長女爲余長子媳長子綸早歿遺三孫女媳誓死不再嫁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九十七

此其節之常未爲竒也竒莫奇於次女之烈次女名多姑生而穎異多氣骨父鍾愛之欲爲之覓佳壻焉且欲合其贅門易姓以爲後適有酉陽冉氏子求婚於其家從其議述先諾之冰人遂投一帖以爲定繼而冉氏子□之不願爲其後述先惡之因返其帖厥後別有議婚者將諾之未果彼爲女子而選良配父道也無子而欲納壻以爲後人情也非不幸也非不順也不意女聞之而遂有死心焉以爲身雖未字一諾便爲百年再諾卽再嫁也

烏可以不死一日謂其姊曰予性好水水能潔身
異日者長江爲予死所矣姊曰死亦安往不可奚
必於江答曰刎頸而死者令父母見屍則抱痛且
葬於棺衾是尙以旣死之身累父母非孝也曷若
以長江爲予之槨以魚鼈爲予之棺茫茫萬頃杳
不知其所之也寧不甚善其姊以爲戲言而不之
覺忽於是歲四月初四日潛投於江身浮而不沉
流一里許舟人見而救之其母引之以歸自是不
復言死終日談笑自適從不作一愁戚態家人亦

不之覺也復於五月二十五日投江而死維時家
人尋踪至江但見岸頭足跡倉忙沙萌草拂若野
馬奔口狀吾想其時金石之心不知何如其激烈
也越四日涪有藺姓者見其屍出於平西壩肌膚
完固面貌如生報之父母父母覓其處不見旋流
至酆都酆都人掉舟往收之舟將近而屍忽沈矣
如是者三終不欲令其母見似與前言隱相合也
彼女子未字而死節奇矣死而出之從容則更奇
至其初投江而死若有默爲救之者屍出而烏鴉

不敢近若有默爲護之者屍三浮而忽三沈若有
默成其志者其節也竒則其報之也亦竒然而非
竒也宜也嗚乎以弱小之閨英而有此凌霜之氣
節則不獨男子遜其慷慨卽豪傑亦謝其雍容求
之古人中豈多覲歟獨怪夫今之人聞惡則信聞
善則疑疑之者疑其屍不獲而其事未可傳也不
知正惟屍不獲而其事愈足傳蓋身湮沒矣名其
湮沒哉余野人也以野人而爲野史非僭也因序
其大畧如此設有採風者過焉吾且賦詩以陳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九十九

其詩曰

少小閨中女冰心貫斗牛百年無二諾一死重千
秋英魄隨波潔芳名逐水流鬚眉道上客羞許弔
江頭

雙節傳

國朝孝廉何浩如州人

雙節者謂孝廉杜公昭之妻夏孺人孝廉嶠公之女及處士夏公錫之妻蔡孺人庠生如蘭公女也俱生望族夏長於蔡一歲幽閒貞靜善女工通書史乾隆癸亥蔡年十八歸於夏次年甲子昭登鄉薦而夏亦以二十歲適杜家蓋兩孺人爲從姑嫂往來過從相得無間有自來也越四載戊辰夏孺人方二十四歲昭卒而是年錫之卒也蔡孺人纔二十三耳皆無嗣止一女兩孺人各哭其夫哀感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

蒼冥瀕於死者屢焉顧念弱女無依隱忍苟活於是夏孺人歸母家與蔡孺人誓死守節出入必偕初嶠公之配高孺人矢志柏舟稱未亡人至此二十有五年矣於夏爲母於蔡爲從姑當是時一堂相對儼若嚴師兩孺人依依膝下屏服饘謹言笑凡子姪至親有請見者非奉高孺人命不出中堂至於䟽逖親戚若男僕輩有歷年未經謀面者每旦盥櫛後卽坐高孺人側取齊孟姬衛共姜楚伯嬴及古今之從一而終者互相講說以勵節操日

午則取班大家女誡十一章以課女兼教之以刺
繡縫裳至晚則侍高孺人說閨中事每及所天未
嘗不感慨歔歔淚泫泫下也如是者亦有年厥後
家計日薄乏儋石儲先世之臧獲婢妾無一存者
兩孺人遂合爨紉麻緝苧共給饔飧荆釵布裙親
操井臼女當有家之年皆不祿錯節盤根於斯極
矣而兩孺人之心益堅節益懋歲戊戌高孺人以
上壽終兩孺人哭之慟蓋自苦志以來相依者三
十載哭其親正以哭其師也今既各周甲子矣猶

碌碌然如處女非松堅冰潔有得於坤維之正氣
而能若是乎且其年相若遇相同心相知而節相
等是蓋又有天焉不可多得也作雙節傳

周煌列傳

國史

周煌四川涪州人乾隆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六年充山東鄉試副考官七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二年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二十年十二月詔偕侍講全魁册封琉球中山王尙穆尋遷右中允二十一年遷侍講二十二年復

命奏渡海泊舟姑米山遇風禱天妃靈應事請加天妃封號別須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百二

諭祭文與海神並祀下部議行以隨往兵丁在琉球滋事失約束部議革職

上念其出使外洋遭遇風險從寬畱任纂輯琉球國志畧呈

命武英殿排印頒行二十三年三月大考二等准其開復十二月遷左庶子

命在尙書房行走二十四年遷侍講學士二十五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疏言閩闈舊設十二房後因易經卷少議裁一房今查詩經卷及四千同考四員未

能分校裕如請增一員以復舊額十二房之數部
議從之二十六年擢內閣學士提督江西學政三
十一年擢刑部侍郎三十二年調兵部侍郎提督
浙江學政三十八年五月

命偕刑部侍郎永德往四川會訊壁山縣民控武生鄧貴
榜勒派侵冒案十月復

命會審蓬溪縣生員黃定獻控知縣藉軍需勒派案俱鞠
虛議罪如律四十四年二月充四庫全書館總閱
十二月擢工部尙書四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副考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百三

官以中式前列試卷語意羸雜磨勘大臣奏請應
議部議罰俸九月調兵部尙書四十六年八月赴
熱河

行在帶領武職引

見時川省查辦囑匪

諭日文綬辦理囑匪一案平日不能督率文武屬員緝捕
以致竄入楚黔鄰境已屢經降旨嚴飭並降爲三
品頂帶從寬畱任令其督緝茲據周煌奏川省囑
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餘人常川騷擾並有朋

頭名號帶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如入無人之境
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嘔
匪如大竹縣衙役之子號稱一隻虎等語可見嘔
匪肆行不法已非一日文綬身爲總督乃竟漫不
經心以致養癰貽患甚至白晝搶奪拒捕傷差公
然無忌若不及早嚴辦將來黨羽日起安知不釀
成蘇四十三之事此時務須痛加懲創盡絕根株
以戢兇暴而靖地方並

諭新任四川總督福康安防護煌原籍村莊四十七年二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百四

月

命在尙書房爲總師傅十月以辦理明臣奏議草率交部
議處尋免之十一月

諭曰周煌不勝總師傅之任著回原衙門辦事十二月
命紫禁城內騎馬四十九年調左都御史五十年正月以
病乞休

上念其奉職有年小心勤慎

詔以兵部尙書致仕加太子少傅銜四月卒

諭曰原任左都御史周煌由翰林洊擢正卿在尙書房行

走有年老誠端謹奉職克勤今春邁疾陳情解任
曾晉秩太子少傅加兵部尙書銜准其回籍調理
前兩次祇迎道左特親加詢問諭令加意調攝以
冀痊可茲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加恩晉太子太傅
派散秩大臣帶領侍衛十員往奠所有任內降革
處分俱予開復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恭子興岱現官內閣學士

孝子彭天翔先生傳

廖鴻藻

先生姓彭名學鴻字天翔四川涪州之羅雲里人也高曾以來代有隱德祖諱景新父諱觀光孝義並詳州志先生天性敦篤幼逮事王父最得歡心弱冠遭父喪哀毀骨立苦次三年不入內室閭黨稱之服闋補弟子員品學爲同輩所推服家故貧授徒里中資其束脯以養母皮太孺人從遊日眾先生入則具甘旨承色笑昆弟妻子怡怡愉愉出則爲諸生徒講說經義勉以躬行各就其材質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百六

高下務引於中道娓娓不倦其論文宗法昌黎以氣爲主滂漚沛艾大小畢浮詩學白香山書法臨柳誠懸皆有時名然數竒屢困場屋弟子守師說取科第者踵相接而先生卒不售晚入明經科臯臯比窮年矻矻意豁如也或訓責諸生方嚴切聞母聲則止屏息定氣乃敢人夷憚婉順若未始有怒者太孺人疾藥餌必親進未嘗頃刻離左右瘳乃復初病革憂無所出竊嘗所遺糞以卜休咎既失恃廬墓悲號悽感行路年餘遂卒於墓側先生

待人謙和然是非所在不稍徇里有爭者數造廬就質曲直先生爲之剖析情諭令解釋亦咸慙服焉嘗偕諸父老作鄉社十約以禁子弟越禮輕薄之行州牧徐公時敏深賞之爲播其文於諸鄉乾隆戊戌蜀東饑先生勸里中富人出粟設法賑濟全活甚衆饗殮僅粗給猶節嗇以調族戚之乏食者羅雲故有峯頂寺年久傾圮衆謀修之請先生任其事募鏹庀材人人樂從不踰時而工竣其爲鄉所敬信如此先生生於乾隆戊午年卒於乾隆

乙卯年歿後涪之紳士追錄其嘉言懿行之大者呈諸大吏請於朝以孝子 旌則道光九年也元配吳孺人先先生卒繼室張孺人孀居時甫二十八歲嘉慶戊午冬教匪躡涪之北境村舍爲墟孺人挈兩孺子倉卒逃難昏夜步行數十里渡江求救於舊門人楊光祐兄弟募敢死士二十人荷戈提矛遷五世神祖畫像家乘圖書於江之南比半渡而賊已截岸焚掠矣守節凡三十餘年而卒道光五年以節孝 旌子三長應槐次應桂次松

年孫十餘人 舊史氏曰吾聞之蜀人先生之病於墓側也長子應槐自北返未及舍而先生已將易簀伯兄天池問所欲言先生慨然曰應槐歸宜教以士大夫之行爲人學范文正公可也幼子長亦以是訓之他何言嗟夫先生其有味乎先憂後樂之旨與抑范文正公置義田贍宗族先生其有志未逮與人之善事父母者必能以父母之心爲心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可以知先生之孝矣

夏節婦何氏傳

周汝梅

今上建極之二十四年歲己卯 六旬萬壽 覃
恩汪濊徧沾臣民而綽楔之旌尤兢兢於天下節
義所以正人心而端風化至深切矣於是邑諸生
東巖何泰如臚列其姊夏節婦事將以上請而以
狀屬余傳按狀節婦年十九嫁二十一寡今年六
十有一苦節四十一年於旌宜尤不可不爲之傳
節婦姓何氏東岩長姊也幼端凝寡言笑尤工女
紅父母絕愛憐之適同邑夏之璉翁諱 姑鄒夏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百九

固貧士節婦雖歸常寓居母家之璉之死卽在東
岩居宅維時蒼黃構禍莫知所從節婦一慟便絕
竟日夜方甦嗣是多方謀殉哭不絕聲至淚血淋
漓下地盡赤幾於喪明媼黨咸慰以遺腹當生不
可絕之璉後節婦始領之時維乾隆戊戌五月也
是歲九月生子熙載節婦又慟之璉之死不及其
子之生故呱呱者在牀而悲來填胸愈不可耐嘗
有觸兒啼笑淚涔涔不能自己者如有年比熙
載漸長爲之衣食爲之教誨婚娶長養子女數十

年來皆出節婦十指勤劬所致中間伯氏早歿
改適所遺子女仰給於節婦又兩終翁姑喪葬此
其卓卓可紀者

論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節固婦人常分哉然苦
節不可貞如夏節婦者可謂窮已早歲孀居無如
何已而垂白昏眊猶勤勤於朝夕賴紉鍼以自活
則何以稱焉節婦與吾妻兄弟也嘗言節婦事甚
具素秉剛簡與人無親踈遠邇有不可面折不諱
故竟親黨眷屬無一當其意者嗟嗟剛爲天德夫

子制義而節婦一之其亦天與其性歟

烈士王公樛材傳

舒廷杰

王樛材涪人其先世出西江遠祖僊當宋時宦涪以忠毅顯後遷黔之綏陽復歸涪遂家焉越十餘傳而樛材生性剛直狀雄偉成童就外傳能通經史事親最孝其父應文與母氏游或有疾輒廢寢食侍湯藥疾愈乃復初父母卒廬其墓者前後六年厥弟客周家貧力學無資凡應試之費均不吝惜且負氣豪俠恤孤寡抑強橫修橋樑瘞枯骨人咸德之嘉慶四年教匪王三槐入境荼毒居民比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一十一

鄰紛紛逃竄因太息曰大丈夫當乃心王事爲民捍患而乃挈妻若子倉皇遠遁吾不屑爲且不忍爲也適州牧李公培垣募團練首樛材欣然率眾千餘人拒賊於界石場與賊遇殲斃探馬頭目張水壽及其黨數百人賊潰眾德之曰吾境安全公之力也後若賊來再祈保護君宜稍息樛材不聽次日追至墊江縣之西字河先夜有夥賊譚大才混入隊中暗以水灌鎗炮臨陣舉發不應賊圍之數重所率鄉勇奔散樛材與家丁王天鍾等十七

人俱力戰而死嗚乎公之於

國家非有職守之司也非有爵祿之榮也非有訓練
之師軍旅之眾也乃以一介布衣倡義領眾能殺
賊搴旗以死勤事可謂忠矣嗣於嘉慶二十一年
蒙

恩賜入昭忠祠沒有榮施宜哉公子用予貢成均孫
新甲補增廣生杰素交好聞其事甚悉因紀其顛
末以爲欲自振拔者勸

節婦傳

李惺

女子不必有過人之德蓋世之行但使婦職克盡
禮法自持已足光閭里而揚闡教至若婦職克盡
禮法自持而且德能過人行可蓋世則又將維持
人心劇勵風俗以傳播於無窮蓋必經數十年飲
冰茹蘖而心靡他又必養老撫孤而心無遺恨其
節乃於是乎全余備員史館竊欲發其潛德以爲
彤管輝不謂適得之於節孝孟母焉孺人出文氏
爲涪邑望族生而貞靜寡言笑粧飾但求整潔待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一十三

人則溫惠性成長適德揚公敬戒不違相見必以
禮奉翁姑外藏獲罕逢其怒操井臼勤紡織悉以
一身任之結褵十餘載而德揚公遽捐館舍孺人
倉皇邁變痛不欲生然轉念堂上衰老膝下孤兒
不得不翻然隱忍爲其夫一補未完之事對舅姑
強收啼痕凡衣服飲食必經手進有疾輒晝夜侍
之無倦容君舅君姑罔不得其歡心如是者有年
子一名光澤孺人教綦嚴愛勞兼至不以一子稍
姑息同堂夫弟惟謙和先生一人孺人令其子依

以爲教至於成立未嘗作析產想蓋以姪輩多人慮其分則力殺也以故自弟以及子若孫同居三十餘載內外無詬言家素封孺人衣食不嫌粗惡儉以自奉有餘則以賙戚族中之貧苦無告者訓子義方相率而爲仁厚之行其性然也族黨莫不賢之歲在丁酉爲孺人周甲之辰當道曾臚列其事聞於朝邱荷恩綸此亦有德獲報之常無足異第見名門巨族夫人命婦於簪珥脂鈿外少所留意其於婦職也幾何又嘗見儒林士類博通今古

於節義談之甚悉一旦通顯概置性分於不講其能完大節也幾何孺人生鄉曲未讀書能明大義其婦職克盡禮法自持反爲名門巨族所不及是不可以光閭里而揚闔教乎且也歷數十年飲冰茹蘖而心靡他養老撫孤而心無遺恨以視儒林士類之有虧性分者又何如是不可以維持人心勸勵風俗乎其子光澤爲余門下生入成均習舉子業屢躋文場來謁時祇陳厓畧以其狀乞余爲之傳夫孺人一生之懿德狀固紀之詳矣余思傳

者傳也如儒人者亦書其大者而傳之也已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一十五

節婦余母鄒孺人傳

馮維徵

節婦鄒孺人處士德倫余君妻也孺人爲巴邑鳴
臯先生次女年十八歸余君調琴瑟者六載生二
子一女余君歿是時孺人翁姑膝下只此一男頓
負喪明痛匪可言宣而孺人則含悲撤飾以承色
笑由是矢志栢舟代其夫養衰齡之父母撫失怙
之嬰兒備嘗辛苦閱二十餘年堂上親先後歸窆
孺人盡哀盡禮無一恨事其孝行卓卓如是至義
方之教更有流人齒頰者方孺人之傷破鏡也兩

涪州志

卷之

文選

一百一十六

郎君尙在襁褓其先夫甫工持籌廣積貯家計頗
豐一切玩弄之物不難予諸其懷紈袴氣習竊恐
由此釀之乃孺人延師課□□無姑息意卒使其
嗣克成先德藉隸成均家聲□以大振匪孺人和
丸示教何由得此嗟嗟世之嫠婦不少矣求如孺
人之生養死葬克妥夫靈於九原者已寥寥不多
覲而又嫺姆儀諳大義不以驕奢淫佚放縱後昆
諄諄勸勉時勗以祖武孫繩爲之嗣者果守母教
紹箕裘魯敬姜克成文伯不過爾爾彼巾幗中溺

愛而不知勞者聞孺人之風應滋愧矣先是孺人之舅爲承歡無人故置側室復生兩子未成立其舅姑遂見背庶姑與弱弟似煢煢者然孺人事之無異志撫其弟倍極恩勤卽庶姑亦心感之且孺入有堂嫂寡而無依以數十畝田房爲嫂作養老費里鄰莫不稱其慷慨他如父族母黨悉荷提攜種種善事皆本慈愛所成宜乎都人士爲之請旌以表其節孝也余故樂爲之傳用誌不朽

乞諡宋景濂先生疏

劉 蒞州人

臣聞之記曰節以一惠諡以易名故生而有爵死則有諡周之道也先王制治謂歆善而耻惡夫人之同情彰善而瘡惡爲治之要務如彼賢聖固無事於抑揚乃若中人直有待於懲勸故自成周至於今日率用此道鼓舞士風蓋其節惠之法善善恒長惡惡恒短德學有聞才節兼邵無他疵疾固宜與之美諡尺璧而微瑕或瑕不掩瑜則節其善以爲諡卽行雖未有聞而一善不可掩則但取其善以爲諡皆以示勸也善泯而惡揚乃得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一十八

惡諡則以示戒之故雖孔文子猶得諡文而幽厲則孝子慈孫不能改也漢唐以下諡之善多諡之惡少本朝制諡不宣其惡列聖愛惜人才忠厚尤至若夫少有過咎或遭譴謫則節惠之典例不復畀以是坊士士猶有棄道揆弛法守以自速戾者然後知節惠之斬所以憂天下也然過咎有青有怙則譴謫有幸有不幸罪出於怙不誠足矜罪出於青則皆可宥故歐陽修以罪黜州郡去而卒猶諡文忠蘓軾以罪竄海外歸而卒亦諡文忠蓋修有文章兼有忠勞故宋薄其辜軾有文章兼有忠

□□□略其過宋之遇士大夫亦庶幾乎先王矣國家
□基之初物色老儒於金華山中首得宋景濂之文學
故高太祖之接禮亦厚□顧問則有裨補聖聰之益掌
綸綍則有黼藻聖治之功講左氏傳則勸讀春秋論黃
石書則請觀謨典語及軍畧以得人爲規語及牛租以
捐利爲諷總元史筆削居多封功臣討論甚當神仙之
問謂此心曷移以求賢才袞冕之詞謂此服祇用以祀
天地至云帝王之學獨衍義爲要三代之治必仁義爲
歸冊歷有編知命之蹟可考辨姦有錄知人之鑒自昭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一十九

寶訓作而貽謀燕翼之道以傳祖訓序而創業守成之
戒俱在律歷咨之制度郊廟爲之樂章紀勅修事同乘
志銘功德語協旂常屬之政事則辭屬之議論則不辭
問之君子則對問之小人則不對誠悃形於事行忠告
寓於文詞是以予之勅符予之楚辭皆寵以奎畫予之
襲衣予之甘靈悉出以特恩賜坐於便殿而嘆其純賜
飲於御筵而強之醉致仕而置之左右爲日甚久來朝
而延之禁中爲禮甚優辭則爲之觴道塗去則爲之感
夢寐受恩至此得君可知方爲贊善之時茂修勤學之

職讀書請究興亡之故謹禮請防言動之非稱呼致父
師之名褒賞侈舊學之翰故聖論謂爲開國文臣之首
而士論尊爲間世儒者之宗偶孫愼干於班行濂亦連
坐於桑梓法從未減猶安置於茂州天不憖遺遂喪亡
於夔府既不蒙葬祭亦不蒙贈諡當世莫爲之言蓋以
爲罪人也至今莫爲之言又以爲往事也臣惟我太祖
昭代之聖若而濂以學問文章爲昭代之名臣顧以外
至之愆遂廢身後之典臣今獨爲之追言則以爲缺典
也歐陽修蘇軾皆以得罪於宋或出或竄及其沒也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二十

以其一代文宗不以有罪而奪其諡濂之文章實爲本
朝歐蘇當時得罪自其孫不自其身天地之大當見容
也日月之明當見察也見容見察則漏泉之澤當身恤
矣臣往年得罪言路欲言之而未及今者蒙恩承乏適
濂之鄉郡故敢以濂爲言伏望聖慈追念濂爲聖祖文
學舊臣爲本朝文章大家畧可赦之胥流非常之恩興
久廢之事特勅禮官討論內閣畫一賜濂揚明之典則
聖明彰善之政善善之心激昂人才之風光輝文治之
運一舉而兼得追跡先王矣宋安得專美哉臣下情無

任隕越仰望之至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二十一

薦兵部尙書劉大夏疏

劉 茵

臣惟成天下之治功在賢才別天下之賢才在公論寄天下之公論在科道科道者明賢辨姦遏惡揚善之門也科道之言同出於至公則劾一姦惡而羣邪落魄薦一君子而士類揚眉公道昭明忠良必遂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苟或家立町畦人懷封畛好惡拂乎公論愛憎僻於私情則忠讒混淆邪正雜揉天下未有不亂者也昨者尙書馬文昇致仕會推員缺或薦或劾衆議譁然其中亦有公論不明彈劾失實者臣不得不辨且如尙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二十二

書劉大夏臣不詳知其人嘗於兵部閱章疏見其敷奏有方心竊慕之及見先帝委任之隆陛下嘉留之切臣意一時之望也今乃有劾其有愧於先進之人謂不得與馬文昇相伯仲而亟宜黜退者則是非乖謬亦甚矣昔我太祖皇帝謂廷臣曰觀人之法卽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知其著視其所不爲可以知其所爲臣嘗奉此言以觀當代之士夫如劉大夏官至二品不爲其子乞恩比之縱子庇壻者爲孰優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其子弟俱在原籍恪守家法寂無形跡比之縱容家

人商販四方囑托衙門者爲孰優微者如此著者可知
歷官數十年居家不踰中人之產比之田連阡陌甲第
通衢者爲孰優其所不爲如此則其所爲可知矣夫以
大夏持身如此而諸臣下有斷斷不可之意則公論先
晦於朝廷其何以服天下哉臣非曲爲大夏辨論也但
念天之生才甚難國家之得才尤難才用於時而保全
始終之節爲更難玷人之行如玷貞女臣竊爲今之士
夫不取也記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
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故馬文昇一人

涪州志

卷之十 文選

一百二十三

也有劾其貪姦欺罔者又有頌其勞績茂著者劉大夏
一人也有薦其簡質無私者有劾其識議鄙薄者甲可
乙否莫知適從昔漢御史大夫張忠註奏京兆尹王尊
罪壺闕三老公乘輿上書訟尊之寃曰一尊之身三期
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今一人之身數日之內屢變
其說此正所謂乍賢乍佞也陛下從何聽信焉人謂閔
珪有擠井下石之嫌者不知擠誰於井有謂大夏有蹊
田奪牛之狀者不知奪誰之牛迹其心若爲馬文昇不
平焉者殊不知文昇官高一品壽踰八旬投閒頤老實

惟其時亦惟其願也荷蒙陛下厚其恩禮准其致仕予奪之柄悉在朝廷閔珪何能擠於井大夏何能奪之牛哉如斯言論大傷國體殊非治世所宜有者況今皇上新政之初凡厥庶僚正宜同心一德共圖治理却乃方底圓蓋牴牾時政臣恐壞天下之公論惑陛下之見聞生人心之荆棘而使老臣不安其位人主孤立於上故不得不詳悉爲陛下言之也乞勅吏部查勘閔珪劉大夏果有前項擠石卞井蹊田奪牛情由宜奏請黜罷如無此事亦宜究治造言之人使老臣得以安其位而行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一十四

其志勿使負屈於青天白日之下也更祈備查劉大夏歷官年勞應否廕子緣由上請聖裁如果相應乞准其子一人送監以爲人臣盡節者勸如此則言路正公論明人心服而天下安矣

劾逆璫劉瑾疏

劉 蒞

止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戶科給事臣劉蒞謹題爲
痛陳忠悃乞斥奸佞以全君德以保聖躬以爲宗社生
靈至計事臣聞事之急者不能緩聲今臣當奸佞悞國
之秋世道危疑之際不得不極力不痛切爲陛下言之
也竊照近侍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
邱聚張興等或先朝舊臣或春宮近侍受恩至厚被寵
最隆當皇上繼統之初正國家多事乏際爲官者正宜
小心恭謹輔英君之妙年因事納忠引陛下以當道度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二十五

幾稍報先帝之厚恩光輔今日之太平何各挾技能爭
獻諛論蠱惑君心靡所不爲導引聖駕專事宴遊或於
西海子或於南城內或放鷹犬或肆射獵或登高走馬
輕忽萬乘以搬弄雜劇褻瀆九重或盛奏鄭衛妖艷之
音或依稀竹葉八風之舞或出入之無節或暮野之未
休或於文華殿前搏兔而喧聲著聞青宮豈搏兔之所
或於厚載門交易而貴賤雜踏天子豈交易之人事勢
異常人心憂懼雖殿下聰明英姿剛敏不爲所惑然習
與正人居不能不正如芝蘭種之沃壤不見其長日有

□□習與不正人居如寶石以之礪刀不見其虧日有所損是以視事涖朝漸至稀晚讀書講學未見緝熙國事因之日非聖德爲之稍累此輩乃投閒抵隙誣上行私一言一笑都有機關一行一止揣知上意或有所薦引或有所干求或因喜而希賞則府庫錢帛用之如泥沙或恃愛而乞恩則玉帶蟒衣施及童穉或機務因之擅決或章奏落其掌中聰明漸以壅蔽弊政因而日滋絲綸之布多不愜夫人情朝報一出人皆付之嗟嘆臺諫非不進言求塞責耳從與不從在朝議府部非不執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二十六

奏供職業耳行與不行隨聖斷夫豈忍國家耶亦見時勢難爲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臣備員諫職深切痛心自知言出禍隨未暇顧惜姑卽今日弊政可爲痛哭流涕者爲陛下言之且如今日取進太倉四十萬之銀兩藏府已竭而必欲搜括今皆用之何所御焉馬房食糧五七歲之童穉豈堪勇士而今皆影射豈不傳笑四方織造停免矣而又織造傳奉查革矣而又傳奉鹽法方差大臣整理而朱達等又奉買殘鹽則奔競之門大開整理何益地土方差科道清查而張永等又奉買地方則

□□□路漸啓清查何補各營管操太監何必數數更
□用新人固不如用舊人也各處鎮守內臣何必紛紛
替回養饑虎固不如養飽虎也名分不正則小吏可罵
尙書而不知罪此可恕也孰不可恕威令不行則閹監
可犯陵寢而不問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王忻鄭廣
不曾傳奉四部而與甘寧監鎗則政體紛更漸不可守
矣常經索官庫銀兩准僱覓水手則弊端滋蔓漸不可
遏矣國家大事數人壞之而有餘雖百官之交章千言
爭之而不足敗祖宗之家法傷清明之治化畧陛下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二十七

初政成天下之禍亂皆劉瑾也况今各處災傷民窮盜
起兵威財力竭於內北虜南蠻橫於外彗孛飛流見於
天日有食之於歲之首漢唐季世桃李冬花其應甚烈
今桃李且秋花矣正統十四年雷擊奉天殿鴟吻未幾
而有土木之難今雷又擊鴟吻矣以古今罕見之災異
並見於此時皇天之意蓋不可測臣私憂過計如涉春
冰驗天象以覩人事決非大平之兆察民情與夫國勢
若有土崩之形而且人心悠悠大臣不以死爭不知今
日之天下爲安爲危爲否爲泰也昔漢儒賈誼云抱火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之及燃因謂之安天下之勢何以異此臣思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財無大道謀及廣東之庫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交奏歲入不穀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陛下何所恃而不動心哉去年警報犯北邊選擇大軍出征旬日之間奏疏不勾三萬有盔者無甲有馬者無鞍大將不識軍人軍人不識把總以此禦敵所謂驅羣羊而格猛虎也今日之兵威如此陛下又何所恃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二十八

而不動心哉夫軍馬錢糧國之命脉也今命脉微矣譬如人身外貌豐肥而脈理沈澁不急就醫死期立至豈可沈湎酒色坐待其斃乎臣所以揣腹捫心將廢寢食而莫知其所以矣陛下此時正宜兢兢業業側身修行親賢遠奸圖維治理蚤朝宴罷節用裕民庶可以轉災爲福易危爲安詎可謂天下無事高枕肆行安閒般樂而不思稅駕之所耶臣每入朝遠而望之聖體清癯毋乃先帝之在念皇儲未有終是陛下正宜保養精神元氣以及後主若復遊幸過度未免傷神夫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而况祖宗神靈惟陛下一脉可不慎哉臣言至此肝胆畢碎矣今劉瑾恣所欲爲百巧千班惟恐陛下遊樂之不足其於宗社之關係欲何如其於先帝之遺訓欲何如其於兩宮之厚望欲何如今日外議洶洶恨此數人痛入骨髓憾不扼其吭而啖其肉且數人之中惟瑾最險惡而陛下進瑾爲司禮太監使之得監軍務是假虎以翼也臣若失今不言恐此輩禍胎養成亂本牢固則昔之十常侍及近日王振之禍復見於今咎將誰諉伏望皇上念我太祖高皇帝之取天下間關百戰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二十九

出萬死於一生念我成祖文皇帝之定天下北伐南征竟終天於異域念我宣宗章皇帝之纘天下內難縱橫而干戈謀動於邦內念我英宗睿皇帝之理天下外夷繼叛而播遷流離者數年念我孝宗敬皇帝之奄棄天下顧命之言反覆丁寧之不已無非欲陛下之進德修業敬天勤民爲祖宗紹基業爲萬世開太平爲生民增福壽也陛下倘能深念列聖創業之難俯念愚臣進言之悃乞勅錦衣衛劉瑾數人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另選安靜良善內臣數輩置諸左右以充任使更望陛下出

入起居不近玩好視聽言動俱循理法使人欲退聽天
理流行以之講學則清心而目明以之修身則道存而
誠立推而措諸天下太平之業不難致矣臣不勝迫切
待命之至

旌陳母趙夫人節孝疏

明福建鹽運司

陳 蓋 州 人

崇禎年月臣祖母趙氏年二十七歲稱未亡人相倚命者僅臣父致孝弱齡耳四壁蕭條窮愁備歷竭養寡姑黃氏備至襄事盡禮茹荼飲水已不堪行道酸傷矣乃賦性峻方雖臣父一脉如綫絕不作婦人憐惜態出則延師督課歸則紡績伴呶唔聲丙夜不休仍以忠孝二字時爲提醒起居言動不令纖毫踰越因漸訓及臣兄弟諸孫繼來因資臣父補增廣生爲州庠名儒臣兄直舉萬歷十年鄉試臣舉萬歷三十四年鄉試臣兄直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三十一

子計安舉天啓四年鄉試餘尙居業未竟皆出臣父一經家傳而又孰非祖母督誨之力也哉臣兄直歷任郿縣廣信府同知清異聲績兩地可考臣歷任欒城良鄉冰檄衝途叨蒙今職遡本追源則又皆祖母苦節之遺訓也臣父在州庠時里耆紳士公舉上之按臣宋仕旌扁其門卽欲奉聞而臣祖母以婦節應爾且年未及格暫止嗣後享年八十六歲守節近六十年臣自欒城歸且終且殯矣適臣鄉值重慶府兵變又何敢煩地方官旌節之請也茲念臣父前受直封郿縣知縣臣欒城縣

之贈例格莫伸今又恭遇恩詔應加授刑部主事矣臣
父屢受皇恩高厚莫極不轉思其始爲誰乃致九原之
幽德尙有未闡井里之觀望久而未愜此臣之日夜憂
思惏惏欲控而又咄咄不敢冒陳者也伏讀恩詔內一
欸表揚節婦所以扶植綱常勸勵風俗政之大本緣有
司苦於坊價難措遂使幽芳不揚又云其子孫自願相
資造坊者有司官給與扁額臣再三莊誦王言因慶恭
逢聖世抑可使藪澤無不耀之幽光遐陬無不宣之神
化也臣於此時不一控陳是臣下負水源之始基於家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三十二

既不可爲子上負風勵之盛政於朝亦何以爲臣乎察
得御史王珙主事吳加賓皆爲祖母旌節具疏上請臣
之烏私實與相同爲是瀝陳冒昧具疏上聞

吏部尙書夏松泉公墓誌銘

明尙書許國穆諡文

嗟乎任事之臣豈不難哉事有纖鉅夷險才有長短具兼才者又或以賄敗卽不敗或不能不動於毀譽榮辱之故能不動矣而世又往往撓之事孰與任余觀尙書夏公所謂任事之臣非耶公名邦謨字舜俞號松泉涪人也其先廬人而徙蘄水已又徙蜀璧山凡三徙竟家涪之黑石里高祖輔輔生朝佐朝佐生友綸友綸生彥策公父也與大父俱贈戶部尙書母夫人郭氏公生而不羣宏治甲子領鄉薦正德戊辰舉進士除戶部主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三十三

監德州倉改吏部考功稽勲謫出爲兩淮運判轉同知通州陞僉事督貴州學厯雲南參議湖廣浙江江西副使叅雲南政以福建按察使轉廣西右使貴州江西左使進右副都御史督蘇松賦兼撫江南出入南北戶部侍郎尙書中外四十二年官數十轉皆簿書錢穀甲兵之任又數往來西南夷間卽得善地乃又輒值其多事公爲人廉直視國事如其家不避疑怨毅然口之初監德州廩廡出納則躬閱鈞概羣吏斂手在吏曹持論不阿同列嚴憚之猥以考察出公欲撓公所爲旣謫兩淮

兩淮故爲利藪四方豪賈窟其中時權璫贖貨諸豪借勢橫甚有司莫敢問公一切繩之以法卽豪日伺公竟莫得其隙在通州布條格平徭賦歲省萬數又計檣黠盜民勒石志思焉會朝議邊學亦以文第其等名貴諸生爭言不便有司持數歲莫敢決公至則以文之優劣稍參年之淺深爲之等而諸生帖然攝巡守官普定有桀虜三屢逮不獲公計獲其一邊儲久蠹莫能清公力清之叅議時會嘉靖初革金齒中官叅將填者更置永昌府羣小大譟飛語撼當事者公搜惡黨悉論如法竟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三十四

□十倍其入勢寢不支公殫心計追逋搜羨哀權徵贖多方籌之用賴以不訕既總吏部益厲清白重咨訪日被殊眷每春秋祈報及永明殿帝社稷壇諸大祀數詔公代拜會考察上以屬公不聽公辭公與衆旌別諸所去畱悉當人心而攬權者忌公嗾言官論公短於風采公遂致仕嗟乎如公而短於風采耶天下不患多事患無任事之臣夫臣幸而任事孰非所宜任者今官卑事鉅則曰非所及官崇事纖則曰所不屑當其夷曰無開釁當其險曰難幹旋實諉之曰余有待稍及於己曰如

掣肘何則事無時而可任也若公者今何可得耶今世以考察謫者未有能自振者也而公卒所樹立如此豈苟而已哉公自蒞官始終一節既歸則杜門絕請謁獨嗜翰墨以詩酒徜徉人既高公出處而聞其卒也沐浴衣冠戒輿從如之官狀徧召所親訣分布家事進觴微酣坐而瞑夫死生之際亦足觀公矣奉譚大夫檠狀來丐余銘銘曰矯矯夏公爲世名臣木直而伐蠖屈以伸人將謂公一蹶不振公無卑官其氣逾勁白茲敷歷臬藩臺省鉅細悠宜文武惟允官之失德由寵賂章公爲

太宰冰清鑒光操以終始蓋其天性事國如家失得勿問帝眷固殊憎口茲厲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出處之際公亦有言出吾禹稷處則顏淵公言可復公逝不迷死生尙爾有何譽毀人臣任事於公爰式拜公墓者請視茲石

明勅授文林郎知河南武安縣事入名宦崇祀鄉

賢何公諱仲山墓誌銘

明戶科
給事中劉

蒞邑人

忠孝廉節儒者之大關也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孔子以爲成人臨大節而不奪曾子以爲君子如
敬軒何公非卽所謂其人也耶謹按狀公諱仲山
其先廬江人自高祖萬戶侯德明公始以遊宦居
蜀曾祖舜卿公王父清公俱以伯爵襲職清公致
身事君沒於王事太翁友亮公以文弱辭蔭乃由
貢生任巴東縣生三子公其仲也爲人孝友成性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三十七

學富才優成化丁酉舉人選授河南武安縣令其
居官也愛民如子寬猛適宜眾口洋溢稱召杜焉
會鄰邑土寇作亂率眾來攻公倉卒之間窮於捍
禦城陷被執慷慨誓死守正不阿賊亦素重其人
欲生用之乃縛之高竿集矢攢射而公心如鐵石
言詞愈厲迫脅終日卒莫能少奪其志賊義而釋
之凡倉庫錢穀俱無少損且與金三百委而去之
公義不受污盡匿文廟天花板上解組之日乃語
其士人俾取之以修聖廟嗚呼士窮乃見節義□

人當讀書談道莫不激昂磊落軒然自命爲古之
賢人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乃低首下心婢膝
奴顏頹然喪其所守甚且有見錙銖而動色者聞
公之風其亦可以少媿也夫善夫公之言日格致
誠正透三關方爲學者忠孝廉節少一字決不成
人以公之言考公之行真言而行之者孔子之所
謂成人曾子之所謂君子其在斯乎歸田力學不
倦耄而不衰司院以聞乃俞 旨崇祀鄉賢娶戴
孺人生一子岑拔貢生孫四長衛次楚俱貢生次

秦次襄戴孺人另葬文家壩公葬中峯寺亥山已
向張大夫柱以狀來余故樂而誌之至公之學問
文章特其性情之流露者茲不必贅銘曰人莫得
而牛之亦莫得而死之嗚呼公也而能如斯維予
小子仰而企之彼偷生者尙其避之

明初授文林郎知湖北松滋縣事入名宦崇祀鄉賢何公珩所何母吳孺人墓誌銘

明陝西譚
參政 榮

忠孝之行君子之大節也然非發於至性則必行焉而或強飾焉而不誠卽能宜於家不能宜於國而欲其不愧於心也難矣環斗何君旣改葬其父珩所先生母吳孺人兼乞余言以誌嗚呼余於先生蓋知之詳矣先生之德行政事涪之大夫小民以及楚之婦人孺子無不飫聞而樂道之矣余雖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三十九

有言何足爲公榮哉按狀公

諱楚字

珩所其王父

敬軒公任武安令慷慨抗賊大義凜然父龍泉公生四子公其季也年七齡遭龍泉公疾涕泗橫流寢食俱廢卽毅然嘗糞以辨吉凶龍泉公顧而泣曰吾家以孝相承孺子如此無恨矣及長言動不苟茹古含今冢宰楊二明夏松泉工部尙書何來山數先生仰其懿行欲藉以式子弟競投刺納贄邀設絳帳公以二人在堂一過輒歸雖秋闈不售亦安之怡然不易菽水之樂問寢視膳色養無違

娶孺人吳亦能相與有成克終厥德故里巷之稱
至行者無不嘖嘖以公爲最當路交薦於朝以貢
生任楚之松滋令其在官也公明正直毅色貞聲
節用愛人易事難說感德者豎立生祠歌功者潛
爲頌禱而公目不畧視耳若罔聞列憲重共爲人
交章揚薦崇祀鄉賢嗟乎公之行誼如此豈行而
或強飾而不誠者乎又豈僅宜於家而不宜於國
者乎語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余於先生不將
益信也耶解組後父母繼沒惟與伯兄衛仲兄秦

相依事之如父老而愈謹所得祿餘咸以推瞻族
人不肯少爲居積生一子以讓登萬曆戊子賢書
由武昌縣令轉陞大名府卽今之所稱處處甘棠
依依烏鳥 勅建懿孝名儒坊者其龍泉公之所
謂以孝相承積而彌光者耶公享年八十有五與
吳孺人俱葬鶴遊坪之文家壩公左吳右西山卯
向銘曰以公爲子黃香不死以公爲臣召杜同倫
茲山之側爲公之宅可掩者其形不可掩者其德
炳炳焉麟麟焉余能狀公之行不能料公之澤

明誥授中順大夫知北直大名府事入名宦崇祀

鄉賢環斗何公墓誌銘

明雲南
巡撫曹愈參

嗚呼德行學問文章人品士君子之不可缺者也
余自束髮受書卽思一遇其人將求其制行之卓
卓清言之娓娓者以則而效之如環斗先生非卽
所謂其人也耶余於先生相交最久知之最深其
先廬江人洪武初萬戶侯德明公始以遊宦居蜀
曾祖敬軒公官武安凜然大節崇祀鄉賢王父龍
泉公爲白河令其尊人珩所公幼而嘗糞純孝性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四十一

成長官松滋賢聲嘖嘖當路疊薦其人亦以鄉賢
崇祀先生其子也生而穎異博極羣書而且至性
過人自得深造不屑屑以帖括見長爲諸生時卽
聯其室曰讀聖賢書不身體力行真是對牛彈琴
開仁義口却色取行違果然面人心獸嗚呼是可
以知先生矣萬歷戊子登賢書不忍睽違膝下輟
試南宮任彭山教諭青氈對雪班筆生花當路薦
之轉武昌縣尹三年報最卓異循良先生淡情仕
宦有懷二人連疏告養未蒙俞允先生喟然長嘆

每悔初年不宜應舉陞北直大名府甫一年復以
終養上告情辭哀切惻然動人壬寅春始獲俞告
歸里承歡菽水閉戶著書慷慨施予前後嫁孤貧
之女厝無子之喪不下數十人斑衣數年父母繼
沒先生淚皆成血幾不欲生廬墓三年形銷骨立
刺史劉錄其行誼文章列呈上報各大憲亦交章
薦舉叠推起復先生膾懷毛檄倍益傷心因夜月
駕孤舟復廬於墓如守制時將終身焉朝夕皆怨
慕牖盡哀辭司院不忍遽奪其情乃詳具巔末以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四十二

聞請 旨崇祀名宦鄉賢並勅建懿孝名儒坊以
旌其孝嗚乎先生之德行如此人品如此至學問
文章則皆載在集中可覆而按者後之君子其將
以先生爲何如人耶先生所著有答客篇歸來稿
南北兩都賦玉璧摛辭九權書黃老辨五行釋勸
曠怡篇春秋筆記思親哀辭修玉璧文昌宮四明
亭白衣讀易兩洞建琴臺開雙池俱編入蜀誌卒
於天啟三年癸亥享年七十二歲葬鶴遊坪文家
壩西山卯向娶曾恭人石屏太守所能公女也生

五子士儉士俊士倬俱庠生士修貢生士任乙酉
舉人嗚乎以先生之德行道義其醞釀之深厚者
當必有以流澤於無窮諸子勉之以無負先生焉
可也銘曰先生之品如鳳始麟先生之筆有鬼有
神無以狀先生其將進而求於古之賢人

陳母夏安人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學士 吳偉儁 菊村

余嘗覽史傳慨自古危亂之際貞姬孝女泯滅於兵火者不可勝紀間有一二幸而全全而子孫備載其行跡俾後人因其事以追攷其世則夫身殉而名不存者亦得附著焉以顯而此一二人者天若有意留之不使之併沒如涪州陳母夏安人非其彰彰者乎安人今松江郡丞陳君三石諱計長之配而用其子命世等之行狀爲請三石余友也泣而言曰吾妻獲邀今天子之覃恩以得封而其卒也在己丑之年正月六日是爲張獻忠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四十四

破蜀後之五歲當吾提攜細弱奔走竄伏於窮山絕箐之中其得脫於萬一者翳安人眵勉搢持是賴今計長竊祿此方諸子克有寧宇而安人年已不待詩有之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惟仁人君子賜之不朽之一言庶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余因諾其請爲之銘按狀安人夏氏其先以宗人故冢宰諱邦謨爲望族而癸未進士員外郎諱國孝之孫女也父可淇諸生母趙氏嘗病已革安人割股肉進以愈年十七歸於陳欒城令諱某郡丞君之大王父也欒城有母曰劉太

恭人年八十餘矣蜀道遠而欒城初仕母老不能從行欒城之配曰文恭人請留安人長跼請曰吾舅萬里遠宦姑不行無以主內政太恭人晨昏定省則新婦事也蓋涕泣固請而後許久之劉太恭人以無疾逝先期君與其叔與兄以公事不得已於省會既聞訃而望國以哭則安人已踴而成喪自餘閣之奠以及於浴衣含玉附身附棺終事畢舉欒城歸而詢諸左右長御知大小歛無遺憾者乃聚其弟若子以泣召安人前而勞之曰若有大功於吾陳氏安人遜謝不敢當初君之舉賢書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四十五

也少嘗上南宮一再不第歸同輩多卒業於京師往往得官自欒城亡後秦楚有寇難蜀道梗君猶豫不成行獨坐恒拊髀自嘆安人寬慰之曰人生窮達會有命母在君奈何以身蹈不測且吾幸有先人餘祿以娛奉甘旨不亦可乎君從之得以一意閑居養志與其兄推財讓分遇凶札則傾囊橐以賑貸宗親里黨凡此皆安人贊之也文恭人病目醫言得人血可治安人潛刺臂出血漬之不使姑知文恭人臨歿訣曰吾昔者不能視吾姑飯盃以累汝今吾二子在膝下而獲歿身汝手夫何

悵西土將亂諸孫少汝必勉之安人泣而受命嗚乎亦可謂之孝矣安人生於丁未之六月十七距其卒己丑春得年四十有三卽以其月權厝於涪南三里馬援壩之陽有六子名世維世命世德世輔世壽世皆己出孫二幼未名也安人能訓諸子諸子亦克盡其孝名世與輔世以貢爲明經命世中庚子四川鄉試餘三人諸生所娶皆名族初文恭人之喪也君挈子姓避亂自涪至黔之婺縣同年生西充李乾德雨然者懷其偏沅巡撫節間行歸家亦抵婺相抱慟哭李公者智畧士自其在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四十六

沅中數以計破賊戰不利而後走旣入蜀聞西充陷其父被殺益憤結思報而與君相知謀起事以拒獻忠安人從東廂微聞其語旣入亟戒之曰李公重臣君父遭大難義不可以没没君儒者未嘗居官任事其材與地大非李公者比我聞諸先姑居危邦慎毋爲指名因顧視諸子曰君獨不爲若等計耶君出而盛推讓李嗛言已不足共事者李亦知其意不復強而敬君長者謀以妻子託之安人與君參語許諾喜曰李公不負國而君可不負李公其勝於從李同死者多矣其後李公沒於

兵而君以免室家完具第四子德世爲雨然壻李氏弱
息實賴君以存然後知安人之言不徒以爲其諸子也
嗟乎豈不賢且智哉安人之厝也以亂故禮不備三石
之言又曰獻忠躡蜀棄魮之不葬者高於邑陵之堆吾
妻得土爲幸詎敢謀諸棺柩然以吾之流離白首諸子
僑於異邦他日者歸掃先恭人之壟以爲伉儷謀同穴
期尙有待惟卽敢宮告哀西望嗚咽於魂氣之無不之
而已余曰我聞楚蜀間好爲哀些之辭今陳氏之速銘
也語多愴惻請變銘體而系之以歌曰涪水潺湲兮涪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四十七

山嶺岠虎豹嗔嗔兮風雪孱顏從夫本末兮哺子草間
黃雀啁啾兮猿猱以攀丹楓隕葉兮血淚斑斑苟盡室
之可免兮一身奚觀彼巴姬之何辜兮委骨江邊幸坏
土之猶在兮從姑以安念夫君之遠道兮匹馬征鞍倘
夢魂之可越兮寧愁間關亂曰已焉哉伏波駐兮銅柱
灘馬鬣封兮西風寒望不見兮涕洟瀾蓴羹兮鄣筒鶴
唳兮啼鵲劓赤甲兮片石刻銘辭兮千年

□公杰如先生墓誌銘

國朝兵部侍郎李先復通江人

鄉先達陳公杰如先生博聞強記好學人也先世楚之麻城人明初人蜀籍於涪詩禮傳家科名顯世代有聞人至今涪陵稱望族焉方太翁三石先主由中書省董漕雲間先生守家園精舉子業以丁酉副車掇魁於庚子一時文名大著學者多嚮慕之先生自視歛然大翁四丈夫子各抱大志都不屑屑爲貴公氣習獨先生力學不倦卓然有大魁天下之志故五上公車益不辭苦癸丑夏乃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四十八

就揀選予初赴都門同事始獲交先生恨相見之晚而竊幸其得就正於先生者亦未爲遲已先生之爲人也方正不阿剛直而不屈於物務矯舉之行不與俗同俯仰故其爲文也古而奧堅而潔自成一家祇求獨得於己未嘗巧合於人卽性情學術時流於筆墨之間甲寅乙卯後肆力經史旁搜諸子百家兵農三式諸書罔不慣習先生卒耿介難合世不見用先生先生亦不求用於世故予甫宰大冶時僅一往過焉先生遂高尙其志山居課

子閉戶著書安貧樂志竟以辛巳歲終嗟乎人生聚散輒數十年遙遙數千里外音書莫寄典型云亡可勝悼哉逮予官京師進職司馬吾鄉之赴禮闈者皆先後得見其戊子珏堅辛卯果則先生姪也甲午峙岱則先生子也丁酉愷又先生姪也夫莫爲之前雖美弗著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若先生者可謂著而傳也先生之爲公子也席履豐厚而勞勞北上往來吳楚間每歸惟載書數乘外略無他物居家不事田產布衣蔬食處不求安其所以

營謀蓄積者祇此鄴架青緗爲一生燕貽之計故先生倡之子與姪繼之濟濟乎一門之美盛未有涯已向使先生挾重貲時志在溫飽日日求田間舍利啟後人則子若姪輩善者猶爲田舍富翁不善者貪淫敗德并田產而失之烏能似續詩書科第雲初不絕叔姪父子兄弟聯芳濟美後先輝映如此哉戊戌春峙子以理墓事求謁索誌於予予交先生久知先生最深故爲之誌而銘曰環而曲兮美且都架屋連書是爲先生之居安且固兮瑩

而密草木茂息是爲先生之室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五十

周彝山公墓誌銘

國朝吏部侍郎韓 莢

公諱茹荼字自飴號彝山先世爲楚之營道縣人以明初八蜀纘宋儒周茂叔緒明旌孝子允升之六世孫也上世屢以科第功名顯而循良著績者則尊大父虬侯梓溪其尊人誠所公勞身王事授鉞討賊有克復勛當熹皇帝之朝陞語三接寵錫有加焉生子三公其季也少而精敏嶄然露頭角諸子百家書一博涉輒自通條理取用丁國之亂兵劫之從戎出其所學用之行陣無堅不攻無城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五十一

不固恨不得於時不究所用然其緒餘所建立已得晉褒其先人三代嗚呼士窮乃見節義當甲申之難蜀川殺人如麻富家大族不自保衛公能以一卷書爲亂兵主帷幄之籌足兵足食信固不鮮民免屠戮兵不血刃播州以寧當夫秦人僞竊術籠英雄公脫然富貴棄若敝屣負雙親深隱名義不失繼之玉步旣改甘心肥遯不矯首陽之節不高枋得之名蔬食飲水性自定也僧冠道服身自適也獨善安時不自辱也成子力學不相累也此

可以窺公之事業矣公鬚髯昂然眉毫如劍靜坐
不苟噭笑慎微謹小議論有証據出入經史生平
重然諾全寄託大節賦性仁愛保全人命者甚衆
其於家法尤嚴一舉一動皆義方訓彼勗其子之
言曰不望汝爲第一品官但望汝爲第一品人此
可以卜公之學術矣公素有痰疾不健於行至癸
酉有小疴永訣其子語言朗朗容色靄靄一無所
繫念以是歲之二月二十四日卒公子於庚辰年
春以公車來京師具狀請銘於余余略其狀而爲
之銘曰商山之侶赤松之羣添一友兮德義崢嶸
世稱其武亦稱其文文也有道好善力行武也不
屈介節孤貞末明義士昭代逸民公辭不受不累
於名不累於名長啓後人

周墨潭公墓誌銘

國朝翰林
院編修 俞長策

蓋自易呈八卦書載九疇故天道著消長之宜而
人事有榮枯之感生不滿百芸窻勵爾經綸勞則
倍千薪傳寓此懷抱氣質性理義性凡人乳合不
離夢覺關人鬼關達士犀分徹照今思蜀地不乏
名才緬懷周公理學真脉金章耀彩已蜚聲於前
朝銅柱銘功復嗣音於後代然而中流砥柱不可
無人全璧生輝端賴碩彥出坎大變豈僅萊服升
堂集木小心無待荆花獻兆加以氣冲霄漢囊備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百五十三

程朱之精筆陣風雲口吐班馬之艷巫山數峰秀
秀色擬高峰以爭妍峽水層瀾清節與鳴瀾而
和韻是以手探月窟卽佩桂香足躡天根不染塵
俗無何兩楹入夢二豎出迎非爲化鶴之新翔卽
歸潛龍之故室吉穴可久安也勒銘以永祀焉銘
曰天地之精篤產偉人申爲嶽降傅亦列星前哲
既往後賢嗣興舍輝有耀亦擅竒英惟此周公蘇
海爲羣辭章燦爛遠繼少陵秉性越俗大節克敦
隆棟一折天亦垂青彼君子兮入白帝鄉鵲啼巴

國猿號夜郎衆籟悲悽如鼓笙簧矧在同類不慕
端方憶飛海上無從舟航早登道岼魂棲扶桑億
在人間休有烈光貌去神存隨地翱翔譬若□雲
聚散無涯羽化反貞非等落花譬如團月盈虛有
差生寄死歸不用咨嗟其食維何雲中杯斝取之
如寄飲露餐霞其居維何天構麗華龍吟虎嘯山
水爲家超然靈境別有宇宙復乘風馬任其疾走
或降於庭以妥以侑或升於天在帝左右上帝命
之保艾爾後老榦蟠根新芽發秀綿綿瓜瓞長邀

紫綬享祀不忒永奉籩豆

周南梁先生墓誌銘

國朝鴻臚寺卿 陳兆崙

丁巳之春兆崙充會試同考官得蜀士曰周煌問其年纔二十有四熟察其言論舉動甚謙退不類生長宦族而少年得志者叩之則稱其父天門令君之訓曰人必有可以貧賤之具而後可以富貴否則貪得冒進而不知止貪得冒進而不知止必一旦失之而儻焉不可終日諒哉斯言吾因之想見其人周生官翰林之歲其父罷官閱今十有二年父訃至瀕行涕泣徒跣賫行狀踵門索爲墓誌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五十五

且云是先人志也按狀君姓周氏諱珙字象圓號易亭別號南梁其先爲楚之營道縣人仕元爵萬戶明初隱姓爲伏遷於蜀之涪州曾王父曰誠所公王父曰彝山公仕明皆貴顯父口墨潭公諱儼康熙庚午舉人母曰徐太孺人君爲墨潭公第三子由康熙辛卯舉人十年不轉一階然其賢與能則上官無不知者楚俗剽輕荆鄂之間尤繁劇難治君知攝漢陽縣事旋知通城改知江陵又改知巴東最後知天門天門之民思之號所築隄曰周

公隄而自知通城以來又數攝旁縣事以故名聲出同輩右所至倚重君之署漢陽也會楚苦水患流民覓食者多集漢口君甫視事三日漢鎮豪煽衆譁於市聲言欲劫官倉君偵其詐且衆不附也部吏卒將縛其豪而未發卽有張其事以告大吏者大吏急召守令及前令至作色曰此固與新令無涉第此何如事而無一紙見及耶君對曰新令旣受事無所逃罪顧報聞不以實或轉以滋事則罪更何如太守某目之謝不爲動大吏曰爾不吾

告吾旣已戒將弁且渡江君曰鎮本不變若兵行乃眞變耳如職計請予二口限捕首事者治之衆當自解不須兵也大吏悟而從之事遂息民以無驚時雍正五年太歲在未之夏四月也其秋補知通城通城於武昌爲僻邑其民屋角或懸大竹籠其上名曰家法族子弟行竊則納而投之池有汪氏兒十餘歲竊布袴見獲族會治斃之並及其母與同母之大弟汪氏兒詞連崇陽民王某汪以告其兄其兄亦殺某以謝汪氏君至則悉執其首從

抵以重罪由是遂除家法夫通城之與漢陽君非
有私德怨於其民也寢兵於前而執法於後寬猛
不同同於弭亂而已此惟讀書通政體者知之不
足爲一二文吏道也君性剛介耻迎合上官上官
則才之凡被灾要地及邑有滯案與苗疆初內屬
者輒以煩君故更調兼攝幾無寧歲荆守某以戇
得罪來代者阿大吏意必致之死以江陵首邑欲
引爲助卒不可其後君於天門亦以忤守意被搆
劾罷嗚乎凡人之情見異己者如見恠物焉君所

由被搆者也則立異之不可也縱不見爲異己而
見爲勝己庸獨可乎蓋消患於未形則事隱而不
見功決策於獨謀則功成而反致忌又况好諛惡
直賢者不免急用緩棄自古而然如君所爲直自
取病耳人乎何尤君旣歸臥里門家無長物日諷
詠竹屋中課其諸孫怡然若自得者豈所謂可以
貧賤者恃此具耶然則君固無憾於地下矣銘曰
周氏之先名伏三郎自楚徙蜀世居涪江譚宏之
亂身爲父悍兄儼幸全弟儒及難儼生文林克承

歡心請旌先世用表幽沈起家孝義一行作吏慈
惠之師不善側嬭去官食貧舍飴弄孫使星歸覲
閭里爲榮魂兮無惻穹碑深刻生誇金貂沒頌銅
墨

陳母熊安人墓誌銘

國朝觀察彭端淑人丹稜

稽古賢媛載諸史冊者歷今千百餘年尙垂不朽未嘗不咨嗟太息之故於吾川

國朝兵燹後凡閨中婦女其行事卓卓可傳者得於所聞力爲表章然亦寥寥不可多覲今年秋余年家子陳君廷璠以其母安人熊太君墓銘爲請余讀其行述而喟然曰嗟乎是真可傳也已安人生於涪州係本郡明經英公之女而吾寧翁先生之淑配也生而沈靜厚重寡言動必以禮年十九歸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五十九

寧翁家固素寒黃太夫人在堂常憂甘旨不給脫簪珥以奉一切日用飲食及薪水之屬不辭勞勩使寧翁不以家事營心壹志於學乙卯得登賢書者皆安人之力也最可異者太夫人素有咳嗽疾用茅根煎湯飲之立愈一口病甚夜深倏作方是時家無同侶安人倉皇失措不得已攜鋤執火取之越宅數百步行穿古墓間燐火光怪毫不知懼及至其處將鋤之置火於地火將滅四顧寂寥方用爲憂俄而餘燼復燃其光炯炯迥異於常因得

取歸以進而疾以瘳太夫人聞之嘆曰此吾婦孝思所感言之使我心悸者也嗚呼此之能然而安人平昔之生養死葬必敬必誠與夫一切宜室宜家可無再述矣及其隨任會同官署也每泣下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恨太夫人曾不得享一日之養於是自奉儉約一如平時因佐寧翁捐私項以濟貧齎蠶豆以種邊皆巾幗中絕無而僅見者也至調任綏寧其俗每於元日一二老嫗入內謁見夫人安人亦不之拒慰以溫語給以飲食告以孝

友姻睦之誼皆唯唯而退其後來者漸衆及旋里之日數百婦女挽舟而泣其德意之感人又如此銘曰賢哉夫人天生淑德虔供中饋克敦婦職曰勤曰儉不憂偪仄孝思惟誠鬼神來格陰火熒熒驚魂動魄處豐以約衣不重帛化及邊婦聲稱嘖嘖書諸簡編永堪爲則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

予告太子少傅兵部尙書

晉贈太子太傅

諭祭葬諡文恭海山周公墓誌銘 彭元瑞

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左都御史周公以末疾解職
得 旨慰畱加攝越三月再請

諭俟千叟宴禮成明年正月六日

盛典屆期公疾不克入

加賚賦詩如預宴例翌日太子少傅兵部尙書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六十一

予告有小心勤慎之

褒春寒未果行十一日

上行祈穀禮三月二日

躬耕籍田公再掖拜於城闈

溫詢再三

親解賜佩囊四月朔公薨於

京師邸第

諭加其老誠端謹奉職克勤

晉贈太子太傅派散秩大臣奠醊

賜祭葬諡文恭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
七賢岡山莊之原首乙趾辛小門生彭元瑞謹按
狀誌墓公諱煌字景垣號海山四川涪州人其先
世

贈光祿大夫工部尙書諱茹茶曾祖考也康熙庚
午科舉人

贈光祿大夫工部尙書諱儼祖考也康熙辛卯舉
人湖北巴東縣知縣

贈光祿大夫工部尙書諱珙考也其歷官由乾隆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六七一

丙辰科舉人丁巳科二甲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編
修右春坊右中允入直侍郎兵部左侍郎工部尙
書兵部尙書

尙書房總師傳

賜紫禁城騎馬其司文衡三爲山東雲南福建鄉
試考官一爲會試總裁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再
爲江西浙江提督學政其撰述有應制集海東集
豫章集湖海集蜀道吟海山存稿江右庠音選詩
林韶濩選而琉球國志略

旨命武英殿板行者也其配曰文夫人

誥贈一品夫人繼方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今皆合葬其後嗣男子七人翰林院編修宗岐翰林院編修興岱乾隆癸卯科舉人興嶧興岷宗岳宗華宗畚女一人孫男六人女六人公績學砥品泊於榮利在翰林十九年始晉一官卒受

特達之知授學

青宮正位七卿公儀體偉岸聲如洪鐘與人交無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六十三

欵曲耳語遇有不可面折無所避退未嘗非毀人合於君子三變之容故望者或以嚴毅難犯而天下之人咸知其坦懷摯誼孚信有素以是益景附之世或謂直道難行非也公以嚴氣正性踐平履坦始終一致嗚乎可謂正直大臣矣銘曰中山之封以榮海東
鸞章麟服銜使惟公颺颺告暴舟礁姑米忠信陟波務持大體明神昭昭帝乃嘉愍以篤簡在洵陟鉅任三讞於蜀持法允欽告

三清馳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甘肅鞏昌府伏
羌縣知縣調任安西府敦煌縣知縣尺符周公暨
德配陳恭人合葬墓誌銘

李 蔡

贈翰林院侍讀學士尺符周公暨德配陳恭人既
葬之十有九年其長子宗泰緘所爲家狀遺書京
師肅予銘其考妣之墓予誼不獲辭按公諱銑字
尺符一字緒廬其先楚之營道人明成祖克金陵
避難隱姓名徙蜀之涪州遂家焉曾祖茹荼湖南
路總兵官祖儼以孝廉旌孝子祀鄉賢考珙由鄉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六十五

舉起家歷知湖北天門江陵縣三世並以公弟文
恭煌官工部尙書追贈如其官妣杜繼任並封一
品夫人公舉乾隆戊午鄉試以大挑授仁壽教諭
五年選甘肅伏羌知縣移知敦煌未考滿卒於官
任教諭時釐學規勤較課士爭師之及令犬羌未
一載民爲刊德政歌邑志久不修公修之八十餘
年忠孝節義搜採無罣漏時稱完書李某者明季
濫祀忠烈公覆其事言之上官罷其祀開渠灌田
至今稱周公新渠葺朱圉書院民卽院旁建祠祀

公太吏知公者爲明公山胡公季堂畢公沅欲薦公於

朝而公竟不起公少時敏達有至性年十三喪母時封公客於渝城弟妹皆髻釋公治喪一遵禮法及事繼母以孝聞一試禮闈以封公年及耆欲致仕時文公已列官翰林公遂不言仕進奉封公家居色養備至宅之東偏闢地築室疏泉鑿池雜植花木爲封公憇息所封公顧而樂之名曰可園軒爲愛蓮比失怙年且艾哀毀幾至滅性又以繼母年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六十六

高不復計偕終繼母喪乃謁選皆共卓卓可紀者配陳恭人漢平望族嫻書史在室時割股肉療父病及歸公孝事舅姑處娣姒無違言公故廉吏遺產僅中人貲恭人持家儉約延名師訓二子先後領鄉薦人謂內助之賢俾循良早食報云公與文恭少時友愛終身無間及文恭子興岱官翰林學士以其封典贈公及陳恭人則又孝友徵之先見者也公生於康熙己丑二月十三日卒於乾隆庚寅十月十日恭人後公一年生其卒也後公二十

年合葬於涪州馬祿灣山莊壬山丙向子男二人
宗泰庚子舉人今任武進令宗泗甲寅舉人候選
知縣女八人孫男四人廷楫廷樾廷榦廷楨女孫
四人銘曰

兄侍父弟侍君年既耄兮勤斯民斯民百口兮稱
廉仁惟廉仁兮厥有後翳恭人兮鞠且佑馬祿之
山固旣安鬱松楸兮靡疆壽

□清光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公神道碑銘

江蘇武進縣人 趙懷玉 味辛

公姓周氏諱興岱字冠三一字東屏世爲四川之涪州人高祖茹荼明湖南路總兵官曾祖儼康熙庚午舉人旌表孝子祖珙湖北漢陽縣知縣考煌兵部尙書

贈太子太傅諡文恭前妣文妣方皆一品夫人文恭公七子公其次也少穎悟器局異常童讀書動輒成誦長從錢唐陳太常兆崙遊太常故海內名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六十八

宿特契之乾隆三十五年中本省舉人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四十二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丁方太夫人憂免喪充文淵閣校理四十八年爲山東副考官文恭公嘗典山東試人以爲榮五十年丁文恭公憂五十三年擢左春坊右贊善明年轉遷司經局洗馬又爲陝西副考官遷右庶子擢侍講學士視廣東學政尙嚴明釐革舊弊五十六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八年充會試

知貢舉武會試總裁五十九年爲湖北正考官六十年授禮部右侍郎充順天鄉試監臨武會試總裁是歲十一月有

旨南書房行走嘉慶元年蔭一子入官二年轉左時三省教匪滋蔓

純皇帝垂問情形公據實陳奏不稍諱飾四年正月純皇帝升遐

上命權工部右侍郎調吏部右侍郎時方特詔徵言屢進封事雖家人弗及知也二月兼管樂部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六十九

充經筵講官轉左權戶部左侍郎十二月奉

命祭告川陝嶽瀆因請回籍省墓五年正月調戶部右侍郎

上以教匪滋事以來所遇焚掠民人多不得已而從賊迨悔罪投出而所謂安撫者又有名無實

命公宣

旨膳黃且告地方官善爲經理路出梓潼值賊衆蠡至居民咸欲走避公於馬上宣布

威德令無播徙以安人心民皆感泣慰畱禮成還涪人

以文恭亦嘗乘傳歸里傳爲盛事是役也凡所有見聞必以入告事有不便於民者則移檄大吏除之略有措施焉六月管理戶部錢法堂事六年爲殿試讀卷官江西正考官

恩賞黑狐端罩七年正月以典試江西嘗有出示等事降補侍讀學士是歲當試翰詹公以目疾自陳竝請休致三月復降編修十年遷侍講十一年擢內閣學士充

玉牘館副總裁十二年授兵部右侍郎十三年權戶部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七十

右侍郎擢左都御史十四年權理國子監事充武會試總裁公素患肺疾然當官勤瘁未嘗敢以疾辭至是喘頻發因乞假調攝甫半月遂不起時嘉慶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也春秋六十有六夫人杜氏工部主事鶴翱女慈和有家法先公二年卒子廷授二品廕生工部屯田司主事予女夫也廷掄國子監生女三壻曰山東萊州府知府張問陶候補縣丞林蕃舉人王賡孫十人公姿貌嚴毅望之儼然居官一以文恭爲法兄宗岐亦官翰林早歿

□善己酉轉左春坊左贊善遷司經局洗馬充陝西鄉試副考官旋授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庚戌視廣東學政辛亥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癸丑還充會試知貢舉武會試總裁甲寅充湖北鄉試正考官乙卯遷禮部右侍郎充順天鄉試監臨武會試總裁入直

南書房嘉慶丁巳轉禮部左侍郎戊午充順天鄉試監臨己未調吏部右侍郎兼管樂部事務充經筵講官轉吏部左侍郎祭告川陝嶽瀆庚申調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七十三

戶部右侍郎辛酉充殿試讀卷官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壬戌降補翰林院侍讀學士癸亥以病乞休復授編修在

實錄館行走乙丑遷翰院侍講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玉牒館副總裁署

文淵閣直閣事擢兵部右侍郎戊辰充會試知貢舉尋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充武會試總裁方公在內廷以品學受知

兩朝

賞資優渥逾於常等其奉

命祭告嶽瀆時秦蜀賊方張四出焚劫脅從甚衆
上不忍概予殊死

命公宣布德音貫其罪慰諭父老母遽播遷失業
聞者皆感泣民乃安堵過家上冢一如文恭故事
閭里以爲榮所過州縣見事有不便於民者輒移
文地方大吏諗而撤之蓋公居平勇於任事以身
在

禁近雖時有陳奏未足盡其職而懃懃於奉使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七十四

日畱心民瘼如是殆亦庶幾古大臣之風與無何
以微青降職躡而復起陟長風紀或以爲文恭在
尙畫房久

上眷念舊學推恩以及於公不知公方正嚴毅故
始終卒被

知遇余交公最晚公顧數數過余且嘗同有事於
通潞每見論及當世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人材之
邪正侃侃不阿其造膝所陳外人無從而知而聽
其議論是是非非較然不欺其志亦可以知公之

爲人矣公卒時年六十有六娶杜氏

誥封一品夫人工部主事鶴翱女有賢德先公一
年歿子二廷授二品廕生工部屯田司主事廷掄
太學生女三適吏部驗封司郎中前監察御史張
問陶江西候補縣丞林蕃舉人王賡孫九人克寬
克敏克惠克勤廷授出克家克恭克信克仁克讓
廷掄出孫女三人銘曰

偉矣宮傅拔起涪水象賢有公克趾厥美蜀山鬱
鬱蜀江瀾瀾靈旂歸幽宮在茲公所表見僅止於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七十五

斯我銘其藏增余累欵

諭祭文

嘉靖四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皇帝遣四川布政司左參議余田

諭祭致仕吏部尙書夏邦謨

曰惟卿性質溫雅才識疏通奮跡賢科筮官郎署
淮陽佐運藩臬屢遷遂督撫於留都蕩平海寇旋
司計於農部俾益邦儲爰躋卿執之班特總銓衡
之柄方隆眷注懇乞歸休宜享壽榮遽聞哀訃追
維往劫良切朕懷諭祭特頒式昭恩卹卿靈不昧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七十六

尙其祇承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

二次諭祭文

曰惟卿早擢科名敷歷中外年勞溘逝益增悼惜
載頒諭祭用示恩卹

□ 祭文

維

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五月己酉朔越八日丁巳
皇帝遣禮部右侍郎德明

諭祭於晉贈太子太傅原任左都御史加兵部尙
書周煌之靈曰中樞著績表清望於垂紳內置宣
勤緬成勞於曳履惟奉職無愆夙夜斯飾終宜備
哀榮綸綍宣恩几筵賁澤爾周煌禋躬恪謹植品
端方早擢詞科預瀛洲之榮選洊膺文柄歷槐署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七十七

之清班屬海國之疏封命持龍節遴詞臣以奉詔
往涉鯨波鑒其忠信之誠嘉乃猷爲之懋爰升華
於講幄更課讀夫胄筵星使頻臨遞衡文於江浙
月卿洊陟兼奏績夫兵刑輶車協秋讞之平戎府
畀夏官之長每值開韶錫宴侍丹陛以聯賡屬當
聽鑰趨朝許紫闈之緩鞚臺有恒春之柏領清職
於風霜庭開介壽之觴賁殊榮於冠服方冀長承
乎渥眷豈期忽遘夫沈疴甫引疾以陳情特宣綸
而予告謂攝調之可愈何徂謝之遽聞良用軫懷

宜加賜酹階更隆夫晉贈類胥滌乎因公卹典從
優彝章備舉於戲憶自城闈接覲彈指而晦朔俄
經悵茲台宿韜輝轉瞬而音塵頓杳爰摠惻愴式
享苾芬

晉贈太子太傅原任左都御史加兵部尙書諡文恭
周煌碑文

朕維經帷著望夙標武庫之才台宿依光特重夏
官之掌憶耆年乏入直雅譽常垂稽令典以飾終
褒綸載錫爾晉贈太子太傅原任左都御史加兵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七十八

部尙書周煌持躬祇慎績學淹通初翹秀於詞垣
爰升華於坊秩虎符龍節曾傳詔令於中山玉冊
金章俾煦恩光於薄海勤勞旣著簡拔宜加貳秋
卿而克奏平反襄樞務而爰資鈐轄采風南土掄
才則冰鑑重持讞事西川銜命而星輶再蒞統百
工而率屬總九伐以宣猷南宮列桃李之英北闕
領風霜之職每值晨趨丹禁許鞞青絲屬當慶集
蘭陔寵頒綵服迨賜間以攝疾復謁覲而承恩甫
定歸期忽聞遺䟽贈卹而崇階特晉奠醊而令諡

攸昭文敷經籍之華恭著威儀之抑於戲緬中樞
之耆望寵額曾題睠遺老之音徽豐碑是勒丕光
幽壤庶永令名

□□答總督李雨然書

陳計長 州人

□兄書使自嘉陵來宣布大檄時平西壩上用事諸人想望仁兄英畧孰敢不聽卽弟困踣之餘猶距踴三百亟欲奔走從事顧論人心於漂流板蕩之餘一呼而烏合數萬非經教養之後不過假操戈挾矢爲護身餬口之計一旦舉事而欲衆志之成城也恐未易得則兵不可恃卽西川號召以來投石超距夫豈乏人間有一二傲岸自用不受約束竟不以爲躍冶而隱忍收之恐無當於緩急之用也則將未可恃以年臺長才神智似無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八十

藉於此然竊聞兵家之事必須勇者効力智者効謀富者効粟應援者各當一面方克有濟今見檄到而應者等於敝置况西北寥寥僅此東南三四鎮又各自雄一方外無搯吭之地利內有瓦解之人心驚報一至自顧不遑寧暇爲人謀矧原無合謀之志乎前者曾英擁二十萬衆奔潰一朝今賊行脅令掩襲良多較之當日固應什百雖有袁武之桓桓赳赳亦無易視此劇寇乃爲全策弟實庸駑謬蒙下詢雖無壯髮久已手額此舉矣憤懣之情迫於纏索倘不審處而冒焉從事鞭弭懼有

進退維谷之患弟與兄在同情而異地在緩急之間耳
反覆來章殊不自安然又何能使喉間格格不吐況不
肖倚年臺爲命自當盡所欲言故不覺其敷陳縷縷也
惟台鑒悉

上馬撫臺書

陳計長州人

治晚自京邸歸問候間濶記在公車同舟時知公祖負不世出之才胸蟠武庫捧日爲思者曾爲說項於長安矣今日建牙西蜀正當宁側席西顧之時謂宜立殄元兇首協坤命夫復何疑竊計今日事勢尙有大可商者習聞此賊不蓄老弱不攜婦女三日一檢不私橐金良爲悍寇且衝突靡常兵不解甲馬不弛鞍密令甫而晝夜三百餘里又似爲飛寇矧逆賊入川二年有餘聚黨旣繁習險尤熟旌旗所至蔽天障日又不啻巨寇以三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八十二

者而閃爍變現於疆場之中或東或西已疑宵遁矣而倏忽露形以爲東指矣而猶然北向則不可不圖畫萬全以殲此狡賊也今川中之義勇四應不下二十餘萬而所最可恃者莫如曾英一鎮昔者曾英多功城一戰斬獲頗多渠魁亦覺避銳而去惜其尙未大創一時未得老祖臺臨陣秉鉞耳近聞獻逆僭號省會痛恨蜀人之不附戮無噍類而去躬率梟種布滿保順間旣無意於成都全軍奔迸勢難嚮邇此曾英之所以逡巡斂鍔不即加遣耳但思兵家之事勢不兩立固不當輕躁以

示瑕亦非可持重而處鈍想祖臺神謀在握自必萬舉
萬當而賊勢縱橫不應以合陽河下爲堅壘治晚誼屬
編氓負弩前驅分固然也舍親李雨然曾以總督編氓
挫賊鋒於溱浦調度所在無有不率豈謂同舟無怒髮
哉敢拜緘以待裁統惟鑒其迫切

羣豬灘辯

國朝御史夏景宣州人

涪江東北距城三里許有灘焉怪石林立色純黑如豕有巨者細者起者伏者蹶蹄竄者昂首噴者寵然而茁壯者癯瘦欲折如失養者磊落錯出參差萬壯盛夏水勢洶湧澎湃聲上接城市夜聽益徹俗名曰羣豬夜吼爲涪陵八景之一其由來舊矣昔工部詩有云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余嘗以公車北上往復於巫山三峽間諷得其所謂白狗黃牛者非實有狗若牛也凡以水石相遭搏擊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百八十四

成聲榜人舟子上下其間率厥天真隨意命名不以象拘不以形求一人呼之千百人繼而傳之蓋不知幾歷年所矣故少陵句中亦仍俗號未之有改茲之羣豬得毋類是惜乎子美無詩豬之不幸不若狗牛之幸也乃有好事者易羣爲瓊易豬爲珠甚至刻之巖壁間以矜新而示異意者荆山石裏早自成聲老蚌胎中便能作吼吾不知於義何居也抑或謂珠之於豬有清濁之異不無貴賤之分將欲假一字爲山水重乎夫從來人傑地靈山

川之生色惟其人不惟其物也如謂清而貴者之
可以假重而濁且賤者之不足以表異也則是歷
山之聖人不與鹿豕同遊而季倫之綠珠始足以
昭耀千古也益見其謬矣至謂常有江猪噴吼者
其說尤爲膠柱

重修聖廟引

周 巖

皆子輿氏以周末生於鄒其自言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生聖人後者大都以得近聖人爲幸然自春秋而後幾三千年聖人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一日不昭明無一處不流洽如董陸韓周程朱諸先賢皆去魯甚遠而初不以地爲限者以代皆重學學各有廟諸生以時習禮其中敬而仰之不啻其親而炙之也涪郡一隅處文教大興之日而亦遠於聖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百八十六

人之居明未流寇犯我涪境一火三日宮闕燼灰
聖人廟祀寢於涪者凡十數年我

世祖章皇帝奄有中夏百務未舉卽以右文爲首政

聖祖仁皇帝嗣統崇興聖學臨雍釋奠詣闕里煥新

聖廟凡州縣之考績以修學校者爲最其欽聖人典禮

曠古無加也順治庚子刺史趙廷正手除學宮榛
莽豎殿三間以奉祀事雖其規制未備然涪州文
教漸次昌明康熙二十年刺史蕭星拱刺涪恭謁
聖廟見兩廡尙闕修以翼之不逾年而漸就傾頽厥後

屢議更新因地瘠民貧未舉康熙四十三年癸未
春刺史徐公聞其議卽引爲己任捐銀二百兩始
其事令予書之以爲之募

募修鷹舞寺引

周儼

州南三十里許有山綿亘百里其最高而聳翠者爲鷹舞梵刹晝則俯瞰江流鷁舫似葉夜則仰瞻天象星貫如珠若其春也萬卉妍而香生寒谷及其秋也千峰紫而彩映浮霞匪惟作一州勝概抑且爲終古巨觀較之靈光鷲嶺當無以異余自丙寅卜居此山之下喜其地之高可以風而幽可以潛其矗立而逶迤也若盤谷其林踈而雨積也若輞川其淵邃而隱僻也如桃源之在目前其棲閃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百八十八

而變化也如麻姑之非人境欲誅茅建舍奉親避暑焉無如念方及而先君子逝矣至今瞻望此山猶有遺感忽一日僧人某持薄造門合掌曰某至鷹舞寺斬棘而耕者三年矣是三年中未敢向眾君子持鉢喜今歲年登大有可以募工若及此不謀而待之來年是委金像於草莽也丐公一言以爲之引余曰士各有事不相謀也吾一州之中宜修建者如先聖廟而今則頽隘非制也不能遂吾志以爲之倡一家之中宜修建者如濂溪書院而

今則祀事闕如也不能率吾族以爲之理一身之中宜修建者如先人墓而今且坏土未安也不能竭吾刀以爲之營况此時兒號寒於冬煖妻啼饑於年豐安得餘貲佞佛而乃爲人題疏耶僧乃偏袒右肩右膝着地而言曰是非佞佛也公曾聞鷹舞之說乎當釋迦成道時有羣鷹集頂翔舞而下則此刹之名當因大士苦行而然未可與凡爲刹者並觀也然此猶或瞿曇家之私言耳彼儒者有言時當春分鷹化應天之候準時之序非直作梵

刹觀也况此山之下支幹疊出凡鍾靈而毓秀者皆以是爲宗祖彼雲起日出時烟光彌天風雨變化不啻魯之有東山而齊之有泰山也此刹一復則凡招遊而覽勝者不苦蕭條焉不但此也高人達士每欲梯雲就口刹成則凡讀經史而服道者不苦寂寞焉不但此也山踞一方之巔烟火百里刹成而暮鼓晨鐘時鳴天際不啻木鐸之警而道人之徇也則此山可以佐王功不但此也山蘊蛟龍之氣泉壑千丈刹成而祈禱晴雨呼籲咸集當

得雨暘之若而百靈之順也則此山可以服聖澤
余曰是說也雖近於諛然與余當年欲誅茅建舍
之心所見若隱隱有合且以一州之古蹟計之當
亦不失爲興舉廢墜之意至佛刹之施報雖爲儒
者所不言而其化人爲善之心亦足以贊王道所
不及是爲引

初讞川案畱諭鄉里

周 煌

使者恭膺

簡命讞案八蜀駐節會城倏已匝月凡我

皇上之所以嘉惠遠黎地方大小吏之所以曲體民隱

與夫吾士庶民之所以趨事急公而仰遵

聖化者亦既詳聞而周諮之矣今當事竣還京不獲與

父老子弟家喻戶說是用宣

上德抒下情效太平之詠歌極中和於樂職願爲吾鄉

勗焉夫蜀自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九十一

本朝以來重熙累洽百三十年民目不識干戈耳不

聞鼙鼓豈惟高曾祖父實身受之抑亦世世子孫

永享敕寧之福者也昨者金猶倡逆士司被侵

天子以近在蜀邊慮爲民患

王師大舉沃日旋收曾未逾年美諾就掃本不得已而

用兵將厥魁殲而脅宥僧格桑魚遊釜底瑣尾從

人索諾木蛙在井中逋逃是主

皇上握乾斷鎮坤維電掣雷奔風馳雨驟固將以犁大

小之夷庭靖西南之絕徼者也伏讀先後欽奉

旨目軍興迄今發過內帑銀二千九萬兩其他由江浙等省協解者亦無慮數十百萬

皇上之於金錢誠無所惜矣

皇上之於閭閻誠無所擾矣矧夫除田租於天下輸免者正三十六年

賜蠲緩於軍行均沾者又百四十縣夫上恤其下民報其主天地之通義也富者出值貧者出力古今之常情也夷考今日州縣照每條銀若干出夫錢若干此猶輕塵之於山嶽涓滴之於河海尙不足以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九十二

稍助高深而乃鯁鯁過計以爲如是之煩費也不亦悖乎且夫堯舜在上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曰帝力何有於我今

國家薄賦斂省徭役歷世戴德耕鑿優游非所謂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者也而如此其闡大義而略常分也豈不惑哉使者之來也所過州縣田野膏腴室家熙皞豐年之象安堵之形大略可覩夫民氣和樂而後風雨隨之人心淳厚而後鬼神應之茲故敬述

聖恩徧稽輿誦誠諸子弟以親上事長之忱勉鄉三老
以勸忠教孝之義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其毋忘毋忽

再讞川案留諭鄉里

周 煌

金酋不靖干我

天誅者久矣自郎卡煽亂以來

皇上念在遐荒許其內向非惟曲示並包抑亦重煩勞
費所以爲蜀民計者至高且厚矣索諾木等濟惡
不悛敢行負固

天子赫然斯怒大舉六軍本謂彈丸尅期壓卵祇緣賊
阻幽深遂致師行淹久頻

頒內帑積七千萬兩之多憫我邊氓分免半除全之數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九十四

維時父老子弟久安樂士素習輕徭各勵趨事之
忱並助輓芻之力銀錢入而官吏之手未經夫米
行而城鄉之目皆見均此紳士詎宜昧厥天良矧
在鄉人何遽戕其同類乃嫌疑易起讒間滋多竟
有愚蒙輒投

大闕使者曾分二星之榮疊有皇華之役無能爲也豈
敢私焉爰集犯以具辭卽準情而酌法或欲廁身
公所而無從或以藉端漁利而不遂挾睚眦而必
報畏拘執而潛逃憑之衆證各圖湔雪而附會無

多核以原呈但事摺摭而矯誣罕實情立見矣悔
何如之夫以郡邑共輸之事則一夫豈得爭先况
乎上下相維之情則庶獄原無越控使者來茲桑
梓之邦竊有敬恭之義何辭曉舌實冀回心際此
班師振旅之時享有鑿井耕田之福永懷忠盡勿
務譸張則損不在人利亦歸己如徒蹈覆轍而不
懲且恐至噬臍而莫及尙其熟思毋忽

祭告嶽瀆諭賊匪及被脅難民 周興岱

欽命祭告西嶽江瀆使者經筵講官內廷供奉戶部侍郎周爲曉諭賊匪及被脅難民知悉爾等皆

皇上之百姓也百數十年來食毛踐土以養以育無非受

國家涵濡生息之恩故得享父母妻子團聚飽暖之樂非一日矣自達州逆匪滋事惟時地方官不能開誠曉諭撫靖亂民又不能極力防閑堵禦楚匪遷延觀望以致楚匪乘間而入爾等附和而起焚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九十六

掠蔓延遂使川北川東各府州縣良民房屋被燒衣糧被劫老弱被害子弟被擄肝腦塗地困苦呼天忽忽者逾四年擾擾者數千里在首逆數人冥頑不靈干犯法紀以爲東搶西奪可以暫圖溫飽不知人理既絕天網不漏斷無倖逃

國法之理去年如王三槐冉文儔張漢潮高均德等皆已擒獲就戮爾等尙不引爲前車之鑒解散徒眾及早投出自首以免駢戮市曹豈以釜底餘生尙可久延歲月乎至於脅從難民有家室田產可

歸有父母妻子可保以及零丁孤苦尙有親友可
投者與其陷身賊藪受其戮辱終獲

天誅何不及早投歸不受刀兵驅迫之苦重爲

光天化日之民罪本可原情殊可憫何憚而不爲也上

年

朝廷屢下寬大之詔許爾等投誠歸命不肯盡誅並

傳諭各路領兵大員凡有投出者皆給身票放歸安插

其從前釀成事端之地方官吏皆已分別治罪

賞罰嚴明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九十七

恩威並用爾首逆及被脅難民不趁此時革面革心同

感

天恩同歸

聖化方今府庫充盈各省精兵百萬倘上干

皇威震怒飭各路進兵合勦盡予駢誅悔之晚矣譬如

人家有不肖子孫干犯父母爲父母者雖詈之撻

之猶望其改悔不忍遽殺之也倘終怙惡不悛使

父母不能不置之死地禍由自取亦復何憐况

皇上之視爾等皆赤子也今不靖者已逾四年而

聖慈猶如此高厚爾等於荒山野寨中清夜自思苟少
有人心能無感泣至若游手無籍之民或造作訛
言或藉端滋事亦所難保方今

聖明在上

法令森嚴斷不容養癰貽患試思何事不可以謀衣
食而敢自蹈於法網乎使者籍居川省世受

國恩上見

皇上宵旰之勤下念桑梓敬恭之誼鄉人之痛苦若不
陳之於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九十八

皇上是有愧鄉人

皇上之德威若不宣白於爾等是上負

皇上今適奉

命祭告江瀆入境以來耳聞目覩知之甚悉在爾等匿
迹窮山不見使者之怵惕在使者關情梓里深憐
爾等之愚頑用是敬述

德意詳布腹心願爾等各發天良各圖性命各念身家
復爲太平耕鑿之民無爲駢首疆場之鬼是則使
者報

國懷鄉之厚望也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一百九十九

中山賦 病序

周 煌

臣煌言臣聞古者王人使於下國所以獎善忠宣上德也然若周秦八月常奏方言春秋五善兼稱咨事入國而問俗陳詩以觀風先王採焉以辨八方有由然矣臣味道瞽學忝職史館謬荷選擇銜命琉球慮負明恩夙夜祇懼臣謹案琉球分在海表自隋以來始見簡策歷世而降史官沿列名號而前明始通職貢至我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百

朝恭順有加前此奉使者多訪攬殊俗筆之於書以識遐異而諧以聲韻播之詞章闕有間也臣汎剽單慧不自揣量輶軒所蒞博考廣搜或聽覩所閱或諏詢所及凡山川形勢都邑宮室與夫典禮制度物產人風各附其俗攝其體統以成斯賦非敢務采色夸音聲而已抑將庶幾古詩之流合乎採風之音臣辭理野質不足以承高天之垂聽宣冊府以臣惟悽悽之誠慚以宣讚盛化光闡臣未故敢陳聞

□□□顏奏

□伏惟

萬幾閑燕賜觀覽焉臣煌無任惶悚屏營之至其辭曰

維

大清百有十三載累盛光乎烈駿冠三五而登閱被萬
億以赫震有飛車以稟朔或測水而納晝散景耀
以矚幽胥砥礪而率順於時百越之表大壑之東
國曰琉球實惟海邦易世繼祚稟於王朝以丐庸
封我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〇一

聖皇鑒之乃

稽舊章

渙大號

頒鵠纓

降鳳詔

選使星於鸞坡載龍節於海嶠肅奉

皇靈遙臨虎戶韎韐成圍舳艫按部挂帆百尺之梢覘

風五兩之羽晷漏定辰南針指道馬銜避旗陽侯

應禱望雞龍之顛自一閩五虎門放山 歷花瓶之鳥

口雞口與罔鳧翼以霞征掣鯨波而電掃釣魚之臺

見自花瓶臺十更渺若玦環黃尾赤尾黃釣魚臺四更見

赤尾見自赤尾六更馬齒浮鬢

馬齒東門二趙漲截澗暨乎中山夫中山者兆基

太古萌柢大荒洪濛網緼天孫啟疆闢鼉鼉之居

踞蛟龍之磧三男二女神人是宅歷萬七千八百

餘年世更代易至於舜天乃卓犖而光赫中山有世

一男一女生於大荒自為夫婦生三男伯姊為王稱

天孫氏一叔為官於三為民二女皆三首六臂姊為名君

君為天神妹名祝祝為海神傳立日本人舜天為七

千八百二十年後因其臣利勇纂立日本舜天為七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〇二

浦添按之司迺疆迺理既庶既繁勝國初建奉詔稱

藩明洪武五年遣行人楊載賚詔至國巴志中起

中山自元延祐中國分為三洪武中三王並封山

南佐鋪按司巴志滅三王奉其父為王永樂二十

年嗣位賜姓推亡固存隨風乘流內附中原泊逢

尚及嗣冠服

盛世歸命一尊通冠冕於上國傳帶礪於外垣爾其

地勢則散渙夷陸岷廐歲魄上當女牛分野斯在

同屬女野星紀之次吳越洲渚沆溶巖峻堀壘南北

廣斥袤延數倍施靡曼衍四百餘里狀如長虬浮

乎積水如隋使浮羽騎中尉朱寬望其虬形所以取類錫

名職方附紀也芒芒旣旣呀呬相吞臨崖周流四
屬無垠洪潮迴復澎濞雷奔修鯢妖蜃噓噏雲昏
環以崇島三十六所監撫鎮之各島酋長外歲遣
監撫官蒞之太平
八重大島各三員馬齒無有齟齬星羅碁布縈衛
周禦於是層淵爲池襲險爲阻鐵沙限其門將至
那
港皆鐵板沙金城崇其堵跨三省中山分山南
比爲三省以帶垆
指五嶽國中辨嶽八頭嶽佳楚嶽
名護嶽恩納嶽爲五嶽以鎮宇茂區域
之販章按經途而卽叙其山南則有兼城大里豐
見小祿眞璧佐敷振溪通谷曰具志頭曰麻文仁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〇三

曰喜屋武南隅之瀕汨雲城之玉泉在玉城村國
每歲祈雨

於此蒨觸石而雲吐遵常雩於龍見應皇舞而興雨

山南省間切十二大里玉城豐見城小祿兼城
高嶺佐敷知念具志頭麻文仁眞璧喜屋武其

山北則歸仁都會治始金武久志羽地旁帶本部

歷大宜味以暨國頭維邊陲之險棘極湫澹於陰

陬山北省間切有九金武恩納名護久
志羽地今歸仁本部大宜味國頭若乃首里

居中長世守噐那霸泊津冕紱攸萃西原中城環

列後蔽前倚久米唐榮之地三十六姓中朝之賜

世舉茂才敷納明試乃有閔宮在眞和志原廟□

冠守桃是寄於左則南風之原東風之平澶漫靡
迤拱向作屏於右則枕騎北谷結湊勝連與那有
城具志有川越來美里緼屬纒聯泊中山省惟首四異
野村不入間城北谷讀和志南風原東風平西原浦添宜
志川共間切力間切球音麻吃之號三十有五綺
繡相錯唇齒相輔采地是頒世祿是取獻穗納秸
以奉其主號爲村頭者蓋以百數雖伍保而一屬
等神州之小部要統轄之有定亦蜂屯而蟻聚其
山則南起高嶺隱麟鬱律表以八頭鏢鏢列列連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〇四

岡乎國吉山中瞻辨嶽鬱乎漸漸踞土中以偃蹇
俯而觀乎浦添眺恩納之崛錡軼雲雨而北起名
護鞠其峩峩又林岑以參嵯佳楚巍巍以造天日
月經於崖萼歷倒景而絕神焱厥高慶而不可乎
彌度與夫儀間姑場七里萬松龜山櫻島石火金
峯皆山名運天屹巘在今歸仁亦砂岳辨華在大嶺
里許一干青霄以飛翠吐丹氣而爲霞北方壺與崑
閩恍松喬之所家其陂澤則有霸江爲中山咽喉
玉湖卽玉泉許田有湖在許饒波在石火山下大榮

□津在宇勝富藏長河山在武宛潭膠盭浹溼般

涓控清引濁灌注陂陀瀉瀉乎若星畢之下澤澗

布濩而滂沱於是毛魚布陣極小五日七海八月朔則前否

文鯨戾空俗有翼能飛海膽似蝟背生刺如蝟鯧鯢

如龍形大可似一龍二尺石鮪义手生首八手針魚淬鋒戴頭

針亦文螺紫貝蚌螯玳瑁詭類殊質彩錯錦績振

鬻奮甲拜浪揚風唵喁聶鳳聲取乎其中鳥則太

和異雞王母鳥鳳鳥名一名元鳥秋來燕常以七

屋人海鷹飈送白飄露至日從期不爽容蕊雀名黑首麻石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〇五

雀名白睂綠毛辨莫讀史雀名亦呼之異金羽翮古

哈魯雀名之儀翻翮頡頏隨波刷盪濯翮珠灑鼓翅

雲颺沸卉駢訇來往於其上其獸則牛羊犬豕野

猿山猪馬不齧亘馬終歲食青鹿乃化魚六月沙

亦化為鹿鹿畏熱其蟲豸則蚯蚓寒唱蟋蟀春鳴毒

虵添足蝎虎作聲如雀洪元螳腹水有蟻腹花豹冬雷

蚊有四時皆有蜥蜴朱丹厥耀皚皚緣延榛莽趯窪隈

爾乃臯澤垝圯林藪馭蔓異芩灌叢榮色晃炫煌

居扈扈更盛迭蒨秘醇四時盼嚮萬變花則佛桑

山丹石竹鍊錢吉茄山土名雷火鳳植人家以牆上多筭

桃筭桃而尤小猿筵蘇一名山青陽菊芳白露梅妍歡吐

冬之花仙人之竿美人紅蕉名護香蘭名護嶽吐

芬揚烈宗生族茂抑若沉麝競藝而馥郁觸鯢貝

錦散彩而繁豔錯繡其嘉卉則油樹實不可榨油鐵

樹尾卽蕉烏木紅木門鏤舒黃土名呀常盤染綠名一

福綠木色可梯姑吐棗棄形大如柿每葉抽作品地分含

毒地分有毒古巴梯斯一土名悉達慈姑葉類葡萄深子

藍色不福滿卑結木高數尺葉似右納高株樹高四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〇六

丈花如黃石葵攢柯拏莖蔚若鄧林輪菌蚪蟠櫛蠹蕭蔡

或從風而鳴條或暎日而垂陰連卷巖碕之岳羃

歷潭淵之潄其果則枇杷迎春枇杷元日食最新常芭

蕉結夏指蕉一實如手楂鳳梨津潤阿咀呢葉長旁刺

鳳梨者為女樹其密別一種芝子圓寫如橡子又名小椎

子甘至滿房實落被野陸獻桃梅隰儲蔗藕任土

所麗亦莫不有其蔬則女莠莘蕎茯苓松露松產

草麒麟雞脚石花昆布四種俱海中苔藻之瓜疇

菜畦縝紛軋芴陽蔭敷隨時代茁若其原野則

畛畷鱗接墳衍瓜分百穀條暢蔭翳鋪菜山種豆

而卒歲隴刈麥而方春黃梁當暑以登圃綠秧負

霜而懷新十月冬煖常以其賄貨則麻姑草簞大島

木棉麻姑即太平山世大供蕉布於刀尺土人為布織流

日本之銀錠市用倭國太平甘溫蜜林紅黏廩栖

北谷北谷多之稻國權宜野之鹽宜野灣其寶利

珍怪則硫磺鳥島所出紅銅海螺石松有人紅白二種之

珊瑚交柯產自八重隱賑歲蒐精曜陸離誠節慎

以經理良賈貿而咸宜若乃荒陬詭譎倜儻罔已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〇七

紅日墜而生泉見牧志村有泉相生白沙化而為米

金武村有千手院一僧泛海至大著石變金以築

宮謝名村有金宮察度王母行其地見劍騰光而

出水親泊溪村有是其幽遐極異旁魄衆態禹鼎之

所不圖山經之所不載倘神農之未知雖伯益其

猶昧烏可以愛雲其形仿佛其概若乃觀其內奧

浮游中區豐蔚所盛惟王之都亘崇墉之轍轍越

岑嶺而特建標龍岡與虎峯近王宮左右石壁託

喬基之漫漫繚垣緜聯崢嶸窳口霞駁電燧皜曜

施歛通門四闕增崖臨磴左啟水門右顧久慶王俱

名城門宏榭廓落縣蠻黝糾東極繼世王府後爲跨

躡於後其前則歡會西向歡會王府義取朝宗中

華日仰忠順恪共瑞泉刻漏二門名俱廣福奉神

俱近王殿重闈洞出爨炆嶙峋霏寥窳以中處九

房俱西殿九間環句而連櫨累層構以孝豁赫眈眈

以宏敷駢密石與雕礪互磊砢而相扶瓌材攢羅

以叢倚仡戢香而枝柱刊層平堂飈颶是防木無

綈錦土無壁璫廣庭砥平連闥對廊用覲陪貳布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〇八

教頒常於是波臣助理毗代作楨上自國相法司

權衡大夫謁者庶務經營下逮百司登仕有程峩

紫巾曳錦帶戴華簪飛翠蓋鏘鏘濟濟直事聽理

以出入高門者衆矣徒觀乎王城之外北屋連蔓

里巷四達街衢相經甌瓦茅簷竹簾籬屏亦有甲

第當道橫陌柱列檉木牆壘礪石戶設重版室布

層席粉箋木壁滌綠界白匠斲之費動鏹千百向

翁毛馬此之是宅班列肆於辻山辻山在那會日

中而競走集魚鰕而駢坐委懋遷於女手并所任

之重輕咸有戴而無負若巨鼈之冠山時疾趨而

矯首濟有無以常偏侈化若之充阜叛喧嘩以隍

呬渾袖幕而紛蹂若其舊俗良辰吉日始春終冬

炫竒鬥巧以樂熙雍擊毬場歲初女子皆擊而珠

颺驚電響於月杖橫巨板以對舞若飛仙之上舉

飫飲海濱士女繽紛麗服蔥菁照水暎雲撫華舟

而競渡犯巖淵以拔河舊錄六月有月之夜縱金

鼓以揚旌棹憚夔龍而感蛟鼉乃迎祖神火炬炘

炘秋而盆祭七月十三日夜家列盆祭燁訛碩麟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〇九

引大年以久在待廣廷而拜月舊錄八月家壽羅

蕢實口華籩焚椒蘭之逢勃守天孫以鍵戶舊錄

先後孫口口濯毒螫之難逃奉粢餅而餉鬼臚日餉

謂獠狂之不可遭汲新潮探雪崎正三相五九月婦

拜水神饗巨石拜叢祠徘徊降靈君君祝祝天神

颺颺厥臂有六宿麥既秀新穀既嘗一日之蜡御

彼女王舊錄國中女王王之宗屬世由神選

採其熟者嚼之鉦鼓響箏笛和太平唱落鴈歌落

各處乃敢穫曲梵唄激殷嘍囉巫覡舞翩婆娑神迟迟福嵯峩

膜拜具蠻顏醜所以希錫羨樂嘉祐者汾沔沸渭
於前故荒俗之繆訛也然其君子溫恭明懿恪其
典憲附麗

皇極緣督自勸望

帝紘而北面嚴庑翼於等威隔歸墟之渤溔凜

天顏之不違爾乃乾元

聖節履端始辰清臺授時之日職方貢篚之晨服其荒

服蹈舞揚塵儼璇樞之遙燭爰端拜而稱臣然後

坐層臺班上揖鞮鞻嘈嘯吁喁翕習酌清醪以獻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一十

壽齊曲踞而擎拳授饗餼以大饗亦命爵而割鮮

尊卑歡樂軌物昭宣已事而竣徧爲德焉及將奉

禋祀獻精誠豐融暗藹介爾昭明播守圭整皮弁

拂石鼎以炷香詣木亭而馨薦望於山海偏隅所

瞻狸沈醢辜徠祗綦嚴大川玉城知念久高率有

攸報取血啟毛

中山世鑑久高島知念大川玉城
諸處春稻夏熟至今在所春夏四

度蜡

祭 慨霜露之既濡聿感物而增思省崇元之梵

字

崇元寺即先王廟
左聞監司香火

妥先靈而罔匱致敬恭於明

神合羣祀以咸秩懋碩德而允懷祚多福以元吉

若夫泉崎之宮俎豆莘莘命教後學釋菜是遵庠
序旣設典籍紛紜惇誨師傅於茲爲羣啟發舊章
校理同文於是生徒祁祁陶化染學習華音而訓
詁漸立志於禮樂苟不安於蠕蠢克興道而慕義
更漸摩而就將徵茂德之廣被是以
絲綸下賁赫濯遐荒懷懋奉恩雍肅祇莊上舞下歌頌
斌咸戾躡踵接肩掎裳連襪稽顙樹頷扶服蛾伏
者莫不蒸

聖風而草靡欽德音而麗奕世頌玉之儀旣備幣餘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一十一

錫旣逮登降宴飫式禮毋廢乃復增修貢職仰荅
皇賚移珍來享傾城面內於斯之時疏俗同熙含和吐

詞頌

聖人之在上慶滄嶼之安流景昭光之振耀羗風翔子
雲游環大瀛以爲家奄窮髮與重舌裁員嶠之文
錦佩瑤池之玉玦頻伽鳴於元墀紕罽陳於紫闥
焉獨蠻陬外隅仰辰光之末哉

江心石魚歌

國朝黔江知縣 杜同春 江蘓人

江心石梁亘千尺下有雙魚古時迹霜飛石出寒
江空波靜魚浮苔影碧相傳神物兆年豐刻鑿寧
論自化工盈虛消息本至理胡爲魚也居其功我
來涪陵值儉歲斗米三百困生計心尤是物不肯
出未挽天心早默契今年江波照眼明春沙漾日
波紋輕少府攜我醉石畔指點真魚鬣鬣平可憐
歲久苦蕩蝕拂沙捫石始物色三十六鱗乍有無
芷兮蓮兮那可識更聞去年冠蓋集曾覩鯢鯢還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一十二

濺濺失水寧憂遭豫且經過豈效河中泣奈何爲
休反咎徵苦饑怪爾終難憑翻疑濤湧浪花拍一
朝變化俱雲騰乃今見爾心偪側念爾濟時恐無
力鼓翼難隨石燕飛潛身倖免漁人得忽逢一顧
使君仁拂拭重施巧匠勤年年且慰蒼生望慎勿
傷心已失真

夏烈女毀形守志歌

夏道碩

錦水寒江江之側雲山黯參忽異色誰氏有女摳
乾坤山川爲之亦含惻婉柔原自出名楣一點冰
心是婦師雲屏月冷盈猿淚翠幙霜寒罷鳳吹衡
芷爲心松柏質七戒森森只從一畫圖相敬儼如
生丹衷可使質太乙當年雜佩何殷殷還期地下
共修文夢魂慚對巫山雨淚竹常飛湘浦雲明星
沈沈粧鏡墜慷慨引刀明此志綠雲不染翡翠污
白璧耻爲脂粉地生則同衾死共窀九泉須合骨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一十三

如銀風會不堪長太息栢舟千載作孤吟睢陽之
齒常山舌嚴將之頭侍中血古今烈婦與忠臣炳
炳芳聲揭日月

百花贊

夏道碩

春光明媚大塊烟迷開名園以幽賞羨化工之逞
竒簾捲東風觀不盡綠雲紅雨鳥啼斗帳夢都成
紫蝶黃鸝景翳翳以相屬色燦燦而爭施斂萼欲
杼旣含羞於半面披枝相見意巧笑於芳姿影娟
嬈而歷亂態綽約而攸宜一肌一容迷王孫之腸
斷或疎或密牽公子之魂離方素質而淡妝則若
耶之勻粉及彩流而濃飾則昭陽之日移豈獨有
情而欲語抑將無言而成蹊困人今天氣發興兮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一十四

遄馳尊爲王占爲魁從人標榜詩爲澆酒爲伴着
意訂期繪紫陽之文章落片片於水面因濂溪之
酷嗜浮朵朵於清池墻短紛岐關不住滿園佳麗
解裝投贈即何妨陌上委蛇承露葳森非鼓催於
唐苑向日舒沁寧剪綵於隋堤馥郁氛氲似身引
乎月殿天嬌婉變直美逢於瓊基采采盈筐羅襪
而莫顧行行且止晚步履而誰訾雖零露殘霜猶
勁貞於香晚節况風和旭釀自乘興而放新禧翠
積五城豪氣五陵磊落聲同十友聯珠十道淋漓

雲流畫閣之中清香暗襲月出東山之上踈影□
披着雨偶肥猶勝環兒庭前態臨風起舞不減妃
子掌上吹可佩芬焉淑沚亦殮英乎東籬十里馬
飛新郎君將迷歸路三年海上舊社主未老開枝
酥潤天堦宮娥顰睂自惜蟬嬋雕榭好鳥偷眼下
窺步春前則美人翻來月下殿春後則學士高詠
雲衣照水亭亭陳思不禁凌波賦倚窻憇憇天寶
微呼睡熟時樂平泉而坐久就金谷而品題自分
天工之剪裁何來曉風之威促故知上苑之遊勝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一十五

盡屬諧臣之媚茲着紫着緋玉堂人盛服朝天子
裝金裝璧肉屏裏笑顏勸酒卮允矣佳辰趨韶華
於錦繡慶哉樂事修脂黛於丰儀莫待蹉跎閒臺
已成璀璨休云孤負東園忍令參差彼銀釭之相
吐青煙髣髴盼玉雪之徐墜六積依稀豈如仙洞
隨鹿角那堪真藥上蜂鬚所賴韻士風流尋枝問
葉若逢騷人雅集命號嘲痴家臥麒麟誰識生前開
謝堂歸語燕頻喚東主興衰但許珊然珮環輕移
穿徑祇嫌醉餘俗惡慢揉狂持倘折幾莖於膽瓶

香生書案卽插兩朶於寶髻喜動腰肢莫怪臨老
入叢恐妖容弗愛須信明年猶健唯寒骨方知三
島雲封琪樹應留楚楚五更風起子結何恨遲遲
嘆名言之莫罄還欣鑑之靡私聊開繡口於夢筆
更鋪玉阪於葩詩或輶軒之足採未風雨之可欺

星槎刺史吳公創修考棚德政碑

涪州當水陸孔道煩劇難理 州大夫蒞茲土者
多敏達才然體用之偏全純雜必有辨也

星槎刺史前官定遠卓有循聲丙戌秋來蒞我涪
廉明簡重弊絕風清州之政次第具舉其中先務
之急考棚其一焉先是川東州縣無考棚有之自
公之治定遠始方其肇議於涪也眾有難色
公捐清俸首倡之獨斷不疑從容擘畫閱數載而
工告竣計費萬餘金皆民間取次樂輸濟工用無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一十七

或匱豈可與觀成難與慮始民情固然歟蓋 公
所存皆實心所行皆實政民以此信公公亦自信
而不惑也初 公之蒞涪也涪境歲徧饑 公勸
諭富民出粟賑濟城鄉活無算又奉 上憲力行
保甲詳審精密盜輯良安

聖廟祭品闕如 公恪遵圖式製造聿新都人士皆樂
觀禮其他葺學宮勤考校寬徭賦恤孤貧造福里
閭者指不勝屈非獨考棚然卽考棚已可概公也
持大體推誠信不尙虛譽不搖羣詆其用一出於

純其體之全得自讀書養性也久矣士庶民之感
激愛戴當何如哉

闔邑紳耆盥沐公頌

修考棚記

州牧 吳庭輝

川東州縣向無考棚試則諸童列坐於公廡前期
預搭席篷搭篷之具取於民差役藉以需索擾累
沿河州縣有強取船桅以供用榜人維舟以待試
畢者試之日唱名而入應試者往往自挾几案以
應名擁擠雜還不勝其苦風雨驟至則坐篷下者

涪州志

卷之十一 文選

二百一十八

羣譁而避於堂不能禁庚辰春定遠縣試余目見
其狀如前所云時因移建倉廩有隙地在公堂左
又因修

文廟有餘材遂成屋十數楹足容八九百人以為試所
其時尚無考棚之名而重慶屬之有考棚自此始
矣至於涪州則應試者倍於定遠人數既多其需
考棚為尤亟爰集紳士議之擇基於學署前數十
武買民居以拓其地余捐廉為之倡紳士等踴躍
捐輸爭先恐後復舉譚君輝宇董其事其子達九

孝廉及監生周步雲譚世浴等協理之鳩工庀材眾
力畢舉經始於丁亥之秋迄庚寅春落成氣象光
昌規模嚴整涪陵爲人文蔚起之區其仰今茲之
廣庇思曩日之艱辛以愈勵其奮發有爲之志也
夫

詩選

民詩以而言列志國篇之章貞所淫著以性見情其有焉關故于古風者化採而詩爲以王觀
迹之所寄也蓋如更增以重今人之志之作有俾足餘事俗哉
謹編次舊志所載更增以重今人之志之作有俾足餘事俗哉
而見志不失古溫
柔敦厚之教云爾

唐

黃草峽

杜甫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
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
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二十

宋

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韻山胡鳥也善鳴出黔中

蘇軾

終日鎖筠籠回頭惜翠茸誰知聲嘒嘒亦自意重重夜
宿烟生浦朝吟日上峯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

荔支嘆

蘇軾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
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鵲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
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

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浦肉無人舉觴酌伯游
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痍雨順風調百穀登
民不饑寒爲上瑞君不見武夷山中粟粒芽前丁後蔡
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吾君所之
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
姚黃花

北巖題壁

朱熹

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具此中每向狂瀾觀不足
恰如有本出無窮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二十一

偶感貼壁

尹焞

少蒙師教指迷津老讀羲經味入神無限青山隨意好
強來騎馬踏紅塵

涪州

陸游

古壘西偏繫曉舟倚欄搔首思悠悠欲營丹竈竟無地
不見荔枝空遠遊官道近江多亂石人家避水半危樓
使君不用勤留客瘴雨蠻烟我欲愁

明

涪陵十韻

馬提幹

地居襟喉重城依雉堞
堅東漸隣楚分南望帶彝邊
舟楫三川會封疆五郡連
人烟繁峽內風物冠江前
溪自吳公淪園由妃子傳
許雄山共峻馬援壩相聯
灘急羣豬沸崖高落馬懸
石魚占歲稔鐵櫃驗諸天
地煖冬無雪人貧歲不綿
巖標山谷子觀索爾朱仙

和新建致遠亭

禮部尚書 劉 岌 州人

伊陽歸去已多年
易道光輝在目前
羲聖卦爻文象備
涪翁題壁古藤懸
千秋鑒透精微理
一畫重生先後天
致遠亭成翬舊址
尊賢遺德永昭然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二十二

涪江泛舟

狀元 楊 慎 新都人

明月沈清露秋風起
白雲蘭橈乘溜急
木葉下江聞爽籟
金懸奏遙峯翠積
氛碧潭留雁影綿
衲散虹文旅望隨
天豁幽阿與歲分
登臨知自好寂寞
共誰云

贈張生一鵬歸涪江並柬夏松泉

楊 慎

家君新自涪州至
袖有松泉經歲字
江潭憔悴采離騷
邱壑風流閑啟事
西牕剪燭話巴山
空谷跂音一解顏
何日陶潛三徑就
追隨范蠡五湖間

寄夏松泉

楊慎

山中睡起三竿日天上書來五朶雲
念我獨愁開閬寂感君長跪謝殷勤
兩年故友交情隔千里同心歧路分
奇樹花滋看已遍不禁春色惱離羣

壽夏松泉太宰

楊慎

赤鳥歸來鬢未星紫垣光燄照涪陵
山中宰相無塵事河上仙翁有道經
春色又驚梅蘂白薰風幾換荔枝青
停雲閒月多篇詠何日滄浪一共聽

遊北巖寺

湖廣巡撫張善吉州人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二十三

畫舫搖搖渡野潯四賢遺跡訪鈎深
江山對峙乾坤迴師友相忘謫寓心
世事轉蓬朝易夕聖經垂範古猶今
後生仰止高風下握筆留題愧擲金

登北巖

巡按四川御史李廷龍湖南進士

北巖高聳向誰開雲際偕登日八垓
道自洪濛傳蜀遠易從伊洛入涪來
風清落葉依晴路露重飛泉點翠苔
坐語不知塵界近恍疑踪跡是蓬萊

遊北巖寺送別友人

徐文

先賢遺跡近江潯古寺東頭一徑深
易道此時知有傳

經筵當日枉留心悠悠舊事皆成夢兀兀空崖直到今
此日清遊兼送客新詩寫作贖行金

前題

施清

一掉撐雲渡水潯清遊勝地訪鈎深繼天立極前賢志
望海觀洋我輩心萬感題詩思往古三年賓從重當今
喜聆豪論深根柢伊洛淵源一部金

前題

陳智

棹歌欸乃過江潯石磴稜層古寺深紅葉紛飛原有爲
白雲聚散本無心二南家學眞無古三黨門墻准至今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二十四

漫把心思寫離思須知吾道重千金

同喬僉宓詣註易洞

李廷龍

竹松深處鎖寒雲有客同來欲悟眞一脉崖前分洛水
四圍石洞見天根畫前爻象誰憑語心上經綸我與聞
相望川東民皞皞涪陵今已屬人文

九口偕但富順李印江登北崖

張應麟

殊方又見菊花開故國會無白雁來到處茱萸堪插鬢
頻年風雨罷登臺偶逢劔外神仙令同醉霜前濁酒杯
天地西南饒物色憑高欲賦愧非才

北巖寺

同知 陳計長 州人

白雲知所好荒草沒山路巖石多稜稜止許高僧住壁
立萬斯年藤蘿雜古樹江翻島亦沈木斬臺先露幸有
基址存苦無檀越護比邱失講場野鳥上階步轉嗟西
日翁却同遠山暮徒有扣關心遙寫空歸句

北巖懷古

通判 何以讓 州人

維石巖巖在北山四圍烟樹入雲間當年註易人何往
此日談經洞未關夾岸芳洲鋪錦繡一江春水隔塵寰
登臨欲究羲圖蘊遮莫忘機月下還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二十五

題涪州北巖

蔡汝楠 浙江人

點易巖陰露未乾臺臨水府碧濤寒後儒重問伊陽秘
一畫當年示子安

北山覽古

明經 夏道碩 州人

屹然江上一雲屏橫絕中流勢不羣山谷當年何所激
楹題知己獨非君

望鐵櫃城

夏道碩

仙樵幽韻自何年城郭人民幾海田我欲結茅當勝槩
蕭森鐵櫃意欣然

鐵櫃城

陳計長

鐵櫃久不見屹立胡遙遙連弩需勁卒相傳赤甲高至
今黃草峽猶疑白戰袍石甕磧還在卧龍法全消四望
城虛壤白雉頓蓬蒿瞿塘猶象馬蜀道白雲霄餘民知
幾許歸心方鬱陶丹竈未易覓松枝安可樵寂寞羣豬
瀦千年向夜號

贈劉秋佩

王守仁
餘姚人

骨鯁英風海外知況於青史萬年垂紫雲四塞麟驚去
紅日重光鳳落儀天奪忠良誰可問神爲雷電鬼難知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二十六

莫邪亘古無終秘屈鐵何時到玉墀

又贈劉秋佩

王守仁

檢點同年三百輩大都碌碌在風塵西川若也無秋佩
誰作乾坤不老人

登岳壁山眺望

明經
何楚州人

何處巖巖天竺峯高橫一壁川之東孤雲淡鎖千秋月
霽日長吟萬里風綠樹枝頭朝弄影烟波江上暮流虹
仙人遺有長生訣幾向山間問赤松

登岳壁山

何以讓

四山橫一壁彩袖披青瀝靜夜水淘淘晴空聲寂寂扶
桑曙色開極浦月輪恢征雁穿雲影香風繞翠苔瓊瑤
亘紫陌茅草構新宅不覺海天寬渾忘池館窄旌懸竹
影翻樂奏鳥聲喧酒帶清泉飲羹和白雪飧疎林看虎
嘯畫舫橫流釣觸目有鳶魚回頭堪望眺歸鴉舞夕陽
顧兔吐清光法界星辰朗仙家日月長

過訪何環斗先生缶壁山琴堂書院

副貢 藺希夔 州人

錦纜縈舸發霜寒月正迢主人卧缶壁客子夢雲霄折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二十七

東來相從肩輿不憚遙孤峯垂杰閣夾路穩仙標洞口
烟霞合琴臺音韻調池翻魚弄藻天敞鶴鳴臯樹葉臨
風舞梅花映雪飄流觴飛曲水染翰拂芭蕉著論伸黃
老陳情反薄澆四明樓上景一調坐中簫華表開歌嘯
甘泉度石橋探書理河洛琢句寶瓊瑤艇窄漁簑穩山
深桂樹招興來蒼翠滿意到酒棋消自負千秋賞寧堪
半點囂殷勤留勝蹟誰復類金貂

登缶壁山訪何環斗

雲南 巡撫 曹愈參 州人

澗水寒龍劔恒雲送隼旃題輿堪展翼擁鵲惜懸車江

漢聲猶茂朝歌望始蘇北山思悒悒陟岵意蘧蘧不問
三公貴寧辭五斗儲莊周椿綽約彭澤柳扶疎視膳青
青笋供脩白白魚芻蘭繞畹澤戲彩度居諸去國輕於
葉居家味是蔬漸遠堪作式賁跡欲還初吾道漁樵在
親心菽水舒乾坤原大治軒冕等蘧蘧披閱憐元草操
觚重子虛高椿遲櫛沐輕塵伴琴書題鳳情如昔登龍
志已攄感時增太息閱世可唏噓幾見東郊外羣公餞
二疏

贈給事中張善吉乞歸省親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二十八

尚書部 南宮白圭

紫誥新頒出建章親榮子貴喜非常衣冠世濟詩書澤
御勅文涵雨露香燕樂高堂承寵渥歸來晚景亦輝光
僊郎拜慶懽情洽醉著宮袍獻壽觴

魚蠻

陳計長

人居市廛裏子隱淮水中形聲不相弔心事漫形容竹
木爲居室編排浮水濛魚鰕堪作糧無用羨農工劈水
探魴鯉易如拾芥蒞于焉蕃孫子婚嫁索水宮此爲魚
蠻樂惟知踏浪雄人間租稅大着地便成種何如魚蠻

子兩脚履虛空虛空難久得應與舟車同魚蠻搶地泣
切勿語桑宏

涪陵

陳計長

涪陵岑寂久無烟歸去猶堪石枕眠行盡阮車空有淚
燒殘嵇鍛未成仙青山突兀頻當戶綠水蒼涼自湧泉
聞說廣平心似鐵恐於歸賦亦潛然

伏波祠

舊傳伏波征五溪蠻
駐兵于此因有祠

陳計長

兵駐城南上壺頭將軍故壘敢誰蹂伯王偉畧古今壯
辰酉獠蠻次第收自負勲名尙矍鑠誰知筋力盡炎洲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二十九

一生事業東流水千載令人憶少游

涪荔

陳計長

巫山直上白雲端一片涪城草色寒聞說荔枝佳種斷
春光因甚入涪難

涪陵八景

黔水澄清

吏部
尙書夏邦謨 州人

分得龍門一脈精粼粼鴨綠照人明遠通貴水來仙島
近會川流到玉京洗墨任揮明道硯烹茶堪汲子瞻清
東風吹散碧桃落萬點飛花鏡而行

松屏列翠

夏邦謨

形色天生豈偶然松屏佳號至今傳
千年霜雪雲根老萬古虬龍鐵壁堅
一本生成蒼更茂數枝猶帶雨和烟
四時獨對江濱立疑是歲寒不語仙

桂樓秋月

夏邦謨

老桂婆娑白玉樓月華三五正
中秋天香有種清虛散寶鑑何人玉斧修
金粟清芬橫海宇仙娥粧點出雲頭
歲中能有幾宵好吟到天明意未休

荔圃春風

夏邦謨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三十

南海移來種亦奇貞姿絢爛豔陽時
焉知涪地珠林實偏重昭陽國色知
當日曾勞人遠貢而今不復馬飛馳
喜逢風德同堯舜獨重賢才不重斯

鐵櫃樵歌

夏邦謨

長安不去逐虛名阿澗操斤度此生
伐木倦依丹桂坐採薪身帶白雲行
兩三互唱層霄上遠近遙聞出谷聲
此是太平真景象紅塵能解幾何人

鑑湖漁笛

夏邦謨

綸下江流不自持小舟撐住學桓伊
踈狂有笛隨時樂

斷續無腔任意吹
午日梅花千古調
秋風楊柳幾枝詞
數聲何處來
雲水六國三朝動
客思

羣豬夜吼

夏邦謨

涪地名灘何陡峻
衛青羣豕勢參差
浪翻臘雪風迴夜
聲吼春雷月上時
驚碎往來名利膽
苦催騷客短長詩
愚公久切移山志
鞭逐峻嶒入海湄

白鶴時鳴

夏邦謨

萬丈玉龍生壑哀
地幽塵絕景奇哉
當年雲水鳴仙倡
此日名灘漾碧苔
風外羽從三島去
浪頭聲向九臯來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三十一

蓬牕睡起船頭坐
雪浪催詩次第裁

黔水澄清

州牧 余光

縈迴冷浸碧無瑕
圖畫天開景最嘉
醉後船頭洗鸚鵡
水晶宮裏弄烟霞

松屏列翠

余光

勝蹟天生古澗苓
根柯鬱翠壓丹青
平生愛石輕珍寶
移入書齋作畫屏

桂樓秋月

余光

天香萬斛散乾坤
樓對永輪懶閉門
午夜靜觀無缺處

分明足躡到天根

荔圃春風

余光

托根涪地豈尋常
色絢猩紅春正香
妃子惟誇風味別
誰知鼙鼓動漁陽

鐵櫃樵歌

余光

名山如櫃紫雲鄉
野調清幽寵辱忘
行客不知心上趣
猶訾音韻少宮商

鑑湖漁笛

余光

霜落迴沱似鑑明
紅塵靜處小舟橫
古今多少傷心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三十二

盡在蓬牕笛數聲

羣豬夜吼

余光

急湍交流怪石橫
萬山雪化勢如傾
月明午夜聲號怒
何事江頭抱不平

白鶴時鳴

余光

苔長漁磯水落潮
浪吟仙子鶴鳴霄
北牕午夜頻驚覺
疑是虞廷奏九韶

黔水澄清

夏道碩

兩江爭擁一孤城
右帶環流照眼明
當日五溪從此進

桃源有路任君尋

松屏列翠

夏道碩

謾謾松濤秋韻清
宜人眉目越分明
郡城不得君聲節
霜電幾寒歲晚盟

桂樓秋月

夏道碩

花到秋來分外香
誰將折向滿身芳
樓頭收拾城中月
一郡人文筆底忙

荔圃春風

夏道碩

知是唐朝妃子傳
當年走馬欲登天
烟迷不見春風面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三十三

還向江頭問荔鮮

鐵櫃樵歌

夏道碩

况有仙樵雲裏聲
北山高處起層城
竒花瑤草無人識
夜靜猶聞杜宇吟

鑑湖漁笛

夏道碩

因聞異曲到江濱
何處關山風月新
醉夢千家何日醒
漁歌幾喚武陵人

羣豬夜吼

夏道碩

羣波不肯向中流
萬折千迴近岸頭
豈是江豚爭拜舞

暗來晴雨枕邊愁

白鶴時鳴

夏道碩

圖馬圖龍不世遊
白鶴仙人下釣鈎
浪拂千尋疑羽翼
至今長聽唳聲悠

坐點易洞

夏道碩

點易洞前江水迴
石龕猶似露珠來
時人莫謾登臨覽
不朽人文掛碧苔

重修碧雲亭

夏道碩

北巖石色碧雲眠
昔有環亭今渺然
龍樹不教雲出岫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三十四

亭成依舊宿亭邊

題飛泉橋

橋係劉秋佩之女
錢節婦捐資建

文珂

父忠女烈傲嚴霜
人跡平橋客路長
問是何年成砥柱
溪頭流出柏舟香

前題

夏可泉

偕行晚踏石橋霜
泉落銀河聲韻長
節性已同山石老
遊情任逐水花香

國朝

題江心石魚留別涪陵耆庶

州牧 羅克昌 珠湖

古涪江心卧石梁梁上鑿魚魚徜徉豈是王餘留
半面非同沙內曳紅裳三十六鱗形質全聞說在
昔唐人鑄此石成魚魚賴水胡爲失水偏有年鳴
呼噫嘻知之矣紀聞紀見俱至理白魚八舟周載
祥聖嗣鍾靈獨夢鯉講堂鸛鶴集三鱣公卿象服
說非俚太人占之曰維豐此事更與瑞麟通獨繭
芑鈎强不起石文潛見悉天工我來涪陵魚常出
歲歲倉箱盈百室今茲休暇復往觀魚高水面空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三十五

唇窟額手稱慶與農夫及時舉耔莫荒蕪

聖朝仁愛天心見人事承庥切自圖主伯亞旅勤胼胝
三時不懈凍餒無純孝裂永雙鯉躍類推集祉在
中孚我將去矣無多矚願爾羣黎共惇篤作善降
祥魚效靈江石千年兆人足

道經涪陵遊北巖註易洞

四川 典試 王士貞 山東人

鷄鳴截江去磊落見殘星古洞生蒼蘚層巖列翠
屏五溪秋水岸萬里碧雲亭蜀洛清流盡千秋忌
獨醒

涪州北巖註易洞

四川學政吳省欽江南人

江橈赴巖翠橈動巖亦動蟻旋附危急衰草冪其
空三休入孤院傾耳辨絃誦有懷風教存右折訪
崖洞山寒地堅瘦宿泐慘凝凍滑澆循坡陀打面
雨飛送舉頭見水簾簾底日穿縫始知置身處虛
丁覆帷幪壞藤絡虬龍老樹翥鸞鳳留題半磨滅
姓名孰珍重講筵赴編管濟惡語堪痛闕里註周
易奧義揭塵夢石牀坐生徒造次古禮用爾時川
黨賢應悔市爭鬩堂成歲三稔涪翁適過從擘窠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三十六

榜鈎深陳義庶善頌自爲夷陵徙漸作講堂供迹
削名愈高吾學著前統彼哉王真人煉氣習騰狂
覽古心激昂幽幽礪禽哢

遊北巖次石刻鄱陽劉應麟元韻

孝廉何鎧州人

淪落荒亭石上開幾人間踏碧雲來多情樹色全
遮暑無力藤梢半掃臺風月當前誰作侶乾坤笑
傲且浮杯憑高未許空懷古致遠端思濟世才

次石刻浙人蔡汝楠元韻

何鎧

絕壁荒苔墨未乾
巖陰深處欲生寒
追尋往哲還如在
未獨區區待子安

其二

何 鎧

日到高巖露易乾
未當暑往詎來寒
等閒識得寰中秘
玩動何如居要安

北巖點易洞

孝廉 何裕基

有客傳周易遺踪
在北山乾坤窺橐籥
姤復見循環
春入風吹座
冬來雪滿關
欲尋河洛理
翹首幾追攀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三十七

遊點易洞

周 煌

雨餘訪勝出郊圻
江上晴光逗翠微
祇以羹牆尋道岸
敢將風浴試春衣
苔痕沒屐青還細
桃漲浮舟碧正肥
鹿洞鶩湖真未遠
扶筇今始到巖扉

其二

周 煌

鈎深堂畔草離離
知是康成帶鎮垂
蜀黨旣分因得謫
羲圖將啟未停披
山連二酉藏書處
水到三巴結字時
爲想丹鉛新注後
幾回崇政尙縈思

其三

周 煌

誰從伊洛討淵源
洞口猶應識舊痕
隔檻有風常入座
落花如雪正當門
斗山直北人師重
杖履之東吾道尊
亦擬尹譙來問字
空巖岑寂竟忘言

其四

周煌

祠宇千年若有神
卽憑刺史構嶙峋
經帷誠敞龍文動
春社剛來燕喜新
亭外碧雲凝篆古
池邊流水接觴頻
視今視昔渾閑事
記取閒關此問津

遊北巖註易洞

孝廉 陳于藩 州人

道氣巍然百丈光
碧雲密鎖鈎深堂
望中箕踞人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三十八

千戶檻外梭流水
一行不老乾坤推
易力難逢精妙折
心香此間不減桃
源景何事問津走
且僵

其二

陳于藩

爭說羅君刺史才
千巖萬石復新開
會知道脉如山重
曾托禪師面壁回
俯仰清虛今古意
春秋亭閣雨風催
洞門不染浮沉客
講易天心自往來

其三

陳于藩

先生愛道早登壇
只重儒流不重官
鐵櫃城邊連雨夜
流杯池畔剔燈殘
君臣際會非由薄
性命淵

源不避艱文運何如推宋室當時猶負進賢冠

北巖註易洞

李天鵬

涪城江外北山隈舊是伊川講易來座上春風留

古洞階前時雨潤蒼苔搜將先聖圖書秘闢得前

人闔奧開當日儒林承正學至今遺教得根荄

點易洞懷古

明經潘嵩州人

點易人何在人去洞已空斯文昭千古長使白雲

封不見摩盪痕天然露穹窿我來尋勝跡瞻拜致

虔恭藤蘿滋化雨桃李茂春風樵歌高山北魚笛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三十九

大江東余懷感不勝長嘯豁心胸如何發元精炯

炯貫當中觀瀾欣有術仰止得其宗有堂顏鈞深

題之自涪翁宋室有賢人流寓將母同後先相繼

美指授推元功大啟乾坤蘊圖書始折衷因此留

芳躅百世尊鉅公吁嗟銅柱灘湮沒等許雄吁嗟

鐵櫃城荒址蔽屏松從來立功名不如道德崇在

昔風流渺于今心源通更賴賢刺史一朝振鼓鐘

絃歌聲不輟程門雪再逢

題鈞深堂

進士龍爲霖巴縣人

畫前已有易誰其見天心畫中自有易千古任追
尋味淡惟元酒聲希識太音求溪三十載妙蘊時
浸淫小子方門外何由測淺深

點易洞

明經 劉會
巴縣人

易道今在蜀程子有斯言洞中來點易易學本淵
源繼後求溪子妙蘊貫乾元

過涪州荔枝園

劉會

紅塵妃子笑相傳采斯土斯土久荒涼涪人尙思
古尤物天所忌何須怨林甫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四十

註易洞

孝廉 王怡

空江沉絕壁倒影浸波紋插地媚峯靜遙天落照
曛登臨足未到結想夢會經今日攀授上行踪入
快雲

其二

王怡

先生精妙理講易見乎天大往小來日濟屯出坎
年艱貞蒙以難元吉視其旋巖丁無人處一心返
自然

牧伯謝公送諸生肄業釣深書院

周 錕

數枝桃李短牆橫纔荷培滋到處榮帶得

九重新雨露折開萬象舊勾萌窮年黃卷方逢樂深夜
青燈不厭明試看儒冠爭拜舞漫云竹馬擅清聲

北巖註易洞懷古示諸生

孝廉 何啟昌 州人

屏山何巖業二水自東流註易人已往古洞獨千
秋一白爲遷客門墻杰士收上闡濂洛理下待撞
鐘求人心知嚮義營祠薦庶羞古今同生理致此
別有由杯水覆均堂只以芥爲舟聞有星宿海其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四十一

大罕與儔醢雞處甕中槐穴有螳遊人非雞與螳
詎以甕穴休二典傳心法八卦演羲疇周情與孔
思志士任冥搜求成不在速勢利杜其謀培根加
以膏日日進竿頭時鳥歌細細天風吹颺颺高陟
峯巒上願言追前修

點易洞懷古

明經 鄒錫禮 州人

乘興到北巖平生切仰止石徑數級登危梯就傾
圯註易人何歸註易洞尙爾飛閣聳高岡清流繞
石趾研硃殫一心後儒得宗旨我來訪遺踪青山

與碧水望古增徘徊如見昔君子移步叩門扉蒼
苔印屐齒長林日影西蒼鬱暝烟起帶月聽書聲

洞旁爲鈞
深書院 欲去猶徙倚

點易洞

孝廉 潘喻謙 州人

屹然古洞峙千秋俯看長江日夜流點易先生歸
洛國斯文猶自在涪州

鈞深堂

潘喻謙

子美能詩稱大雅伊川點易號鈞深雙雙妙絕題
名手自有涪翁鼎峙今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四十二

北巖點易洞

王正策

北巖頂上翠屏山拾級層層幾處攀水湧羣豬翻
浪裏歌高鐵櫃人雲間鈞深自昔堂何在點易于
今洞未關圖畫開時原有易幾人領取月明還

註易洞懷古

孝廉 鄒澍寧 州人

藤蘿石徑傍山隈山靜雲停一洞開叅透天心逢
七日闡明經義著三才鈞深院裏餘寒雪仰止堂
前滿綠苔幸有遺編供玩索後人猶自識根荄

註易洞

何浩如

註易千秋跡危巖一洞開雲從鐵櫃起風逐錦江
來大道歸揚闡羣儒樂化裁北山今寂寂誰是說
經才

江心石魚

王士貞

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園萬里餘三十六鱗空
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

聚雲山晚歸贈源澈上人

州牧

國

棟

滿州人

千峯環古剝石磴入雲層暫作偷閒客忻逢竹院
僧人隨明月到心與大江澄歸路何愁晚回頭有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四十三

佛燈

其二

國棟

溪毛渾漠漠山谷自稜稜細路披榛過危梯數級
登樹癭堪作茗竹蔓竟爲藤他日重來訪當年到
此曾

涪州阻水

吳省欽

外水送孤蓬又流下武隆魚沈萱草綠驛斷荔枝
紅山色團杯底灘聲汨枕中碧雲亭徙倚莫遣月
朦朧

羣猪灘

吳省欽

白蹄烝涉波夜漲高數仞
膨脝伏波底聚族肆砰
磷爲殞爲艾豨睢盱競
觀釁磨牙吞客舟立蹄
作霆震歎湧白浪花漩
渦列圓陳非無施與篙
激裂斷寸寸一起勢一
落魚腹葬同殉連朝苦
扎水格豚恃忠信擬操
屠伯刀肯綮恣排擯長
年啟利涉趨避貴精慎
千指爭一槽整暇如臥
鎮汜濟色死灰秋風老
霜鬢

歇聖廟

何 鎧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四十四

遺廟焜煌枕碧流臨風
瞻拜識桓侯千秋漢日
昭涪水百代精神貫益
州國士並傷殲閬郡蜀
兵猶自下黃牛可憐一
德君臣義歷盡崎嶇志
未休將軍威猛冠羣流
忠義端然並壽侯天數
安排分漢鼎英雄無復
會江州權將列國存吳
魏轉看編年屬馬牛惟
有人心長不死思公千
載祀無休城樓晚眺
何 鎧山城雨過慣披
衣徙倚斜曛發興微江
水滔滔新漲溺屏松漠
漠暮雲飛遐方尙遺人
煙舊綵里休

傳牧馬歸此日野人何所冀爲農時祝稻梁肥
城南琵琶石
何 鎧

片石依稀物可名遊人莫認作秦箏鴻濛一曲渾
無韻太璞何心觸有情風月清時誰撥理水山高
處任縱橫應須更得鷓絃製彈徹江城紫鳳鳴
奉使入蜀初至成都次少陵寄嚴鄭公五首原韻

尙書周 煌 州人

封泥珍重遞

皇都一月籤郵趣使符星座豈知占即次田園不擬問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四十五

將蕪偶逢山鳥如曾識但覺邨醪亦可酤去定欲
遲來定速早拚心事託征夫

其二

周 煌

白花潭水點風蘋曾記

龍飛幾十春顧影劇憐成老輩尋聲多喜見鄉人舊時
賣卜無門巷故事當墟失里隣惟有昇仙橋上路
往來冠蓋逐年新

其三

浮雲迴岫水迴溪萬里鄉心未肯迷自分錦衣榮

晝夜誰知川路又東西
桑緣少戀猶成宿馬到曾
經亦踈蹄所幸年年事
奔走也來留印雪山泥

其四

周 煌

鈴索無聲夜倚欄
滿檐風雨作江湍
誰家宅裏方

攜酒

用載酒學字事
謂彭樂齋弟兄

有客橋頭正把竿

謂顧二旅
密齋

邸在鄉疑是夢
老年行脚勝還丹
平生始識連雲

棧翻笑人猜蜀道難

其五

周 煌

將老菟裘生計微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四十六

簡書崇重敢懷歸
極知馳檄情堪喻
差想移文事尙非

社雁祇今還小住
海鷗隨處儘忘機
眼看流轉征

輶急及取初涼又攬衣

奉

使回川再至成都
疊次少陵寄嚴鄭公五首原韻
時花

甲一周期近卽用自壽

周 煌

一年兩度赴成都
關吏無勞問傳符
出世故應憐

小草懷人已復見
寒蕪窮經庭畔欣
同載賣酒壚

邊懶再酤蓬矢桑弧
成往事此身端竟是凡夫

其二

周 煌

忠信平生託藻蘋
尋盟那待隔年春
卽周一萬五千里
何止東西南北人
老去未妨經蜀道
歸來不敢請比隣

王師近報婆娑捷
喜得軍書日日新

其三

周 煌

芙蓉溪下海棠溪
一帶風煙望欲迷
鄉路儘分江內外
儂家原近灤東西
遊滇尙憶尋墓口
入蜀猶能逐駟蹄
賸有裝輕閒檢點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四十七

天香時惹武都泥

其四

周 煌

鸞坡鶴禁接層欄
從數流光駛似湍
常起天街宵五鼓
多分磚影日三竿
一麾詎擬終迴舍
九轉何煩更駐丹
最是忝叨容易過
捫心惟有報

恩難

其五

周 煌

竭來眠食意先微
夢裏還家亦當歸
同甲已虛四人在
茲辰又益十年非
曾過海屋開湯餅
重把星

槎訪織機莫道連朝榮似昔滿城齊着錦官衣
奉

使入川得告省墓還家日作

周 煌

又捧

綸言出

禁扃舊諳鄉路此還經巴人未喻相如檄漢士空投李
邨亭漸近家山無偃蹇重倚墓樹亦英靈不堪兩
紀歸來晚零落交親似曙星

其二

周 煌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四十八

小築新成背郭堂得歸

恩許一旬強亦知暫假非長假已覺吾鄉異客鄉老去
心情關聚散平生氣誼屬行藏茲來莫漫留盟誓
早晚刀環乞

尙方

予告歸里紀

恩述懷兼別同人得詩四首

周 煌

早歲功名際

聖朝抽簪華髮已蕭蕭多慙素食孤

恩久敢戀青山入夢遙罷職獨閒

中禁馬前歲蒙疾乞假未能入騎直馬綴班虛珥侍臣貂

封章一再陳

螭陛耆宴

親留異數邀兩千叟宴後具奏恩

其二

周煌

懸弧才感被

恩光癸卯冬余年中樞十耆望扁額便彈指流年七十強

豈意初衣臨祖道更教書錦賦還鄉需雲湛露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四十九

頒私第新春舉千叟一宴未得躬賚舊秩新銜拜

寵章得告後蒙加太子恩以兵部尙最是

天顏容再覲

翠華行處

賜荷囊先克是命兒子興岱論於耕藉回恩鑾時上謁

以覲是日跪迎蒙道左温諭上感親極涕零

其三

周煌

憶從橐筆入承明箕斗空名負此生萬里乘槎慙

博望丙子奉使航海無恙卅年稽古愧桓榮戊寅血

已書逾兩紀今西川曾諭三章法中奉命奏請省入蜀

也異數南省頻司九伐兵部余尚書未久侍郎調兵擢部畢

竟涓埃無報稱觚稜回首祇葵傾

其四 周 煌

衣香同惹

御鑪煙南浦離情獨黯然真率最難忘舊侶戊戌會舉

七人先賦歸田不無落落晨星之感 墨莊 師資終

自黍前賢余屢在司文枋門宦鷗邊春雨臨江驛烏尾

秋風上峽船莫道天涯從此別年年倚杖望魁躔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五十

過荔枝園 進士 李天英 永川人

棧閣鈴聲雜雨悲馬嵬誰更弔娥眉荔支不管興

亡恨一夜春風滿舊根

遊龜龍山 孝廉 侯天章 州人

賽得艷都勢最雄山連天際水連空波翻白浪千

層雪路掛青霄百尺虹幾杵鐘迴塵世夢數聲犬

吠碧雲中朱衣皂蓋勞生久笑眼初開第一峯

涪陵夜泊 進士 翁若梅 福建人

一棹涪江夕千峯返照開為欽註易洞獨上雨花

臺吾道資揚闡諸儒賴剪裁瓣香今在否有客尙
徘徊

其二

翁若梅

木葉雙堤雨灘聲一枕風人隨秋色淡心爲夜濤
空魚暗江間石龍潛水底宮但饒巴國月相伴碧
流東

涪江舟行抵武隆

翁若梅

孤棹發涪陵單微一徑入繚曲而窈深令我心慄
慄倏忽度危灘凌波如拾級百丈雲際垂纜夫一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五十一

當十時復值平流山迴徑路窒舟如掠水鳧前後
互相失五步一靈崖幽賞不暇給或如虎豹蹲或
象老人立天半灑飛泉水簾懸石室猿狖壁上行
遊魚鏡中出四顧悄無聲片帆曳殘日蜀中山水
奇應推此第一安得王右丞再試輞川筆

鳳凰山

李天鵬

平地崔嵬景最奇昔人傳是鳳來儀一巒獨聳頭
高處眾嶺分披翅展時矯矯雲生思翥閣峩峩風
動欲鳴岐登來不說丹山事千載神鸞已在茲

飛水洞

李天鵬

滾滾原泉出上頭懸崖飛下洞邊幽中涵石室長
開戶高撒珠簾不掛鈎聽去潺湲風帶雨坐來清
冷夏疑秋流行想到朝宗處又向蓬瀛結蜃樓

五花山

李天鵬

五山攢簇望如花帶雨浮烟浥露華不假滋培千
載茂問誰採摘一枝誇桂稱竇氏形難肖柳數陶
門景更差地作芳園天作幕年年開放入雲霞

白雲關

李天鵬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五十二

白雲高處古禪關着屐登來興轉刪雲去碧空來
占澗禪歸圓寂渺塵寰殘碑雨打長林外故塔風
搖蔓草間安得檀那金佈地重新祇樹舊時山

白雲書院

李天鵬

白雲縹緲望高垌舊是書香肄業亭天上落霞沾
筆硯林間皎月透窻櫺只今變作浮僧字自昔長
明處土星三舉神童成往事何人更起出層扃

山谷洗墨池

王怡

淺草清泉透碧疎涪翁洗硯墨吞魚風流往蹟無

人問彷彿猶停花外居

共二

王怡

翠黛青山學畫眉寒流嫩綠弄清漪當時賴有高吟者此日風光附與誰

贈州牧賽明府

王怡

萬家生佛萬人歡遠近喧傳第一官題柱漢廷眞匪易賢勞蜀道不辭難苗疆曾拽星辰履錦里齊瞻鷓鴣冠繡像買絲原有意飛鳧何幸淚江干

其二

王怡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五十三

江水盈盈清且漣永衙相映共澄鮮碧瀾座上人如玉醉白樓中興湧泉魯卓高踪風邈矣龔黃偉績事茫然年來借寇非容易今日方知父母賢

其三

王怡

借照冰壺在眼前涪人更喜得安全才非百里如公剡德重千鈞仰陸宜冢口有碑能載道齊民無計可留鞭北山多少羊公石政績可磨又可鐫

碧雲亭

孝廉黃基州人

昔人曾此勸農桑人去亭空事杳茫黔水倒垂波

萬頃屏山遙映樹千行幾層苔蘚猥春草無數蟾
聲噪夕陽欲問遺踪誰可問無言桃李笑含芳

琴山寺

黃基

山形誰造設古寺以琴名音自空中出絃從象外
生焚香挑慧指洗垢發幽情應有和風拂豈無元
鶴鳴聲聞天籟靜韻入上方清不與故人去長流
一水橫

舟行黔水道中

進士 陳鵬飛 州人

黔水涪江一脉連乘舟鼓枻泝流鮮纔臨絕壁疑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五十四

無路忽轉迴峯別有天過眼已忘滄海濶當頭幾
見斗星懸白雲封裏深深處會有誅茅住脚仙

關灘口占

陳鵬飛

重關轟峙擁雙巒瀉出江流第一灘最苦波心砥
柱石倩誰筦鑰鎖狂瀾

其二

陳鵬飛

怒濤何事問鷗夷擊破雲根是楫師總爲陶朱爭
學步人家拚却最嬌兒

新灘上岸行

陳鵬飛

□□□□驚瀾客子攀巖險處安山徑半從茅
□□履痕早向雪中殘逢人每嘆滄波老到此休
嗟蜀路難獨羨商翁能忍凍船頭托出水晶盤
重過黔水道中仍用原韻
陳鵬飛

黃茅夾岸渾相連水出黔州色尙鮮半縷烟沈山
脚雨數家人戴甕中天朝聞犬吠知邨曙夢想猿
蹲怯嶺懸彈指光陰鴻雪裏不堪重問絳羅仙
舟泊關灘口占二首
陳鵬飛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五十五

不得暫教弱纜穩驚瀾

平生忠信險爲夷說與舟人莫問師如此風波來
又去會須學得弄潮兒

舟泊關灘

國學 舒其文 州人

險隘自天開巉巖在水隈懸崖驚瀑布雪浪捲飛
雷萬壑歸吞吐孤舟畏往來關頭如有吏應進驛
中梅

神仙洞

孝廉 何行先 州人

扣鑰何年到玉巖翠微隱人隔塵埃藥爐晝永烟

消篆碁局年深雨長苔流水一溪瑤草秀天風幾
樹碧桃開靜聽五夜笙簧響知是神仙跨鶴來

題長孫無忌墓

孝廉 舒國珍 州人

滾竹高坡弔昔賢孤墳斷碣瀉寒泉江濤白噴填
精衛隴樹紅花喚杜鵑氣節難回思顧命功名特
出羨凌烟長安春色今猶好忍說黔州被謫年

弔何貞女

孝廉 陳廷璠 州人

坤維有正氣節烈本乎天守貞尤足異所遇更迍
邐豈無擬冰雪桓門意自堅亦聞兼教育丸膽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五十六

猶傳婦道如臣道委身重仔肩從古血性人半以
情爲聯處子非無性情於何所牽胡爲輕慷慨行
不畏其難一朝夢鏡分啟匣光團團雖當月影缺
新月不同殘齧指誓靡他直欲剖心看操定親莫
回從一任憑棺憑棺揮血淚哭弔便于歸伏雨催
寒漏淒風透素幃夫子何所恨堂上黯春暉一子
遺側室未可忘斷機引作生平任慈孝體夫微上
下六十年彤管應留輝吁嗟浩然氣生之貴集義
幾人解直養剛大稱克至丈夫首巾幗沛乎塞天

地情弗亂性真性弗雜情僞大造清且寧乃以全
彼志夫何爲而爲如斯方無媿

白鶴梁

鄒澍寧

石鶴成形望宛然中流屹立幾經年不同鷗鷺隨
波下寧讓蛟龍得水先洗盡浮塵新羽翼聽來清
籟雜潺湲崆峒舊有凌霄志應許飛鳳閣邊

讀明劉秋佩劾劉瑾疏

庠生 陳祖烈 州人

蹇蹇孤衷射斗牛彈章直上煥千秋丹心貫注文
心豁浩氣兼行筆氣遒只冀回天惟讜論誰知逆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五十七

耳卽嘉猷臥輪折檻傳今昔爲國如公適與儔

登城東奎星閣

孝廉 鄒伊寧 州人

奎星高閣接層巒此際登臨最大觀地夾雙江秋
水碧城開萬戶曉烟寒光聯文筆垂珠斗氣靄爐
香噴麝蘭試問今朝誰造極笑予獨步上欄干

涪陵八景

黔水澄清

御史 夏景宣 州人

巖然不滓粹而精引八平川分外明潤物脉原通
絕塞朝宗勢欲度西京迎風楊柳高低綠映水蟾

蝮上下清閒倚曲欄看競渡菱花影裏一舟橫

松屏列翠

夏景宣

屹立罌罍翠宛然秦封高秩代相傳羣芳亦秀容
常變眾木雖高節不堅疎影獨篩清夜月濃陰長
帶舊時烟蒼龍赤甲當庭峙無事留侯去學仙
桂樓秋月
夏景宣
可是元龍百尺樓蟾宮兔闕滿天秋好憑李白停
杯問漫向吳剛覓斧修此夕光分廛市宅當年香
繞泮池頭貪看天上婆娑影瑩照寰區正未休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五十八

荔圃春風

夏景宣

是處虬珠本擅竒名園景物異當時白圖看去渾
難辨蔡譜傳來罕見知幸有春風能鼓物莫嗟歲
月去如馳土膏不改靈根在足稱栽培億萬斯

鐵櫃樵歌

夏景宣

不解隨羣博利名碧山深處自謀生持柯曉出穿
雲去荷担歸來帶月行野調全從山谷響狂吟乍
續鳥歌聲採薪只合逢仙侶看到棋終定幾人
鑑湖漁笛
夏景宣

釣罷廻舟懶自持秋江一曲做桓伊折殘楊柳輕
輕下落盡梅花欸欸吹水底魚龍驚別調波間風
月弄新詞何人與製柯亭竹截玉鑽星慰我思
羣豬夜吼
夏景宣

河伯梟雄江險絕將軍長喙石參差蹄翻春浪奔
騰處舌捲秋濤蕩漾時放去無踪疑八笠聽來有
韻欲催詩我來占得獮牙吉莫遣聞聲蹙兩眉
白鶴時鳴
夏景宣

不到華亭不自哀戛然江上亦悠哉羽隨雪浪標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五十九

清態聲答銀濤響綠苔謾擬乘軒投衛去或曾八
夢見蘓來江城得此清歌侶幾度閒吟漫取裁

松屏列翠

州牧 董維祺
人奉天

文光山奪盡秀色列屏風形勝朱顏媛神傳綠髮
翁自然參造化絕不假人工漫道碑無字猶驚石
結叢

桂樓秋月

董維祺

一片小山月偏灩危榭中原非分玉闕竟爾襲鬢
宮桂在秋還在樓空月不空何其消永漏翹首問

蒼穹

荔圃春風

董維祺

斯圃名何日人傳天寶中
惟餘芳草碧不見荔支
紅南海香同列東川事
已空酸甜雖有味耐得幾
春風

鐵櫃樵歌

董維祺

空谷誰傳響聲來鐵櫃中
爛柯人已去伐木鳥初
工朝出樵雲白宵歸載日紅
並肩三五者迥矣市
塵風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六十

鑑湖漁笛

董維祺

無眠因浪穩蕭洒捕魚翁
宛似桃源客猶然蘇長
公調高千嶂月曲靜一江風
試問人何在茫茫烟
水中

羣豬夜吼

董維祺

滔滔流不住橫鎖在涪東
歸夢聲中斷鄉思分外
窮黃昏疑塞馬黑夜類邊風
枕上常騰沸更深聽
自聰

白鶴時鳴

董維祺

素羽爲仙驥曾鳴達九穹猿啼千古恨雁陣幾行
空此地非棲處何緣偶息翀惟於清夜裏領畧夢
遼東

石魚兆豐

董維祺

石磴雙鱗甲何年泐水宮芝蓮供吐吸星斗任旁
通旣倒瀾將返中流波更洪前人多少句總爲兆
年豐

荔圃春風

章緒

鐵櫃城西驛路賒幾人重問絳枝斜空餘古苑憐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六十一

芳草漫道天工妬豔花環珮香銷曾牧馬畫圖珍
味對寒沙年年亦有春風至不是當時景物華

鑑湖漁笛

章緒

夕照凝暉晚景賒湖光如練月初斜飛鳧調弄清
江曲鼓枻聲新徹水涯鶴骨忽悲雷澤柳柯椽吹
落渭濱花爲問律呂誰相和得伴君山父老槎

羣豬夜吼

章緒

羣豬相搏暮雲愁柱砥狂瀾白浪收河伯雷車過
石峽馮夷鼉鼓滙雙流夢驚鐵騎笳鳴塞枕憶金

風木落秋靜夜奔濤爭激轉江橫地軸鎖名州
白鶴時鳴
章緒

江上潺湲白鶴州於今鶴去歲千秋吹笙不復緱
山見雷鼓遺音蜀水頭日日潮聲鳴太液年年羽
化咽清流共傳華表歸飛後仙語星星逐浪愁
石魚兆豐
章緒

波心遺跡幾千年何事神魚石壁鑄出沒槎頭應
瑞物浮沈水面識機元時和抱石雙雙見歲穰文
鱗六六全藉有詩詞揚不朽大書豐稔至今傳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六十二

涪陵八景

孝廉何鎧州人

江底新聽一鶴鳴汎江尋鶴到江城山連鐵櫃松
屏翠水愛黔流鑑渚清荔圃烟開風正曉桂樓雲
淨月初明高秋迥絕羣豬險時與樵漁話太平

其二

何鎧

屏松淅歷奏笙簧樂只新謳此一方秋月清風情
獨爽樵歌漁笛韻偏揚江波寂寂羣豬靜霄漢青
青白鶴翔共說冰壺澄似水同民樂祝如岡
黔水澄清
孝廉李天鵬州人

派演黔南出郡邊流來一片碧澄鮮遠同涇水分
秦渭近到巫山透峽泉洗墨最宜山谷子烹茶堪
進石巖仙閒臨柳岸窺清瀨光照菱花水鏡前
松屏列翠
李天鵬

塊石如屏臥水濱松紋繞翠色常新婆娑影動城
頭月蒼茂長饒浪底春詎有丹青描鐵壁頻經霜
雪助龍鱗貞操信汝宜梅竹移向書齋共作隣

鐵櫃樵歌

李天鵬

不把漁竿不種田生涯高寄在山巔曉披薄霧峯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六十三

頭去晚蹴白雲天半還剛聽丁聲來遠谷恰聞野
調發幽泉同歌擊壤逢堯舜何俟山前遇奕仙

桂樓秋月

李天鵬

丹桂婆娑月彩連樓頭朗照正秋天花開廠處香
初滿蟾掛高時影正圓百尺露垂金粟下一窗風
定玉輪懸從來攀仰高天上今在城樓近水邊

鑑湖漁笛

李天鵬

浪轉沱迴一鑑中小舟橫處意何窮桃源望去溪
相似彭澤歌來曲未同城上梅花飄五月江邊楊

柳動秋風聲聲長笛吹成調疑是桓伊作釣翁

黔水澄清

學正 王正策
大竹人

飛灘走峽勢如傾千里瀟騰尙自清水底光涵星

倒列波間影掠樹橫生風搖白浪塵緣淨月八虛

舟鏡面行汜出大江同赴海源流清濁各分明

松屏列翠

王正策

涪江城北老松青層疊巖前廠翠屏鳳尾風搖隨

挂錦龍鱗日射不鐫銘偏宣嵐氣浮雲母不碍霜

光入畫櫺彷彿天台開孔雀虹霓閃彩夕陽亭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六十四

荔圃春風

王正策

名園久不與凡同未識何年望眼空自古岸南原

有圃而今巖北只飄風遊人草踏三春碧野戍塵

銷一騎紅獨怪青蓮留李渡曾無隻字入吟中

桂樓秋月

王正策

百尺凌霄接斗牛香飄萬斛月當秋銀河有渡升

仙岸碧落無雲倚桂樓作賦一篇高玉宇藏書萬

帙重瀛州遙瞻天柱通蟾窟遮莫乘槎據上遊

鐵櫃樵歌

王正策

州北曾傳鐵櫃城於今伐木聽丁丁無腔拍共松
濤好絕調歌同谷響清風月一肩長獨嘯鶯蟬滿
耳任爭鳴歸來雲樹雙眸豁又見高原牧笛橫
鑑湖漁笛
王正策

湖開鏡面碧波平短笛漁舟趁晚晴閒載清風孤
艇穩徐吹寸管暮山橫菱花映水心同徹箬笠臨
風身更輕曲調無妨隨意譜沙汀還許訂鷗盟
羣豬夜吼
王正策

爭從海上說長鯨誰識羣豬夜有聲震散行雲銀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六十五

漢落驚回歸夢客舟橫雙江陡處波纔急怪石攢
來恨未平莫羨灘頭流不競禹門三汲是雷鳴

白鶴時鳴

王正策

飛來金穴下河梁獨立亭亭水一方石上風迴翻
素翮雲間響徹引員吭只期侶鳳諧韶濩豈屑羣
雞飽稻梁學得緱山仙子訣佇看跨鶴淚青蒼

石魚兆豐

王正策

擬化雲龍雨未行隔年偏可慰蒼生只須石落雙
鱗出卽是秋高百穀成魚兆夢中豐有象雪飛陌

上瑞同呈石梁自昔鑄金鯉萬億千倉歲歲盈

黔水澄清

蕭學旬

孝感人

一脉黔西水潏潏出漢平周旋山曲折涵養月澄
清州渚千年潔樓臺永夜明烟橫雲澹處漁唱兩

三聲

松屏列翠

蕭學旬

豈是天台種榮舒歲月奢幹非因雪老葉不逐風
斜草絡疑垂蔓苔痕沒斷霞何須開孔雀對此興
無涯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六十六

桂樓秋月

蕭學旬

百尺凌霄峻蟾蜍魄正圓人同秋月冷心共畫樓
懸金粟濃如酒山雲擁似綿客愁容易釋不到故
園前

荔圃春風

蕭學旬

小圃依然在頽垣荆棘叢已無妃子笑不許荔枝
紅陌上春空到溪頭日自融虬珠何處覓惆悵夕

陽中

鐵櫃樵歌

蕭學旬

幽壑松陰暗奇峯雪正寒閒蹲石徑上高唱晚林
端撥霧尋歸路乘雲下翠巒後先聲互答遠徹夕
陽殘

鑑湖魚笛

蕭學旬

爛醉沙汀酒高吹短笛清一聲江月小數曲晚烟
橫浩蕩湖天濶逍遙世事輕迢迢岑寂夜有客倚
荒城

羣豬夜吼

蕭學旬

何處灘聲起奔騰入耳奇三更風定後萬里客愁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六十七

時怒煮波中月呼催枕上詩欲眠眠不得數問夜
何其

白鶴時鳴

蕭學旬

聞道朱仙鶴灘頭曾自鳴風高聲更足秋老氣難
平釣艇燈全暗蘆汀月正明卽今何處去四顧野
雲橫

石漁兆豐

蕭學旬

不向龍門躍淹留蟹稻鄉我方懷尺素人共慶倉
箱葦壓三冬雪楓凋兩岸霜音書何處達好倩雁

翱翔

黔水澄清

孝廉 周宗泰 州人

湛然獨異此江濱半繞城闐映日曛雁度應疑天
外影烏飛欲失水間紋湍聲遠咽搖銅柱練色空
浮倒碧雲七十二溪流不盡自能涇渭望中分

松屏列翠

周宗泰

屏列蒼松秀自儲巍然高拱北山墟閒雲野鶴頻
來往城影江光任捲舒洞口濤聲剛度後枝頭月
色欲升初何須更羨王摩詰百尺丹青畫不如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六十八

桂樓秋月

周宗泰

十里風迴負郭遊木犀開候又驚秋花團皓魄香
侵座光散金英月滿樓靜夜未妨吹玉笛澄江無
事泛蘭舟尋常也復知三五此際偏登最上頭

荔圃春風

周宗泰

彤彤日影荔枝香遠圃風和晝漏長拂面乍殊楊
柳陌當樓初試美人粧輕裁燕剪籠綃紫緩織鶯
梭皺玉黃莫向開元尋故事紅塵飛騎笑三郎

鐵櫃樵歌

周宗泰

層樓深處與雲俱採得烟霞幾萬株長嘯漫云矜
釣叟朗吟何止傲耕夫山間歲月無須計肩上生
涯洵可愉瞥見斷垣懷故址停聲小憇對城隅
鑑湖漁笛
周宗泰

一聲水面引清風如鏡湖光映短篷斷續正宜斜
照裏悠揚端耐月明中遠隨柳影搖新綠細逐頻
花落淺紅製得無腔塵外曲清閒日日醉漁翁
羣豬夜吼
周宗泰

澎湃洪流勢若奔羣豬灘上月黃昏迎風擬向巖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六十九

前宿逐石應爭水底屯每共猿獠驚客夢偶隨烟
雨暗江村轟然不止鳴終夜白躑於今可有痕

石魚兆豐

周宗泰

奇質多因妙手鑄獨開生而豈徒然乘時偶作人
間瑞垂釣偏勞月下船六六錦鱗迎曉日雙雙長
鬣鼓清漣灘頭不肯隨流去一見能教大有年

黔水澄清

孝廉 陳夔讓 州人

一泓秋水自盈盈派出黔中遶漢平知有鑑湖空
似鏡不教污濁混澄清

松屏列翠

陳夔讓

塊石松紋成底事昔人想像水之湄何如就指山
城北一嶺亭亭挺勁姿

桂樓秋月

陳夔讓

天香只合飄雲外未許登樓卽月中更上一層憑
折取恍疑身近廣寒宮

荔圃春風

陳夔讓

於今江畔只春風天寶飛馳事已空看到郊原皆
麥秀不堪追溯荔枝紅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七十

鐵櫃樵歌

陳夔讓

荒城高聳接雲霄但聽清歌識野樵古堞頻登聲
唱和渾忘卽此是塵囂

鑑湖漁笛

陳夔讓

沱迴江水漾風清小艇隨流自在行最是可人明
月夜無腔短笛弄新聲

羣豬夜吼

陳夔讓

象馬成形灑灑奇羣豬古號亦如之好從聲吼三
更後靜想豚魚可格時

白鶴時鳴

陳夔讓

非關警露繞江雲
矯矯飛鳴勢不羣
每向灘頭相應和
天邊到處有聲聞

黔水澄清

孝廉何浩如
州人

漢平城外水潏洄
派出黔中千里來
日暮乘舟輕蕩槳
好從波底看樓臺

松屏列翠

何浩如

謾謾松聲最可聽
嵐光一帶壓丹青
日長山靜詩中意
莫羨天台孔雀屏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七十一

桂樓秋月

何浩如

丹桂蟠根白玉樓
幽香馥馥正中秋
月明午夜疎櫺透
人在蟾宮最上頭

苑圃春風

何浩如

江潯小圃荔枝紅
盛事曾傳天寶中
月夜有魂招不返
而今無復怨春風

鐵櫃樵歌

何浩如

鐵櫃山城老薜蘿
清幽日日聽樵歌
名韁利鎖難拘束
風月無邊得意多

鑑湖漁笛

何浩如

湖光如鏡碧波平澹蕩和風趁晚晴吹笛不須憑
古調漁舟箇箇有新聲

羣豬夜吼

何浩如

訝是龍門吼瀑泉良宵何事不堪眠曉來試看灘
頭石出笠羣豬已有年

白鶴時鳴

何浩如

緱山飛鶴到江干飲啄隨時大地寬一引圓吭風
太急聲聲嘹唳出雲端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七十二

註易洞用吳白華先生詩韻

四川學政周厚轅

絕磴陟秋風一嘯羣木動山腰復石折石腹裂中
空剝苔索古鑄鉗口難成誦鈎深尙有堂點易此
其洞陰凝紹聖元冰堅天地凍端禮碑未書汴水
颿先送崇政去已遠織網密無縫一舸泛黔涪四
境樂帡幪海外幾歸人朝端鮮鳴鳳致此巖竇樓
勢比邱山重剝餘碩果甘否極羣賢痛象占箕子
貞易擬周公夢居安序自清樂玩辭堪用如何洛
蜀爭亦效鄒魯闕二賢幸趨向四坐間賓從涪翁

兩字書范守千秋頌檻外朱碧流遂作潢汙供此
邦藉沐浴繼學得真統繫我遠遊人落帆一飛狂
仰止問津梁山禽隔林呀

奉

命至成都敬步 先文恭公癸巳出使成都次少陵將
赴草堂寄嚴鄭公五首元韻 周興岱

春風回首出

皇都楊柳青旗擁節符嶽瀆聲靈迴北極鄉園掩藹見
平蕪三川到眼渾如昨尊酒重來莫漫酤正是諮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七十三

諷銜

命日未須簪筆咏征夫

其二

稻畦麥隴間溪蘋九夏風光接九春西顧每因勞
帝眷東來深爲念鄉人莫教刀劍紛成俗只此鋤犁好

結鄰

聖德如天同覆載待除舊染予維新教匪不靖疊經降
旨云如果悔罪

自投新之咸予以

其三

草堂近接浣花溪細雨尋芳路未迷雲意不隨風
上下詩情常憶灑東西明堂清廟懷朱瑟小碱平

林老玉蹄慚愧遭逢膺

盛典封詞親見煥金泥

四其憶駐星軺倚碧欄光陰廿載似風湍先使蜀皆有

章和靈根共仰松千尺清節常留竹數竿檢韻重賡

雙鬢白酬

恩一樣寸心丹永懷德望兼公望仰止前修欲繼難

五其渝城東下戍烟微峽樹江雲計日歸夢想松楸常在

望懸知桑柘未全非文成諭蜀慚無補

詔許還家暫息機兩世依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七十四

光趨禁近敢將詞賦遂初衣

觀音洞在西里羊角磧灘上其先鄉人莫之奇也

禪甚奇之道辛巳捐金五百倡首培其崎嶇
共費千餘金遂成大觀於是遊之者衆莫不共

稱爲奇今屬
武隆名勝焉

陳瑩咸

人間罅漏教誰補能手偏來作山主憶萬斯年毓

秀英藏之邃密崇朝吐仙槎偶泛清節秋選勝遙

岑快接武同人厭故酣新聞求遠求難勢莫阻臥

遊癖染宗少文墜穴思與允川伍開闢福門一徑

斜聯裾曲曲繞廊廡如入袞禪窈而深如尋桃源

晤太古有塔稜稜玉幾堆有田每每石爲戶摩頂
獐豨踞怒犀啄粒翻騰墮鸚鵡忽逢海市排蜃樓
欲上蓮峯挹花雨嵌成甃社湖中珠舍利牟尼光
紺宇剪刀麵佐月兒羹髣髴公權進釵股別湧龍
湫芳冽馨勺飲甘疑賜鍾乳天然造化施雕鏤巧
運神斤斲鬼斧呼童秉燭雙瞳驚形形色色不勝
數寬宏此腹實容之奚事埋輪避豺虎方將努力
窮其幽風寒習習滌酸腐奧醜應儲天上書暗裏
摸索衰難鼓怡情景物貪爭先恐懼我生所不覩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七十五

回頭幸借餘明歸寶山遊罷掌頻撫者番拾得駐
顏丹在家靈運忘家苦縷陳竒特喧層霄目刮金
篋學壯語我時輟誦洗心經心通耳入亦歡舞羨
君踏破碧玲瓏憾爾倦謁神仙府恒溪罕到是元
關迷途覺路遽如許不盡燈傳無盡燈可惜眞精
未領取相招域外馳大觀巖底雲高衆山俯塵情
同異掾語三世事虧盈組襍五瑯環想待張華探
純盜虛聲誤爾汝洞前休掛稚珪文諸法相空隨
傍午

短歌行爲孝子孔繼智作

張克鎮

櫓槍未滅天氣起是誰作孽竟如彼七十二卡一

角崩

鶴遊坪卡
俱爲防賊

漫說深溝並高壘卯辰巳午才須

與數萬生靈同日死孔生孔生爾是孝子一書生

有母何孺人茹蘖倍艱辛有嫂蒲與舒隨母患難

行際此呼吸存亡候亦不自知其長留萬古之芳

馨母曰兒自爲計毋亂我心我既老兒尙少母恩

不必此時報天荆地棘縱難逃原不望兒成愚孝

陡然一陣黑風掃爺娘妻子不相保郎君亦是小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七十六

英雄霹靂一聲山嶽倒誰知衆賊歎紛紛有勇如

是轉愛君好與俺同羣儘足張一軍同羣爾可降

卽降莫逡巡孝子昂然氣尤旺瞋目怒髮挺相向

委壑填溝我亦甘臨難苟免名徒喪愁雲慘霧鬱

難開千刀萬刀滾滾來耳可截齒可抉頭可斷體

可裂只有區區一寸心如鐵試問賊何人詎可與

賊說吁嗟乎三軍可奪帥匹夫志難奪此是嘉慶

四年二月事孔孝子名繼智

題桓侯廟步藿亭明府觀

張克鎮

新亭初授鑄刀頭威壯當年大敵秋破賊勒銘曾
立馬斷橋瞋目獨橫矛偏能下拜無雙士畢竟還
君第一流不是洛陽青蓋入間侯遺恨幾時休侯初

授新亭侯曾鑄一刀勒銘刀頭宋大觀中於歇
聖廟祠前掘地得三印及佩鈎刁斗刻侯名仍

沉之水險
以鎮灘

小江避亂述懷

園林如故賞心同不厭清泉萬斛通四面山分江
小大八年人住水西東地仍樂土經兵擾天愛斯
民降歲豐重借一枝樓甚穩書聲時聽鳥聲中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七十七

李貞婦割股行

王五總

敬瑜堂前孤燕飛高秋隻雁聲鳴悲燕飛雁鳴慘
不樂驚飈吹折珊瑚枝我有筆如鐵不寫浮靡寫
貞節夢中昨夜吐光芒筆花燦爛垂成纈所寫者
誰氏子渝州小女根仙李嫁與漢平陳氏兒郎清
女秀花初蘖琴瑟雙調無問聲鴛鴦比翼成連理
義門家本高華族族華蔭弱霜凌木夫安貧困妾
隨夫同奉堂前雙舅姑剎那彈指八年逝逝水東
流口西墜舅往南邦各一天姑居涪邑成兩地成

兩地各一天甌中塵起竈無烟全憑纖纖柔荑指
繡出芙蓉五色蓮芙蓉繡出入多喜換得青錢易
柴米磨蝎臨宮運復屯憔悴之中人病矣纏綿委
頓歷年歲費盡蘭心勤奉侍藥石翻催二豎侵陰
陽早受三彭制年壬午月己酉病已沈神失守空
房獨夜陰雲愁天陰雨黑聞啾啾鬼聲慘淡漸已
逼烈志精誠強欲留嘗聞古人可救親魂復丹忱
一矢天爲哭倘得重生死不難何況區區一塊肉
五寸刀二寸肌以口親肌肌移移手揮利刃如風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七十八

速須與血肉皆淋漓肉擲碗中肉尙跳不蹙蛾眉
不動貌和藥親調強入唇欲從冰窟回春窖誰知
力挽命難回玉樓已赴修文召吁嗟乎噫嘻夫既
死妾肯生膝前忍聽呱呱聲夫亡子幼義不死轉
累艱難白髮親提筆書至此雙淚爲之傾我於氏
有渭陽誼空持涸轍哀窮鱗要須江水活誰施江
水全其身仁施義濟世常有大家豈慮無斯人狼
毫飽蘸松烟待淋漓濡染傳芳名

遊蘭市攬諸勝

劉邦柄

着屐擬尋春忽焉阻隈澳招招舟子來渡我入深
谷玉雨墜濛濛波鷗丐殘腹何以潤詩腸前村春
酒熟 梨香溪

松性最清冷塵寰種不得譬諸石隱流名性畏人
識一路響秋濤芳踪入靜憶堪笑我凌源桃花殊

艷極 松坪

象教極廣博不外中庸理自有野狐禪天龍豎一
指蘭若建中峰於理或如是執中而不偏正法堪

授爾 中峰寺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七十九

我昔遊羅浮曉聽天鷄唱戛爾一長鳴金蛇騰黃
漾斯山酷肖之胡爲不引吭還當問紀涓是否神

猶旺 鷄公山

題聽鶴樓

周 炳

鶴老不知秋獨立空山古胡爲鳴向人遺響落江
渚江渚近城市城市盈俗子莫將鶴唳聲雜入管
絃裏管絃聲復聲更宜聽鶴鳴惟有管絃濁愈形

鶴唳清

鶴遊坪八景

李化南 棠邨

尊崇直欲祝三公儘有岡巒拜下風我笑山靈猶
俗氣紛紛冠蓋集雲中 八轎雲飛

雙流合注水之涯有女橋頭坐浣紗無數魚笛吹
浪起溪前溪後正桃花 雨溪浪暖

誰從周末溯仙源浪指青牛臥石垣我欲函關尋
老子真經再衍五千言 青牛遺蹟

溪頭風靜水無聲鶴有仙容夢亦清安得緱山招
帝子也來此處一吹笙 仙鶴凌波

西來爽氣滿山巒幻得芙蓉萬古看好是月明花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八十

散後美人一笑出林端 西嶺芙蓉

畫屏一幅啟荆關宜雨宜晴掛遠山難得年年春
二月花團錦簇翠微間 東山屏障

霧鎖雲封草綬纏偶來石上證前緣生平豪氣輕
蘇子何日黃金肘後懸 磴峰金印

山頭豈果駐兵強草色偏符遠塞黃不有將軍天
上落如何旗幟盡飛揚 黃草屯旗

春日遊鳳翔古剎感賦 寺創於明嘉靖四十年迄
國朝康熙年間又十年補

茸寺田數十畝均南之涪白人里所施
今祖塚尚存寺後地在涪白人里所施

李化南 棠邨

浪遊踏遍徑三三問柳尋花不諱貪剛值興闌人
倦後小橋對面有茅菴

萬山圍住屋中間時有飛雲自往還鳥亦諳禪如
說法最高枝上語綿蠻

百道奔泉下遠山終年自送響淙潺恰如欲去岷
江水流到夔門又被關

大地春回景色奢香風幾度透牕紗似聞諸佛懽
相語開到園中富貴花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八十一

滿堂金碧蔚成霞鎖院深深靜不譁可惜好山僧
占去不畱餘地與詩家

二百年來墨尙新姓名未蝕畫梁塵老僧向我從
容說此是君家舊主人

霜鐘寒鑄字縱橫歷歷前朝記大明誰布金錢誰
捨宅千秋來此有公評

滄桑人事總堪嗟多少田周水上沙若使當年多
愛惜至今如又落誰家

自喜前人種福根孤墳得傍佛長存我來不乃蘇

公貴玉帶親畱鎮寺門

食滿齋厨酒滿壺公然畱客醉浮屠不知當日燒
猪者一點塵心洗盡無

是空是色兩忘形絮語多時酒半醒獨上高樓倚
欄望一聲長嘯數峰青

萬口爭傳此地竒緣何客過少題詩胸中別有無
窮感自拂塵沙讀古牌

山前山後石峻嶒手撥煙雲緩緩登小憇片時塵
慮絕前身合是此山僧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八十二

一杵鐘聲落照微竒情欲共鳥爭飛此行自覺風
流甚萬紫千紅送我歸

賀陳接三胞弟鑿父子同科

張克鎮

堂堂大手筆文壇名早擅翩翩佳子弟奪魁自操
券漢平科甲隆人才原可算德星聚一家五色雲
霞燦弟兄同一科康熙甲午見叔姪同一科玉堂
人其羨父子同一科君又開生面蘭譜以齒序尊
卑却有辨父爲同榜尊不敢敵體慢子爲同榜屈
長輩親道範登科分小大賢良策先獻蟾宮接洞

房定成博議看才子合佳人良緣牽一綫賢哉君
家子能作其父幹喬梓並增輝南北居其半轉瞬
春色饒瓊林卽待晏鶴鳴子相和元音盛世贊寄
語元方兄辛苦備嘗遍權拜小諸侯擁書千萬卷
車中王鐵槍老將應戀戰人老志不衰努力加殮
飯

王烈婦絕命詞十首

并叙
初五日作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

妾涪陵向氏女也嫁夫巴邑王氏長郎未及一年
倏焉卽世迄今七載矢志靡他昨年不幸翁又病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八十三

亡叔小姑孀煢煢無恃朝夕相對祇令人悲憎忉
怛耳近有無知之輩漸以不人耳之言來相勸勉
俯思衣食事小名節事大欲全名節惟有身赴長
流葬魚腹中但孀姑在堂羣季尙幼身死不明未
免貽累妾冷夜掩淚題絕命詞十首藏諸笥中他
日燒燭檢閱庶妾之死旣明妾之姑亦可無累矣
噫誦曰
一從燕爾效于飛心繫王郎不忍歸裙布荆釵寒
士女敢忘敬戒與無違

幼讀詩書雖不多也知東作與南訛蒸梨炊黍三
更績豈怨微軀受折磨
屈指于歸未一年兒夫倏爾喪黃泉耕田供職緣
何罪妾欲焚香一問天
躑躅長號呼不膺棟摧梁折地天崩提刀割股尋
常事者樣恩情得未曾
無端婦口勸諄諄憐我如梭廿五春回首當年花
燭夜何心再覓畫眉人

夫淚未乾翁繼之一家孤弱倩誰持閒來怕讀安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八十四

仁賦恐惹孀姑老淚垂

薄澣我衣省我親阿娘也勸再聯姻栢舟原在中
河內母也天乎不諒人

吾家西弟宜艱辛能歷艱辛自不貧創業守成誰
箇事須知嫂是未亡人

阿翁服制未週年又別孀姑各一天此是兒家心
懇處披麻一縵報黃泉

寄語高堂不必憂兒魂常在此山頭明朝一息成
千古江上峰青姓字畱

鑑湖石魚記

石韞王趙乘
題詩列後

觀察陳預

蜀之東有水曰鑑湖在涪州所治西偏湖之中石
梁橫亘百餘尺刻雙魚形不知何人所作魚各三
十六鱗一銜芝草一銜蓮花其旁又爲斗秤形各
一蜀之父老相傳云牧是邦者有循吏績則石魚
見見則時和年豐余五世伯祖範卿公明季時曾
牧茲地今乙未歲余奉命觀察川西時莠民
不靖兵事方殷余識司飛輓滯跡通川欲一尋討
遺躅而未暇也比家君曰都郵書屬令訪範卿公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八十五

遺事並示吳江沈所著近事叢殘一條按條內載
陳良謨字範卿吳江人萬曆壬午舉於鄉知涪州
有循吏聲江中石魚出者三州人皆謂惠化所感
云云余卽寓書今涪牧李君屬訪其事蓋石魚之
說良然而範卿公宦跡湮沒無考惟州乘職官志
有與範公同諱者馮姓六合人亦以明季時爲涪
牧豈兵燹之餘文獻無徵而後之秉筆者偶乘耶
抑別有其人也余始祖於宋南渡時遷吳江故世
爲吳江人沈書所載與宋乘合而筮仕之先後亦

與涪志同若別有其人不應符契若此司馬遷云
疑以傳疑蓋其慎也抑又思禮經有曰先人有善
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余懼夫先人之
清芬駿烈弗克表章故述其梗概俾後之君子得
以考焉

循吏標前史先賢式此鄉觀風崇豸服稽古問漁
梁遺愛甘棠在流波鏡水長叢殘徵軼事蒐訪闡
幽光華閱三吳遠高門五世昌表微守土職敬止
況維桑
石韞玉題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八十六

鑑湖湖水清且漣天光蕩漾雲霞鮮垂虹下吸碧
波湧蘋蘩荇藻相縈牽石魚有二誰所鑿欲考甲
子嗟年湮文鱗六六象惟肖一銜芝草一青蓮或
隱或見瞻政績此語自昔渝人傳範卿先生太邱
裔司牧茲土崇禎前雙岐五袴口碑頌魚也躍躍
浮青淵揚鬢鼓鬣認潛泳似與赤子同歡然滄桑
陵谷二百載循聲惠政猶流連使君數典不忘祖
祇奉彝訓來旬宣誦芬述德誌顛末遐徵文獻搜
遺編叢殘紀事若符契足以傳信無疑焉大書深

刻示來許觀感興起思前賢昆明跡浪劫灰古石
鱗甲隨秋風煙豈若此魚被餘澤數罟不入忘其
筌濠梁之樂非所擬矢詩竊比嘉魚篇

壬戌 趙秉淵題

涪陵北巖十景

陳 昉 午垣

涪陵北山之陽有巖焉曰北巖面郭帶江中藏邱
壑志載州之入景其一曰松屏列翠卽北巖絕頂
處也巖當山之半其間有洞深廣不踰丈洞中石
磴旁列便起居涪人以爲先儒程子註易之所置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八十七

位焉洞中考廣輿記伊川謫涪時就北巖普淨院
闢堂註易黃庭堅扁曰鉤深今堂院已無而洞在
焉卽以洞名點易固宜自洞東去五十步有堂曰
三畏齋舊說尹和靖避跡於涪卽程子註易地蓋
尹子讀書處也堂之下有池相傳黃魯直爲涪陵
別駕時洗墨於此山谷手跡至今宛然石壁間也
旁一亭爲致遠亭其東爲碧雲亭皆宋嘉定間州
守范仲武所建且於每歲人日率寮屬偕往宴遊
當時稱盛事焉亭之西曰觀瀾閣高蹲峭壁俯瞰

長流每登閣曠覽間令人有河伯之歎故晦翁題
壁句云每向狂瀾觀不足恰如有本出無窮閣之
得名殆亦以此因思昔人爲此豈非以先賢故多
遺跡爲之廣其居而欲流傳於不朽歟賢者之志
固應爾爾然北巖之足異者尤在陵谷之竒峻泉
石之清潔嘉葩異卉之茂美是猶伏匿而未彰也
卽昉亦習知其地而竟莫知其擅涪陵之勝也我
晴湖刺史以積學儒宗宦遊入蜀垂四十餘年蜀
中循良於刺史稱最來牧涪陵不逾年理甚一日
渡江步至北巖課士於鉤深講院展拜先賢禮成
望其地旣多其爲往哲遺踪而又喜其邱壑之勝
也命芟芷榛除土塗闢徑通幽編籬築屋引泉納
流嘉樹怪石錯置乎其中其增置精舍如不受暑
藏壑讀畫江天獨坐妙皆因其地全其天而並不
疲於人力文其戶曰賢關仙境今涪之人士其見
之者始則遊觀繼以宴樂其聞而來觀者日接踵
道路抑或過客往來類無不停橈陟岸瞻望徘徊
不忍去至於風雨晦明四時景物又往往各呈變

態以供賞玩於無窮昔柳子厚有言因土而得勝
豈不欲因俗以成化觀刺史所作理其細必不遺
其大志不更有深且遠者耶余於刺史治涪之五
年自豫章歸聞州人之樂語其勝也竊嘗往觀殊
不獨爲茲山幸也旣聞命題十景不揣固陋勉成
七律願就正焉

點易洞

陳昉

道岸巖巖洞府尊名賢遺跡溯龍門天心未必窮
伊洛羲象從教細討論問字青城來隱士追蹤和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八十九

靖述微言山空徑寂荒苔古露滴朱研舊日痕
三畏齋

瓣香久已屬伊川結屋荒山思渺然遯跡有心還
避地讀書隨處要知天斯文未墜生難殺爾室無
慚夢亦仙洛紹濂溪公紹洛後來端不愧前賢

洗墨池

分明點畫走驚蛇書法涪翁自一家濡墨不同頭
作草臨池想見筆生花溪光澹蕩松烟合字跡紛
披雁影斜行到曲橋剛小立黑蛟翻處亂雲遮

致遠亭

亭前芳草覆苔陰
檻外飛泉漱玉音
四面雲山入
圖畫一天風月豁
胸襟彈琴清澈
千年水放鶴
問遊萬仞心目斷
飛鴻書不至
懷人江上悵
春深碧雲亭

一亭高出與山齊
空水長天望欲迷
城郭午炊烟
漠漠池塘春夢草
萋萋雲垂屋角
千峰暗帆過巖
廊片影低
人日勝游尋
往哲同懷
相約共登梯
觀瀾閣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九十

峻閣崢嶸氣象超
下臨無地上干霄
開軒風雨來
松壑到眼波瀾學
海潮坐對南山
依漢案憑瞻北
斗望星軺晦翁
獨有澄觀意
高詠于今未寂寥
不受暑齋

偶涉蕭齋暑便忘
此身疑住小清涼
雲根半壁深
深護粉籜千竿
漸漸長繞屋
自應無惡木
垂簾已覺庇
甘棠北窻開
處宜高卧
暗引春風到
睡鄉藏壑舫

杯水堂均納芥舟
虛船偏不繫
汀洲頻來定
有乘

楂客此處應無避隼鷗山捲洪濤松翠合風生輕
浪麥光浮濟川若便登瀛去好向銀潢泛斗牛

讀書廊

路轉廊迴眼界開山環水帶繞城來樓臺遠樹煙
中斷風雨春帆日暮回筆法雲林翻舊譜詩情摩
詰費新裁嘉陵粉本天然繪指向吾曹子細猜

江天獨坐軒

拓得山腰地半弓高軒小憇念俱空似嫌詩酒妨
幽興妙有鳶魚悟化工檻外春光分草碧簷前初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九十一

日上階紅澄懷萬景觀無限收取江天一屋中

北巖十詠

州牧張師範 晴湖

致遠亭

亭爲宋刺史范仲武建
映帶江山下環泉石

靜言致遠得嘉名刺史風流具勝情谷口鳥聲啼
去滑樹間帆影過來輕坡公放鶴空塵鞅太守環

滁寓酒觥今就北巖山下望一亭林壑落霞明

三畏齋

齋爲尹和靖先生自題也先生去
後廢爲梵宇今徙僧舍仍復是齋

三畏齋成巖壑紆當年樂易守師模有身多難享
吾道走蜀全名隱大儒照檻山光揮塵靜空梁月

色說經無鱣堂興廢難磨滅感慨先生德未孤

點易洞居伊川先生處 謫

煙波洞外一江橫岸幘研經獨坐情數百年前文

運厄九三爻裏繫辭精時窮黨禍符否遯道合天

人難弟兄涪水悠悠通洛水古賢芳躅暮雲深

涪翁洗墨池山谷謫居嘗就之名崖

洞天幽絕夢仇池東坡夢遊之仇池覺知為此處涪

翁滌硯時巖壁鈎深垂畫鐵壁鐫山谷書鯨魚清

淺哈蕪薜地偏高軌留花燭橋曲蹄涔得月姿往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九十二

事風流猶濯濯墨痕陳跡重尊彝

不受暑齋地為伊川和靖兩先生後先棲千尺之

師生去後梵音流兩先生去後廢為梵宇築室於

今洞壑幽境轉片雲開玉局襟披六月到清秋炎

涼不着塵氛遠濃澹能忘物外遊面壁一龕生靜

篤飛泉千尺瀉香溝

讀書廊巴江之右滙黔水兩水合

山光照檻水迴廊涇渭攸分鷗鷺鄉簷外萬家綠

繡壤鏡中八幅寫瀟湘右丞筆墨斜斂澹梁廣丹

青着色香讀書此間真跌蕩如開卷軸散雲房

藏壑舫

結室如舫
面山對水

去住無心只自然退藏林壑極竿綿秋風跋浪停

謳棹春霽看山穩艤船少伯五湖煙水隔張融一

室翠微連襄陽書畫嵐光潔愛矚陵岑緩扣舷

江天獨坐軒

軒僅容膝
江山在抱

獨坐臨風抱膝吟儘寬俯仰縱豪襟落霞孤鶩江

天濶細雨春帆嶺樹深斗室堯夫容兀傲濠梁莊

叟絕機心小窗一面恣高放井絡岷源不費尋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九十三

碧雲亭

亭峙巖間
周覽無際

碧雲亭子峭巖皴巖草萋萋烟水親遺愛前朝賢

刺史

宋州牧范仲武
建為勸農處也

行春於此慰農人綠稠南畝

新苗罨青入西山遠黛勻矯首何慚高鳥去

淵明
詩望

雲慚高鳥

浪花日捲大江濱

觀瀾閣

閣峙巖顛
俯視一切

傑閣挈雲據上游魚龍噓沫互沈浮聒天崩浪轟

霹靂漾日輕漪狎鷺鷗驚喜世途翻局異觀摩物

理至虛侔棹謳朝暮響空際捲起瀾光澹若秋

主講□深書院二首

陳永圖

堂闢鈎深舊有名今容乞假賦閑情學原如海宜
心筏歸竟無田藉舌耕註易功精尋洞府觀瀾興
洽攬江城當年立雪知何處快說前賢策後生
曾向北巖懷舊游七年講席太勾留門前桃李成
清蔭架上圖書待檢搜滿院琴聲答樵唱半江燈
火動漁舟閒來攬勝皆天趣水影山光一望收

李渡玉皇觀文社醉後題壁

劉邦柄

昔人早已乘蓮去

觀中有太乙真人燒丹臺

此地空留舊竈臺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九十四

草徑半荒孤石挺風林小坐片雲開不妨雅俗同
蠅集可有神仙跨鶴來真人不知姓名晚聽梵鐘
歸夢澈擬將塵劫問蓬萊

其二

山僧只解說荒唐調語無稽侮法王欲擊蒲牢宣
險韻因翻貝葉指生方日移砌竹竿竿影午放盆
蘭箭箭香好把筆花呈色相都教舍利吐竒光
送外舅周東屏先生奉使川陝祭告嶽瀆

張問陶遂寧人

嶽鎮西蟠位望同百王陵寢半秦中人來弔古心
猶壯帝命升香氣早通臘雪全消關柳綠春旂遙
映隴雲紅金天月朗應回首曾駐輶軒爲採風己亥

典試
陝西

其二

江源西振禹功長星使居然指故鄉飲水也叨明
主賜題橋應笑古人狂春輶問俗新持節畫錦傳
家舊有堂宰樹英靈容展拜恩輝分照七賢岡

補遺

涪陵江在州東自彭水縣流入大江

宋 范大成

涪州志

卷之十一 詩選

二百九十五

黃沙翻浪攻排亭瀆淖百尺呀成阮均窪眩轉久
乃平一渦熨貼千渦生篙師絕叫毆川靈鳴橈飛
度如奔霆水從峨來如濁涇夜榜黔江聊濯纓玻
璃澈底鏡面平忽思短棹中流橫鈎絲隨風浮月
明

涪陵江

國朝 朱爾邁人

楊柳天邊樹征夫未忍攀雨遙三楚戍春入五溪
蠻犬馬分新歲漁樵失舊山莫彈行路曲吾道正
間關